

# 四我士



依加華雷司最偉大的傑作

三  
繖  
秦末  
趙及  
陽  
譯

## 告·讀·者·

我近來很歡喜做譯述的工作，根本原因，當然是偷懶，因為創作必須要自己去找題材，譯述就不必費這重心了。但是，除此之外，我覺得譯述外國小說，還有兩層興趣：

- (一)把中外小說作家的思想互相比較，
- (二)看各國現代新作家的手腕和思想，有沒有較迭更司莫泊桑等，更高一籌的進步，或是低一級的後退。

然而，要把外國作家的名著介紹給中國的讀者，却也有兩層困難，足以減少牠原有的興味。

(一)書中描寫各國特殊風尚，或土人生活的地方很多，因為情形隔膜，每使中國讀者感到乏味而厭惡。

(二)書中人物的名字的轉譯，以前都由譯者依着他們的拼音而逐個字譯出來的；譬如像拙譯「世界之末日」(載旅行雜誌)中間的主角 Brian Woodville

，如照譯音的方法，就得譯做「勃林恩伍德維烈」。你看，一個名字佔了七個字，多麼難記啊，經不起照樣譯上了十個名字，這一部書就不容易讀了！

這第一層困難因為和全書有連帶呼應的關係，委實想不出什麼改善的辦法，至於第二層却就容易了。本來，人物的名字和全書的情節是絕對不關痛癢的，只要譯得生動，張三儘可改李四，李四無妨改稱張三；所以，我在這一篇東西裏頭，特地把每一個書中人的名字，改譯得很短，至多祇讓他佔三個字，而且故意譯得和中國人的名字相仿；如此一轉變，讀者便可以減少一半以上的閱讀譯作的困難了。

# 四 義 士

原著者依茹華雷司 譯述者秦瘦

## 「前奏曲」 周覽的職業

離去了密那市場，從一條狹小的街道上走下去，當你在上午十句鐘到下午四句鐘的中間經過這條街道，一定會看見那美利堅領事署前的一面絕大的花旗，灑洋洋地在空中飄蕩着；過了美領事署，就是法國大飯店和聖母院中間的一片大空地了。空地的盡頭，又有一條不甚寬闊而極整潔的街道，那便是凱第大街。街上，有一家很受人注意的咖啡店——國民咖啡店。

五點鐘之後，很少人再在這廣大而多粗圓形的石柱的餐廳中留連了；尤其是近大門，靠人行道的那幾張桌子是照例要空着的。

一個新秋的下半，（記着，這是一個荒年。）有四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上談天。



第一位是江珊如，第二位是包嘉德，第三位是孟福特；此外，周覽先生，又名山蒙，便是第四位。在這一個「四人團」中，惟有周覽先生，對於研究「近代史」的人是無需介紹的！你可以在公務局裏，見到關於他的記錄；「周覽即山蒙」，這就是他註冊的名字。

要如你愛查問根底的話，你祇要得到了正式的許可，便可以立刻見到他用十八種不同的位置所攝下的照像了；有的是雙手環抱在闊大的胸前的，有的是正面的，有的已長着三四天不曾剃過的短鬚的，有的是側面的，有的……但是，不妨猜一猜，爲什麼他要拍到十八張照像呢？

那邊還有單攝他兩個耳朵的照片，——兩個很難看的蝙蝠形的耳朵——，還有他的很長很詳細的歷史咧。

勳爵孟蓋若，國立人類學研究院的院長，曾經破格的推崇過他，把他列入他的驚人的著作物裏面。（譯者按 大概因爲周覽的相貌很特別，所以給勳爵收入他的書中，作爲一種圖解。）所以我說，對於一般研究罪犯學和骨相學的人，我們的周

覽先生是無需再由作者介紹的了。

他也坐在這一張小桌子的一邊，不過，這時候，他的神氣很侷促不安；一會兒，捻捏捻捏他自己的肥臉；一會兒，又撫弄着他的粗黑的睫毛了；再過一會，又摩弄起他那不會修剃得潔淨的下頷上的白斑來了；總之，他此刻的舉動，沒一件不是活剝剝地表現着一個下等人突然和高貴如他的人站到了同等地位上時的尷尬。因為其他的三位：江珊如，有一雙淡藍色的眸子，和兩隻時刻不歇地轉動着的手；包嘉德，態度極冷靜，陰險而多疑；孟福特，長着一撮灰色的短鬚，還有一片單眼鏡；這三位在罪犯的世界裏雖然並沒有像周覽一般出色的聲譽，但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很偉大的人物。——你們往後就會知道了！

孟福特放下了那一份麥力台（西班牙首都）地方報來，又把自己的單眼鏡除下，用一方很潔淨的手帕慢慢擦拭着，臉上透出一種很幽默的笑容。

「那些俄羅斯人是很可笑的！」他說出了他所以笑的理由來。

包嘉德皺了皺眉頭，取起了那份報紙來。「這一次是誰啊？」

「南省的一位都督」。

「死了沒有？」

孟福特把自己的短鬚捲曲成極滑稽可笑的怪狀。

「噢！爲着要殺一個人而丟一顆炸彈！誰會做過？不錯，不錯，我知道他們是實行了！但是，這真是太笨，太守蠢了！簡直像推倒了一座城牆，希望他的仇敵也跟大眾一起壓死在裏面一樣的笨」。

包嘉德很遲緩地讀着那條電訊，他故意裝着極鎮靜的態度。

「王子受傷甚重，凶手亦於同時炸去一臂。」他這樣念着，嘴唇是很不以爲然地擻着。江珊如的雙手，依舊忽開忽合地沒有停過，這是他心中慌亂不安的特有的表示。

「這裏有我們的朋友，」孟福特伸過頭去，臉向着江珊如。「我們的朋友是最有判斷心的！而且……」

「不過一次！」江珊如很急迫地插口道：「更不是我的自願！你可記得？孟福

特，你可記得？包嘉德，「他並不會向周覽說話。」「我是反對這件事的，你們可記得嗎？」他似乎竭力要把他們還不會說出口的指摘加以辯白。「這是一樁可慘的小事。那時候我正在麥力台，」他很氣急地繼續說道：「白羅納地方的一家工廠裏有幾個人來找我，他們告訴我要做一件事情；我對他們的根本不知道化學常識的大胆，委實極其駭異。我替他們寫下了各種藥品的分量和比例，同時還請求他們，幾乎向他們跪下去，我要他們用別的方法。我說：「我的朋友，你們怎麼玩起一個化學師所不敢玩的把戲來了呢！如其你們的廠主果然不是一個好人，你們必須驅除他，暗殺他，那末你們可以候到他吃過了飯，正在休息的時候，闖進去，右手拿着抗議書，左手拿着……這樣就行了！」

江珊如用力搓捏着自己的手指，更把手臂上上下下的揮動着，表示很懊喪的樣子。「但是他們沒有聽我的話！」

孟福特舉起了他面前的一杯牛乳，把頭顛了幾顛，同時在淡藍色的眸子裏，射出很愉快的光芒來。



「我記得的！——那一次死了好幾個人，但是當法庭上請了專家來，察看那顆已爆裂的炸彈的時候，這顆炸彈的目的物——廠主——却做了重要的證人；原來他不但不會死，而且沒有傷！」

周覽突然咳了幾聲嗽，似乎預備掃清了喉嚨，要發話的意思；三個人便一齊很詫異地注視着他，在他的喉音中，彷彿還帶着幾分怒意。

「我不敢冒認是一個跟你們一般偉大的人物，先生們！你們所說的話，我簡直有一大半不會懂。你們儘自討論着什麼政府：皇帝，法制和手續等等。如其有人傷害了我，我便立刻敲碎他的腦壳！」他頓了一頓。「我不知道這該怎樣說法，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們不能殺死不可恨的人，不會傷害過你們的人。……：現在，這是和我的主意不同的……：」他訥訥不出口了，他想糾正自己的思想，眼睛絕不移動地望着街上，不住的搖頭，然後又靜默了。

其餘三位先是向他看着，後來又互相打了個照面，每個人都笑了。孟福特打夾袋裏掏出了一隻龐大的烟盒來，檢起一支不很整齊的紙烟，極純熟地在桌子上捲了

一捲，接着便在靴底上擦旺了一支火柴。

「你的主意，我親愛的周覽，」——他吐了口烟——「完全是愚人的主意！你們是爲利益而殺人，我們却爲着不平而殺人；就這一點，我們已比普通一般殺人的專家高出了幾倍了！——當我們看見一個不公正的人，向他的部下施用高壓的專制手段的時候；當我們發現一個魔鬼，專做反抗上帝和賊害人羣的事情時，」——周覽把手指交叉成十字形——「我們更知道依着普通的法律而論，這種人都可以宣告無罪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出來懲罰他們了！」

「聽着！」靜默的包嘉德發話了。「記得有一個女孩子，年輕而美麗，就住在  
那一面，」——他用手向北方擡了一指，表示着很肯定的神氣。——「她是給一個  
牧師所看中了。一個牧師，你們懂得嗎？——因爲他是很有權勢的，所以那女孩子  
的父母也明知之而放縱之；但是那女孩子本人，却充滿着羞恨和壓惡的心，她不願  
意再見那牧師，因此他就把她幽囚在一間小屋子裏。待她漸漸老了，失却了青春之  
美的時候，又把她逐出來了。她後來撞見了我，我對於她是並沒有什麼好感的，不

過我想，這一重錯誤是法律所不能糾正的；於是，在一個晚上，我把帽子戴得很低，差不多掩沒了眉毛，找到那牧師的家裏去，告訴我有個一起旅行的朋友病得快死了，請他去祝禱。他先是不肯去，後來我騙他我的朋友是一個很有名的富人，他便應允了。他騎在我帶去的一條馬上，隨我走進了一座築在山上的小屋。……我把門鎖了，他回過來想逃走，沒有用，我立刻把他擒住。「你要把我怎樣呢？」——他氣喘喘地問着我。——「我要殺死你，先生！」我告訴了他，他也相信是真的了。我還把那女孩子的事情說了一遍……當我慢慢地走向他身邊去的時候，他慌得狂叫起來了。最後，他請求我道：「讓我見一個牧師。」我立刻授了一面鏡子給他。」

包嘉德打斷了自己的談鋒，取起咖啡來吸着。

「第二天，人家發現他已在路上死了；但是，誰都驗不出他是受了什麼傷而死的。」他很簡潔地結束了他的故事。

「怎樣死的呢？」周覽很急迫地伸過頭去問着，但是包嘉德祇發出了猙獰的微

笑，不加答復。

周覽抬起了頭，用懷疑的目光，在三個人的臉上盤旋着。

「如其你們真有這樣高明的殺人的本領，你們爲什麼還要找我呢？我在劍來（小鎮名）那邊一家廠裏做工，不是過着很快樂的日子嗎！……那裏還有一個很美麗的姑娘，……他們都喚她瓊莎蘭。」他拭去了前額上的汗珠，很敏捷地又在每個人的臉上看了一眼。「當我接到了你們的電報的時候，我真想把你們殺死；——我不管你們是誰——你們要知道我原是很快樂啊！……那邊有一個美麗的姑娘，——以前的種種經過我全忘記了——。」

孟福特突然止住了他這個自相矛盾的抗告。

「聽着！」他很驕橫地說道：「上那裏去？做什麼？這些都不是你應該問的！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前幹過什麼事情，我們齊明白。老實說，你過去的歷史，我們比警察局還知道得詳細。我們可以很不費力的送你上斷頭台去！」

包嘉德顛着頭，表示他可以證實孟福特的話，江珊如却老是在周覽的臉上極精

細地看，似乎他是研究「骨相學」的學者。

「我們要湊滿四個人，」孟福特繼續說道：「因為我們要幹幾樁事情；我們所以要增添一支生力軍的緣故，並不為別的，不過想重見公道之樹立。如其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不惜犯罪。你儘可以做暗殺的凶手，只要你高興！」

周覽的嘴張了一張，又合攏了，似乎要說話的樣子。

「有一個人，倘若他反抗我們，我們祇須說一句話便可以致他死命。你就是這個人！你假使和我們合作，包你沒有危險，更有極豐厚的酬報；也許不一定要你去殺人。聽着！」孟福特瞧周覽張大了嘴，好像要插口進來，便格外有力的往下說去。

「你熟悉英國的情形嗎？我看你是不很熟悉的。你知道直布羅陀嗎？（譯者按：直布羅陀為西班牙南部沿海強固之炮壘，自一七〇四年後，為英人所得，有重兵鎮守之。）你大概知道了！很好，我現在所說的就和牠是同一種民族，這一個國家便在那邊。」——孟福特的靈活的手臂，又向北一揮。——「是一個極古怪，而

極麻木的國家；那裏的人民，也是最古怪而又麻木的。其中有一個人，政府中執政的一員，你記着，他的名字是賈西亞，他還是加洛運動的領袖；（譯者按：加洛運動，即擁護西班牙王 Don Carlos 或其後嗣者之運動。）他現在是逗留在英國，祇有在英國他是安全的；所以他便從英國遙遙地指揮着他的黨徒在這裏活動，一種極偉大的活動。你懂得我所說的話嗎？」

周覽點了點頭。

「今年，跟去年一般的又是大荒年，禮拜堂門前，和公路上，倒斃了無數的人民；他們眼見一個昏曠的政府，接替了另一個昏曠的政府，把國事越弄越糟；他們更目睹幾千萬的金銀，從國庫裏跳到了一般政客的私囊裏。今年，難免要有重大的事變發生，這一個舊政體勢必趨於崩潰了。政府方面也已看到了這點，他們還知道未來的危險是潛伏在那裏，因此他們決計在那革命的組織還沒有健全之先，趕快地把賈西亞捉住，藉以挽救他們自己。但是賈西亞現在依舊是很安全，而且是永遠安全的！所可慮者：就是英國政府中有一個大臣，不久就要把一種新的議案提出來，

使牠變成法制。如其這種議案果真變成了法制，那末賈西亞便等於一個死人了！所以，你必須幫助我們去破壞這種議案，使牠永遠不能成爲正式的法制。這就是我們找你來的原因！」

周覽透出了一種迷惑的狀態。「但是，怎樣破壞呢？」他吃吃地問着。

孟福特立刻打衣袋裏掏出了一頁紙片來，鋪在周覽的面前。「這個，我想，」他很審慎地說道：「正是警察署裏關於你的一頁真記錄吧。」周覽點着頭，表示承認。孟福特又湊近過去，用手指在這頁紙的第二十一行中的一個字上。「這可是你的職業嗎？」——他急迫地問着。

周覽的神氣格外昏迷了。「是的！」他答道。

「你對於這一行職業，果然有經驗嗎？」孟福特很鄭重的問着。同時其餘兩個人，也一起湊近過來，等候着他的答復。

「有的，」周覽慢慢地說道：「一切我都知道的，如其我不是因爲幹錯了一件事情，我想現在我一定有很多的錢了。」

孟福特很得意地舒了一口氣，回過頭去，向他兩個同伴頻頻點着頭。

「這樣說，」他高興非常的說道：「那一位英吉利大臣是等於一個活死人了！」

## 第一章 報紙上的記述

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的一天，倫敦有一家最陳舊而最嚴肅的日報，在牠那並不重要的一頁上，極不注目地登着短短的一段新聞。說是外交大臣雷門，近來很感到煩惱，因為有人寄了幾封恐嚇信給他；同時他就出了一個五十鎊的賞格，願意賞給能夠給他查訪出這幾封恐嚇信的來源，和寫信人的姓名，地址等等的人。

日常拜讀倫敦這一份陳舊而嚴肅的日報的幾位先生看了這一段記載之後，他們使用常年浸淫在圖書館裏的頭腦想道：一個政府的大臣而會給某種事物激惹得感覺到煩惱，不是一件可異的事嗎？他還會把自己所受的這種煩惱宣布出來，豈不更出常料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大人先生，竟會想到利用懸賞的方法來解除他的煩惱。



那幾家並不這樣陳舊嚴肅而有更好的銷數的日報的編輯先生們，本來是最厭倦於翻閱這一份暮氣沉沉的國家日報的，讀到這一段，却立刻引起了一種新的興趣。

「咦，這是什麼意思啊？」高墨報的總編輯向他的助手問着，一面把這一小段的記載用很大的剪刀剪了下來，貼在一頁不整齊的白報紙上，又用紅筆加了標題。

「誰是雷門爵士的通信員啊？」但是再一想，他們的高墨報是和政府站在反對的地位上的，便又立刻改變了原定的意志，忙自提起筆來，寫了一段短論，說這種恐嚇信一定是不滿意於現政府的優柔寡斷的政策的人所發的。

世界晚報的編輯，——一個白髮而溫和的老人——讀過了這一段記載之後，便很小心地把牠裁了下來，又顛倒重讀了幾遍，然後把牠壓在一方鑲紙的下面，沒一會，就全部忘記了。

米加風日報，不錯，這是一張富於朝氣的報紙。他們的編輯一面讀着這段新聞，一面就把牠剪了下來，馬上又一掀鈴，召進了一個訪員來，發出一個簡捷爽快的命令。

「上包蘭特區去走一遭！想法子見到雷門爵士，探明白這一段東西的詳細情形；——人家爲什麼要恐嚇他？又是怎樣的恐嚇他？最好揀一封信抄錄回來！如其你見不到雷門自己，務必要找到他的祕書！」

這個服從的訪員便依着他去幹了。

在一小時之內，他回來了，透着一種神祕而興奮的態度，顯然和日常訪問了一件新聞回來，馬上就感覺到疲倦的狀態不同。

編輯先生收到了他的報告，馬上就轉送給總編輯看，於是這一位大人物便說道：「很好，很好，果然很好！」——這是上峰給與下屬的唯一的獎語。

究竟「果然好」到怎樣呢？我們可以看第二天在米加風日報上登着很長的一篇文字就知道了：

## 政治舞台上之神祕

外相有被刺之虞

……「四騎士」……

▲謀阻「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法」之實現▼

——驚人之報告——

昨天，國家日報上載着一段很足以引起人們相當的驚奇和駭異的消息，內容大略如下：

「在最近的幾禮拜之內，外交大臣雷門爵士一連接到了幾封含有恐嚇性的密信，這幾封信顯然是從同一地方來的，也是出由同一人之手筆的。信的內容說得很嚴重，使我們這位帝國外交大臣不能不加以注意，因此他特地出了一個五十鎊的賞格，如其有人能夠替他查訪出寫這幾封信的人是誰，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和他們的真名姓，使他能夠滿意的，便把這賞格給他。」

這個懸賞是很值得注意的，因為，我們要知道，每一個執政者，每天都會收到幾封恐嚇信的，他們也從來不介意的；何以這一次雷門爵士，却這樣重視着呢？所以本報立刻便注意起來。

昨天傍晚，本報訪員上雷門爵士的私邸去訪問，承他立即很謙和地出見。

「這確不是一件容易對付的普通事件。」經我們的訪員首先發問之後，這位高貴而偉大的外交家便給他解答道：「然而我和閣議上的諸同僚已準備着協力來對付他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深信在這恐怖的黑幕後面，一定有相當的力量；所以，我也可以告訴你，在兩三星期前，警探已開始着活動了。」

「這便是其中的一封。」接着，雷門爵士便打他的護書夾裏檢出了一頁信紙來。並承他好意，允許我們的訪員抄錄了一份。

這信上是不會標明日期的，而上面的字體，却寫得出乎意料的華貴和美麗，儼然是一個拉丁民族的手筆；詞句的結構，也是極精美。

原信如下：

「爵士：

你所預備把牠通過爲正式的法制的一種新議案，實在是很不公允的。因爲這一種議案的提出的動機，完全是要把一班爲着不堪專制家，野心家的壓迫而逃避

到英吉利來的人，移交給他們的腐敗而殘忍的政府。我們知道英吉利人民，對於你這項提案也是十九不表贊同的。而你却仗着你的雄厚的勢力，想不求人助，斷然把這項「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通過。

因此，使我們不得不向你提出警告：請你把這項提案立即撤回，否則我們便認為有除却你的必要了！而且，不單對你，無論那一個人，如其想使這項不公允的計劃通過為正式的法律的，我們決以同樣手段對付！

「四義士」

「他們所說的那一項提案，」爵士又重複的說道：「當然是主張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了。這一項提案，如其不是因為現政府的反對黨藉此攻擊得太猛烈的話，上一次閣議上早通過了！」

雷門爵士又繼續給我們解說，這一項新議案所以提出的原因，乃是為着西班牙王國的傳統問題，發生了被破壞的危險。

「這是一種不容推諉的責任。無論我們英國，或是別的國家，都不該容納那些

有意要擾亂歐洲秩序的宣傳家，使他們得有一個可以發號施令而又絕對安全的避風港。歐洲各國，現在都有和我們這項提案含着同一意義的佈置和宣言；實際上，他們此刻正在實行了。因為在我們上一次開議的時候，早約定他們同時要使這項提案通過爲正式的法制了。」

「那末你爲什麼又對這幾封信加以重視呢？」我們的訪員提出了這個緊要的問題來。

「因爲我們英倫的警探，和歐洲大陸的警探，雙方面都確認寫這幾封信的人，實在不是徒唱高調的人。「四義士」，他們自創的這個名字，凡太陽光所曬到的所在，總有人知道。究竟他們四個人的真名姓是怎樣的四個呢，那是大家都渴望着要知道的。我們且不要批評他們的思想是否正當，單說他們所抱的是怎樣的一種思想。他們以爲公道之於世界，有時很不準確，因此他們便自動的負起了糾正法律，或補充法律的責任。他們就是暗殺塞爾維亞叛皇黨首領——屈拉區將軍的人；他們還在一百個警探的監視之下，把法蘭西軍隊的代表縊死在議和的所在；爲着他用一

種詭異的學說，去眩惑一般青年人的緣故，他們又將著名的大詩人大哲學家白羅氏，鎗殺在他自己的研究室裏。」

這位外交大臣便送了一份表格給我們的訪員，這表上是詳細載着這出奇的四人團以前所犯的種種案件。

讀者，請把這些暗殺案的經過重複的想一想，你們就會知道，在今天以前，歐洲各國的警探們對於「四義士」的祕密是保守得何等的嚴緊！也沒有人想到這些案件是有連帶的關係的，而且無論那一樁案件，都不曾讓大家有知道這一個團體還在繼續活動的顯示。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四位先生所犯下的十六件暗殺案開一張總賬出來。

「兩年以前，在白羅氏一案發生之後，大概是他們的通盤計劃上，偶然發生了一處破綻的緣故，其中的一人，突然給一位偵探所發現，因為他在白羅氏被殺的一天上，曾經從克勒勃街上的白羅氏的屋子裏走出來。於是，這偵探便費了整整的三天功夫，一直尾隨着他，還想從他的身上，連帶找到其他的三個人。後來，他也發

覺自己已被警探所監視了，忙竭力逃避。偵探們打巴黎起，一路跟隨他到八九百里以外的鮑爾亞，（在法蘭西西方靠近畢士克海峽的一個大城。）才把他逼在一家小咖啡店裏；但是，他的鎗法極精，當時犧牲了一位警長和兩個警士，才把他殺死。他的真面目便立刻由警局方面拍下了幾張很清楚的照像來，印成幾百套，送往全歐的各大城市去。但是他究竟是誰，或是怎樣的一種怪物，却至今還沒人知道；就是他的國籍，也始終不曾查明白啊！」

「那末何以這四個人至今還在活動呢？」

雷門爵士聳了聳他的肩膀笑道：「他們也許已另外補充了一個了，或者竟是短了一條臂膀而在活動。」

最後，這一位外交大臣發表了他的結論：

「我很願意把這件事情仗報紙的力量，宣示給大眾。我有兩層用意：第一，我要希望大家認清楚，他們所給與我的恐嚇，並不是對人問題，無論那一個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人，如其他的處置，有不滿意於那一個陰險的祕密黨的時候，他就會同



樣地被恐嚇着了。第二，我希望民衆方面，能夠盡力協助警政當局維持秩序和法律的尊嚴，不讓這種違法的行動有躲藏的所在。」

本報同時還派人上蘇格蘭警場去探問。他們對於這件案子並沒有新的報告，祇知道他們現在正和歐洲本土（英吉利人指法蘭西，意大利，瑞士，荷蘭等……各國而言）各國的警探領袖有所接洽咧。

下面便是「四義士」所搬演的許多暗殺案的詳表。裏面還記着一些已爲警探們所發表的情節。對於外交部的允許我們轉載這一份詳表，我們是十二分感謝的！

（一）倫敦——一八九九年十月七日——一家裁縫店的老板葛德樓，在很可疑的情形之下死了。驗屍官的報告是：「葛德樓，顯係生前遭人暗算而亡。」（據警察署方面所調查確實的暗殺原因是因爲葛德樓這個人，對待他的工人太苛刻了。他原名彭惟區，很有幾個錢，不過他爲着工潮的事件，已給法官判過三次罪。此外，警察當局也深信他這一次的被殺，和他平日的凌踐他所雇用的女縫工是有更密切的關係的。）

(二) 黑奇(比利時的一個大城市)——一九〇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知府韓蘭門，從音樂會回去的時候，半路上，給無情的衛生丸所打死了。韓蘭門是有名的陰險家，當他身死之後，接替他的職務的人，便發覺已有二百五十萬法郎以上的公款，給他侵吞去了。

(三) 薩特爾(美國西部肯特蓋省的一縣)——一九〇〇年十月——法官安徒生，很異樣地在他自己的屋子裏死了。

他曾經三次爲着暗殺事件被人告發，險些送命。在安徒生一族和哈來一族發生劇烈的鬥爭的時候，他便是安徒生一族的領袖；他把哈來一族所有的七個壯年完全殺害，因此曾經三度被人控告，但是三次都因「證據不足」而開釋。還記得最後一次，爲着薩特爾明星報主筆的暗殺案，有人控告他，他也同樣地被判無罪；臨走時，他還和十二位陪審官逐一握手道賀咧。

(四) 紐約——一九〇〇年十月三十日——威爾遜，一個著名的侵吞公款者，他曾經一度做過市金庫主任；有一次，在一條冷僻的辛第凱街上，他偷運了多量

的酒；但是，後來給紐約的日報所揭穿了。十月三十日的一天，有人發現他的屍身高高地吊在海濱的一枝小樹上，那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是自殺。

(五)巴黎——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譚士伯太太突然氣閉身死，這件事，最先大家也猜是自殺；後來，經法蘭西警察署努力探訪之後，才知道是一種奇巧的暗殺。關於這位譚士伯太太的一生，委實乏善足陳。而且她是出名的「淫業介紹人」。

(六)巴黎——一九〇二年三月四日——(剛巧和上面一樁暗殺案相隔了一個年頭)交通部長蘭新氏，當他坐着自己的馬車經過鮑羅恩小巷的時候，給人用手鎗打死了。他的馬夫立刻給警察署捉了去，但是立刻又釋放了。據他說，他可以發誓沒有聽見過槍聲或是他主人的呼救聲。其時正在下雨，那一條小巷裏祇有可以數得清的幾個路人。

(以下還有和上面所記的六件案子含着同樣意義的十樁暗殺案，內中包括屈拉區將軍和大詩人白羅氏之死。)

無疑的，米加風日報上這一篇記述是十分動人的。

他們的總編輯，坐在辦公室裏顛來倒去的讀了四五遍，笑道：「很好，果然很好。」

好！

寫這一篇記述的訪員，他的大名是施密士，自己也很仔細地複讀了一遍，混身燃燒着一種得意而痛快的火燄。暗暗慶祝自己的成功。

那一位外交大臣在沒有起床以前，吸着早茶的時候，就捧着這一段大文章讀起來了。他不由皺了皺眉頭，暗暗怪怨自己說得太詳細了。

法國的警察總監讀了之後，立刻就把牠翻譯出來，打了許多的電報出去。然而他是十二分的着惱，深恨這一個多嘴的英國人，已把他所定的計劃擾亂了。

在麥力台，日光之下，潘克咖啡店裏，孟福特透着一種驕傲的笑容，帶着嘲笑的口吻，把這篇記述的主要點，逐一讀給其他三個人聽。兩個是很滿意地笑着，其餘一位，臉上很醜，鬍子也長得很長，在他的雙瞳裏，卻充滿着死的恐怖。

## 第二章 忠實的下議員

記得有一位學者，——彷彿是克臘東博士，（蘇格蘭名哲學家）——曾經在他的偉大的著作物裏，很有力地說：世界上最危險，最可怕，又最凶猛的東西，乃是一頭發了瘋的小綿羊。正相同地，我們認為像這一位外交大家的根據了一些不很準確的理由，便貿然把許多秘密揭露出來，實在是世界上最不謹慎，最多嘴，又最愚笨的人的行爲。

這一種變態的行爲也是時常可以見到的。往往有一個已經好幾次代表着他的祖國列席於國際會議的人，他的手腕，他的言論，以前又是很使人折服的；在某一個時候，他突然把幾年來所熟習和秉承的策略忘記了，以致於像一個外行一般的窮於應付。這是什麼緣故呢？普通人當然是永遠解答不出的。祇有很少數的心理學家，運用着他們平日的理智，還可以舉出種種極充分而可信的理由來，說明這種變態的行爲的由來。

雷門爵士原是一個性格極特別的人。他的思想一經決定之後，我敢說普天之下，就沒有一個人或是一件東西可以變更他了。他有一副極度固執的脾氣，一張莊嚴而四方形的臉，和一張很闊大的嘴；他的眸子裏有一種異樣的藍色的光芒，正像一個已失却了感情作用的刑庭推事，或是一個殘忍的將軍。但是他的確也很憂慮着，——不出一般人的料想之外——他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結果會使他失敗。

世界上儘有許多人在肉體上居然是個英雄，而在精神上，却是極胆怯的弱者；世界上也很多能夠在臨死之前依舊哈哈大笑的人，但是斷沒有在好好地活着的時候，對於外界施於他個人的恐嚇不起慌亂的人。在驗屍所裏，法官們每天可以聽到這種人的矛盾的供述。

我們這一位外交大臣的品性，偏是和前面所說的截然相反；大凡比較富於血性的人見了他，一定會立刻把「懦夫」的頭銜送給他，因為他最怕的是死和痛苦。

「如其你對於這一件事情確然感覺到很困難的話，」首相很和藹地說着——這

是在開議席上，恰巧是米加風日報發表那一篇長文後的第三天。——「你何不把這提案撤回呢？而且，我們這裏還有許多比較更重要的案件必須打議會裏提出咧，尤其因為那會期是太踴促了。」

首相的話才說完，座上的人不由齊發出了一種表同情的感嘆來。

「你如其要把牠撤回的話，我們絕對可以原諒。也許真可以免除許多無謂的流血。——同時，那畢來懷的救濟失業案不是也須通過嗎？老實說，這些提案的通過和撤回，民衆究竟會有什麼表示呢？天知道！」

「不！不！」外相握着一個拳頭，用力在桌子上敲着：「我務必要使牠通過！對於這件事情，我已下了最大的決心了。我們不能失信于西班牙，不能失信於法蘭西，不能失信于任何一個友邦！因為我已經答應他們要使這件提案通過了，所以無論有一千個「義士」，或是無數的恐嚇，我都不管了！」

首相悄悄地聳着他的肩膀。

「請原諒，讓我說幾句話，雷門。」大理院的院長發言道：「我對於你的儘量

把那些機密事件供給報紙去發表，委實很不解。當然，我們決不能阻止你個人的自由，但是我總覺得你這一次的措止未免太草率了。」

「關於這點，喬奇爵士，我認爲無討論的必要」。雷門很倔強地答復着。

散會之後，我們的大理院長恰好和那舉止很稗氣的司法大臣走在一起，因爲他方才受了雷門的幾句搶白，心上很不高興，便隨口咀咒了一句：「那個老糊塗。」于是走在他左邊的年輕的財政大臣笑了。

「要如論實在情形，」他一壁走，一壁說道：「雷門這一次，定然免不掉要受一場大驚嚇了！關於那「四義士」底故事，到處可以聽到。昨天，我在卡爾登午餐，碰到了一個人，他所說的話，已使我不能不相信將來確有一種可怕的事實要發生了。他對於這件事情十分的重視，——他才從南美回來，而且曾經親自瞧見那四位義士所幹的巴戲。」

「怎樣的巴戲啊？」

「就是南美那邊幾個不健全的小共和國中的一個，他們有一個總統，也許一個



身份和總統相等的領袖，……大概在八個月之前，……你也可以在報紙上所登的那一份表格裏見到，……他們把他縊死了。……這真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件事情；他們在半夜裏把他打床上拖起來，塞住了嘴，又紮沒了他的眸子，然後用汽車把他載到公共獄場裏，居然還得到了正式的許可，才把他擁上斷頭台去縊死。——他們一些不慌，從容而遁！」

院長先生以爲這件事情的經過，很有幾處不近情理的地方，打算再問個究竟；但是，不巧得很，一個屬下的祕書官忽然走來纏住了財政大臣，絮絮地議論不休，沒一會，竟拖着他走了。「混賬！」院長先生很憤怒地咆哮着。

當我們這位外交大人的馬車，在兩旁滿擁着人的甬道上駛進議院去的時候，歡呼的聲音，像雷一般的震着。但是他並不高興，因爲民衆的愛戴，原不是他所需要的，他更隱然發覺這些歡呼的聲音，乃是爲着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冒險行事而發的；這一個念頭，頓時使他覺得很寒心，又很着惱。忽而他反過來又變了一種思想，以爲這些人的歡呼，乃是對於那四個在活動的神祕人物所發的嘲笑。——這一轉念的

，立刻使他平下了氣來。

因為雖然能不能得到民衆的愛戴，原不是他所認爲主要的東西，但是那些暴徒的殘忍的本性，他也不能絕對不信。在議院的前廳上，他是給一班熱心的先生們所包圍住了。有的是帶着好奇的心理，有的是透着代爲担心的神氣，大家都喧嘩着最近的消息，而大家也都非常大意，對於這位說話富於酸性的外相一些沒有恐懼。

「請回過頭來！雷門爵士，」——這人是西勃朗堡的代表議員，一個很呆笨的愚人。——「我們對於這些恐嚇信究竟有什麼認識呢？當然，你是決不會介意於這些無聊的騙局的！」——說實話：這一類的信，我每天平均總會收到二封或是三封。

「外相是不耐煩極了，他跨開了大步，想撇開這一羣；但是曾思特，——另一個議員——又拖住了他。

「請慢一些，——」他開始想說話。

「走開，上魔鬼那邊去吧！」外相絕不客氣的呼叱着。很快的，他奔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去。

「他的脾氣已變得壞透了，這是無可掩飾的！」這一位忠實的議員很失望地嘆  
隨着：「事實是如此，老雷門已經由過度的恐懼而精神衰疲了。我想把這些恐嚇信  
當做一種滑稽歌來唱，爲什麼呢？我有——。」

在專供議員們用的吸煙室裏，一大羣人聚着在那裏用一種極不安靜的態度，討  
論所謂「四義士」的問題。

「這一類事情，如其認真講起來，未免太荒誕不經。」一個人很玄妙地說道：  
「世界上竟有這麼四個人，四個行動神祕莫測的人，而且，儼然列着陣線，和一切  
權勢作戰；地球上每一個文明國家的行政和法制，常受他們的猛烈的攻擊。」

「惟有德國例外！」一個蘇格蘭籍的議員，很靈敏地插了一句話。

「對不起得很！請你不要提起德意志！」第一個發言的人，帶着一種酸氣請求  
道：「我希望，蘇格蘭先生，我們不要提起德意志一切組織上的長處！」

「不能！」這一位蘇格蘭人很得意地說道——固執得像一頭鬆了韁的劣馬一樣  
——「請你注意：單是鋼鐵的一項事業，每一個工人的產量，已經增加了十分之四

以上了；再說他們的航業，——」

「你們以為雷門會不會把那提案撤回去嗎？」從奧蓋脫東方來的一位年長的議員，原是在注意着預算案的紛爭，突然旋過身來，發出了這一個問題。

「雷門嗎？決不是他，——他馬上要死了！」

「這真是一種極反常的情形！」奧蓋脫的議員，這樣感慨着，便有三位從外縣來的，一位從倫敦城外來的，二位從內地小鎮上來的議員先生，一齊點着頭附和道：「這話多分是對的！」

「在從前的時候，其時老白斯考還是一個很年輕的議員咧！」——奧蓋脫的議員側過頭去，用手指着一個年紀很老的上議員。他的鬚髮全都白了，走路很遲緩，正向一柄圓椅走去。——「在從前的時候，」

「你們以為除了老白斯考之外，還有第二個老人嗎？」旁邊有一個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插嘴進來。

「在從前的時候，」奧蓋脫的議員接着又說道：「其時斐寧的亂子還不曾鬧出

來咧，——」（譯者按：斐寧爲蘇格蘭之操勒克縣人，有大志，曾糾集黨徒，謀篡翻英國統治愛爾蘭之權。）

「——如其要講真正的文明和進步的話，」這一位熱心的蘇格蘭人繼續發揮着他的高論：「記得倍根博士上個月在下議院裏的演講，就說惟有德意志才達到了這一種境界。」

「如其我是雷門的話，」奧蓋脫的議員，又開始討論到另外的問題上來了。他說得極透澈：「我一定有極適當的辦法！我會親自到警察署去，向他們說：『請你們注意，——』」

一陣響亮而延長的鈴聲起了，這些議員先生便打走廊裏疾馳而出，依着各人所代表的州縣，分組入座。

梅特偉的政治改善案的第九節，居然很滿意地通過了；同時，「或於將來隨時釐訂之。」這一句話也由佔優勢的多數，——二十四個人的提議而添註在上面了。於是這些忠實的下議員們，便又開始作無頭緒的討論了。

「我以為，而且我已一向堅決的主張，凡是一個開員，——一個在這裏很佔重要地位的人，極肯定地說道：『如其他是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他就不應該太拘泥於他本人的意見！』」

「對啊！」有人很熱烈地歡呼着。

「不應該太堅持着他本人的意見！」這位演說家又重複的說了一句。「他必須把為國家服務的一件事，看得比一切都鄭重。你們可記得昨天晚上，為着預算的提案，我向裴立登所說的一番話嗎？我說：『一個公正而忠實的大臣，決不能，也是決不會，違反整個偉大的議員團的一致而有力的主張的；帝國大臣的行動，第一必須受偉大的議員團底精巧的判斷的節制。他的完善的意見，——不——』」他的高厚的天資，「——不——我不是這麼說。——然而我確已很明顯地說明白一位大臣所應負的責任了！」這一篇演詞的結束，却是出乎意外的草率。

「現在，我……」與蓋脫的議員，正想發表他的議論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侍者捧着一隻圓盤走將過來，盤上按着一封灰色的信。

「那一位先生曾經失落過這封信嗎？」他一面這樣問着，一面舉起了這封信來。奧蓋脫的議員忙搜索着他的眼鏡。

「寫給下議院的議員們。」他把信封上面的字迹念了出來，同時，打他鼻子上架着的一副眼鏡裏看出來，注視着圍住了他的一圈人。

「大概是公司的廣告信吧！」那一位神氣極傲慢的西勃朗堡的議員，也擠到了人羣裏來，絕不考慮的插嘴道：「就祇昨日一天，我差不多收到了一百封！」

「太薄了！不像是廣告信！」奧蓋脫的議員，試了一試這信的分量之後，便發表出他的見解來。

「那末，一定是某種專利藥品的樣包！」勃朗堡的議員很堅決地又換了一個主張。「我每天早上總有一封信收到。——還有「不可近火」，諸如此類的句子寫在上面。前星期，有一個樵夫，——」

「快打開來瞧吧！」有人這樣建議着。於是這位議員先生，便依着他把信拆開，他讀了二三行，臉就漲得緋紅了。

「好，我可倒楣了！」他的氣喘得很緊促，用着極高的聲音，繼續讀下去：  
諸位國民：

政府現在正想把一種提案通過為法制。這件事變的結果，勢必要使一般愛國的志士，和許多貧困的國家的人民的救星無從立足，以致於聽他們的腐敗的政府任意殺戮。我們已經正式向承辦這一種提案的大臣警告，（提案的名稱請閱上角）倘若他不把這種提案撤回，我們便決意暗殺他。

但是我們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也不願驟然實施這種最嚴厲的處置。因為我們知道那一位外交大臣平時的行為的確很忠直，很勇敢，而我們也並沒有非殺人不可的慾望；因此，我們希望處於國會的母親的地位上的諸位先生，（譯者按：指下議院的議員而言，按英吉利採三階級議會制：（一）下議院，由州縣，市鎮，和大學學士的代表所組織的。（二）貴族院，由僧侶議員，和貴族議員所組織。（三）兩議院更和英皇合組立法院。）能夠運用你們固有的權勢，促成這一種提案的撤回。



我們並不是尋常的暗殺黨，又不是呆笨的無政府黨員；我們可以很容易懲戒一班盲從的人，我們也不難把報復的手段加諸於全院議員的身上。現在，爲要證明我們這些警告並不是空洞的嚇詐起見，請你們去搜一搜靠近壁龕的那張桌子，在牠的下面，你們可以發現一具機關，牠的力量，可以極不費事的炸毀這一座建築物的大部份。

「四義士」

再者：——在那一具機關裏，我們並沒有安置爆炸藥或是導火線，所以儘可以安心移動牠。保無危險。

這封信在逐句逐句地讀出來的時候，聽着的人的臉色，漸漸都變成灰白色了。尤其是因爲這封信的語氣之間，確有一種令人不能不信任牠的魔力，於是每一個人的眼光，便射到了靠近壁龕的那張桌子邊去。

不錯，那裏果然有一件東西安着，一件方形的東西；這一個發現，頓時使這班議員先生一齊嚇得接連倒退了幾步。大家先是因爲過度的恐懼而呆呆地站住了。後

來便像發狂似的望大門口擁將來去。

★ ★ ★ ★

「這東西可是一種欺人的小玩意嗎？」首相很急迫地問着。但是才從蘇格蘭警場忽忽地召來的那位偵探長，却不住的搖頭。

「正和他們自己的信上所說的相同，」他說得極鄭重。「單缺了一根導火綫。」  
「這東西可是真——？」

「牠的力量，可以很不費事的炸燬我們這座議院而有餘！首相！」可怕的答復。

在他私人的辦公室裏，我們的首相帶着滿面的愁容，不住的蹀躞着。

他一度在窗前住了步，很憂慮地向外面望去，他所見到的乃是無數的屋頂，和一堆受了刺激的政治家；他們都在指手劃腳的講論，而且，許多人差不多在那裏搶着發言。

「真是嚴重極了，真是十二分的嚴重！」——這情形簡直是嚴重極了！」他悄悄

地在咕囁着。突然，又提高了聲音。「我們已經洩露得很多了，這一次爽快照辦吧！你如其認為需要的話，儘可以把今天下午所發生的事變，報告給各報的記者。」——連帶把那封信也抄一張給他們。」說着，他又掀動了一具電鈴，立刻，他的秘書悄悄地走過來了。

「寫一封通知書給警務總監，吩咐他馬上出一千金鎊的賞格，通緝那私入議院，安置危險物品的人；如其他們的同黨能來自首或告密，便可免除他的罪，再把賞金給他。」

秘書先生諾諾連聲的退出去了。蘇格蘭警場派來的偵探長，還在旁邊候着。

「你手下的人，可曾查究出那一具機關是怎樣偷送進來的呢？」

「不會，首相！所有的警探此刻都走了，我打發他們分頭往各處去調查。但是他們都記得很清楚，今天下午，委實不曾聽見有一個生人走進議院，也沒有人走出。」

首相噙着上唇，竭力在思索。

「辛苦你！」他很簡單地說了一句。於是這位偵探長便退出去了。

在議院外面的廣場上，奧蓋脫的代表，和那一位很佔重要地位的演說家給許多人包圍着了。

「方才我一定就站在那可怕的東西的鄰近，」這位演說家很動人地說道：「我一想到，便立刻害怕得混身發冷了。你們可記得嗎！我那時正在演講一個大臣應有的責任。——」

「當那侍者把這封信託進來的時候，」奧蓋脫的議員，向包圍在四面的一班熱心朋友說道：「我就問他：『這信是打那裏來的？』他說：『在地下檢起來的，先生。』我最初以為是某種藥品的廣告，原不預備把牠拆開，就為有人催，——

「是我催你拆開來的啊！」那一位從勃朗堡來的驕傲的紳士，很得意地聲明着。『你要知道我是最節儉的，——』

「我記得的確有人催促着我，」奧蓋脫的議員繼續說道：「於是我便打開了那封信，先念了幾行，禁不住大喊道：『不要害怕啊——！』」

「不！你說：『我可倒罷了！』」勃朗堡的紳士立刻校正了他的口供。

「是的，我知道我大概是這樣說的！」奧蓋脫的議員表示承認：「我把稿讀完了。——但是，你們大概也想得到，我那時竟沒有明瞭其中的意義。很好，——」

牛津路的明星音樂院裏，正廳的前排上所留的三個空座，一個一個的給人佔據着了；當七點半鐘的時候，孟福特先穿得極素靜地來了；到八點鐘，精神很充足，維廉極秀雅的中年人——包嘉德也來了；最後，打過了八點半鐘，江珊如來了，他說得一口極純熟的英國話，並向侍者要了一張節目，就在其他兩個人的中間坐下來了。

當上下廳的看客，一齊拉長了嗓子，在給一支雄壯熱烈的愛國曲喝采歡呼的時候，孟福特透着微笑，旋過頭去向江珊如說道：

「我瞧夜報上已載出來了！」

江珊如很快的點了點頭。

「險些失敗！」他用極低的聲音說道：「當我走進去的時候，有人說道：『除

了老白斯考之外，你們以為還有第二個老人嗎？」（讀者，你們沒有給作者瞞過嗎？）  
？（想一想：江珊如是怎樣混進議院去的？）還有一個人，幾乎要走過來和我說話

### 第三章 賞格一千鎊

自從下議院裏發生了這麼一件驚人的怪事之後，整個的英吉利，差不多全沉浸於恐怖和騷動的深處了。報紙上，每天總有好幾篇文字，裝着特號字的題目頭，記載有關於這件事的消息。

不過也有幾家報紙，對於四義士第一次的示威行動，特別的不重視，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得到這件事變的最初的詳細消息啊。說來還是可以原諒的！

惟有米加風日報的記者，極忠實誠懇地確認那一位主持這一樁極易受人攻擊的提案的外相所接到的恐嚇，實在不是一種空言，而是一種可以見諸事實的危險。現在，無論如何，就是最不信任「四義士」具有什麼作為的人，也不能再否認他們在

那防護周密的大不列顛議會的堂裏，神出鬼沒地鬧的一番把戲是確有一種深惹了。英吉利全國各埠的出版物上，滿載着這件「炸彈案」的經過；四義士最近的勇敢的活動，已傳遍了英倫三島。

每天，還可以看到許多虛構的故事，把造成這一樁駭人聽聞的奇案的四個人，形容得像神怪一樣。人們不論在那裏見面，握手之後，接着，便討論起這一個神祕的「四人團」來了；似乎無數的靈魂，已緊緊地抓住在他們的手掌之中了。

「炸彈壳發現於下議院後的兩三天內，斐寧之亂以來，所沒有重演過的大恐怖，又充滿在大眾的幻覺上了。」有一家日報的編輯先生，很巧妙地這樣描寫着。

或者，這一次的恐怖並不是和以前的恐怖完全相同的；因為，大家都相信，——從那幾封恐嚇信的語氣上所發生的一種信仰——這四個怪人的攻擊的目標，除了一個固定的人之外，顯然是決不會波及旁人的。

雖然，他們的第一幕好戲，已極轟動地引起了多數人的注意，但是因為他們所寫給外相的恐嚇信，全是從法蘭西一個小鎮上寄出來的緣故，所以有一班人還是懷

疑着他們的真力量。這正和一個毫無地理常識的人，堅持着說譚克司和倫敦的距離確比愛盤丁和倫敦的距離爲遠的一樣愚蠢得可笑。（註：譚克司雖然是法國南部靠近西班牙的一個城市，可是牠和英京倫敦的距離，却比同屬英土的愛盤丁——在蘇格蘭之北——離倫敦還近。普通人往往顛倒了誤會着。）

不過，在京城裏，確已潛伏着一種極濃厚的恐怖的空氣了。每一個居住在倫敦的人，都覺得他們日常所接近，或是會面的許多人的裏面，說不定就有「四義士」在內，無奈他們自己又辨別不出啊！

空白的牆壁上，和每一塊警察署的佈告牌上，都很顯著地黏着一張張顏色極深，字體極大的告示。

賞格一千鎊

一爲懸賞緝拿匪徒事：照得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左右，有不知名姓之匪徒若干人，潛入下議院吸煙室，將爆炸機一架，安置在內，意圖嚇詐，實屬不法已極。刻已獲得種種證據，確知此項不法行動，果係出自一有組織之匪黨



，以「四義士」一名為標榜者之陰謀。

又查此等匪黨，已先後在倫敦，巴黎，紐約，紐奧倫，西雅圖，（以上三處為美國城市）西班牙，蘇俄，南非洲，及南美洲巴西各國，犯有重大暗殺案多起；足見若輩有意擾亂公眾治安，危害良民，已非一日。是以帝國政府，不惜重金，出示懸賞，無論軍民人等，凡有能將此自稱「四義士」之匪黨之真實姓名，潛伏地點，前來舉發，使得按名一一緝獲者，賞金一千磅。倘有以前並未舉發，現主使下列各暗殺案之從犯，現願悔過自首者，亦可一體受賞，並不究其罪。切切此佈。

大不列顛帝國內務大臣蒙高梅印

警務總監卡孚德印

「附列上述四匪徒歷年所犯重大暗殺案十六起」

這一張大告示貼出以後，一羣一羣的人，整天在牠下面團聚着。每一個人都垂涎着這筆鉅額的賞金。然而，這裏所大聲吶喊着要緝捕的，却和倫敦人日常所聽見

熱鬧的完全不同。這一次警署方面，既不會把他們要拘捕的人的姓名，年歲，籍貫，開列出來，又沒有像片，可以使人辨認，就是至少的一些形象，也沒有。譬如說：「據最後與此人相值者言：其時渠身服深藏青色囉囉衣褲，頭戴鴨舌小帽，頸繫黑白紋領帶……」那末也好使人家隨時在路上注意啊！可是這一次，竟是半個字都沒有！

在這種情形之下，而要緝捕那四個怪人，豈不是等於追逐一叢鬼火，和在黑暗中摸索一粒小鈕扣一樣嗎！

偵探長傅毛斯，是一個說話極爽快的人。（有一次，他曾經很鹵莽地向一個高貴的勳爵說：「我腦後是不生眼睛的！」）這一日，他把自己對於這一樁奇案的真實的意見，在警務副總監的面前發表出來。

「我們既不知道我們所要捉的是誰，對於犯人的年貌狀態，也沒有一些最低限度的認識，我們怎樣能隨便拘捕人呢！故意說得動聽一些，也許他們都是女人；從他們的狡猾的行動上猜想起來，也許他們是日本人或是黑奴；（註，原本英文為

They might be China men or niggers ——也許他們是中國人或是黑奴——可見外國人的蔑視中國人，已成習慣了。我們該有什麼感想？（他們究竟是長人還是矮子，他們究竟——究竟是什麼？唉！連他們的國籍我們都沒有認明白例！全世界各國，他們差不多都搗亂過了，他們決不是法蘭西人，因為他們已屢次在巴黎殺人；他們也不是美國人，因為他們曾經暗殺法官安徒生。」

「他們的筆跡呢？」警務副總監看着他自己手裏所握着的一束信件，發出了這一個簡單的問題。

「那是拉丁式，但是也許是他們是故意這樣寫的；就算是並非故意偽造，然而拉丁體的字，也分不出那一國的人啊！法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美國人，意大利人，——寫起來都是一樣的啊。——何況，我不是說，也許這是故意偽造的呢！——或者，——」

「你們這幾天幹了些什麼事呢？」副總監這樣問着。

「一切我們所認為可疑的人物，我們全調查過了。意大利，勃朗斯堡，沙河，

差不多齊給我們的偵探所踏爛了。每一處的殖民地，也都搜索過。昨天晚上，我們帶了許多人，出其不意的衝到寧海附近的一個所在去，那裏住着許多美國人；但是，結果——」

這位偵探長的臉上透着極失望的神氣。

「結果是等於沒有去一樣！」他接着又說道：「我以爲我們大概可以在那些下等的旅館裏找到他們。——也許他們竟是很愚笨地聚在一起呢！但是你恐怕也不會相信的。他們一定是分別住在各處的；每天，大家約定了一處相當的所在，會議一次或是兩次。」

他頓了一頓，把兩個指頭在他和他的上司所坐的那一張大寫字檯上，很有力地彈了幾下。

「我們已把高維廉（一個積犯的名字）找來問過，」他繼續說道：「他說曾經見過沙河方面的匪徒的大集合，但是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動作；他還看見他自己手下的人也混在那裏，可是他們都沒有幹過這件事情。我可以立誓——至少，他已向我們

發過誓了，而我也預備信任他。」

副總監極懊喪地搖着他的頭。

「現在，唐寧街上的一班人（指政客）真是煩惱極了！」他感嘆道：「他們都不知道將來要發生怎樣的變故呢！」

傅毛斯先生也跟着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立起身來，用手指拉着帽沿。

「我們的前途很光明。——」他故意這樣顛倒的說。

「民衆對於這件事是怎樣的感想呢？」副總監很急迫地問着。

「你沒有讀過報紙嗎？」

總監先生的厭惡報紙，是很使英國的記者先生們失望的。

「報紙！天下有一些見解的人，誰會注意到報紙上的話？」他很放肆地狂論着。

「我的意思，我個人的意思，」這位鎮靜的偵探長答道：「報紙有時候的確還能領導羣衆。我以為一份報紙，祇要把他們所得的消息盡量寫出來，無須發表什麼

意見，那末羣衆一定會說，「這是很好的——。」「我平日的主張就是如此。」

「但是你對於民衆本身方面的意見。可曾有機會探聽過嗎？」

偵探長點了點頭。

「今天晚上，我就在公園裏和一個人談起過。——這人的外貌很莊重，大概是個上等人，而且神氣很聰明。我問他：「你對於四義士所幹的事情有什麼感想？」「這是很古怪的，」他說：「你以爲他們內中真有什麼作用嗎？」他的答復止此而已。」這位偵探長很不耐煩地結束了他的報告。「這就是民衆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感想！」

不過，每當蘇格蘭警場發生了什麼困難，以致於引起全體警探的忙碌的時候，在發利忒街上，（註，倫敦的發利忒街，等於上海的望平街，同樣是報館的集會區）却充滿了一種得意的暗笑，和快樂的興奮。不錯，現在這一件事情實在是一樁極好的新聞資料，值得在報紙上用紅字大書而特書；值得寫一篇足以排滿兩大版的長文章；值得摘要印成招貼，貼遍街頭；更值得用照片圖畫，和表格等等穿插在內，盡

量的渲染。

「這也許是墨飛黨式的一種組織。」（註，墨飛黨是西西利人或意大利人，在別國境內所組織的恫嚇黨或暗殺團的名稱。）高錫日報的主筆，極草率地猜測着。接下去，他又舉出了許多理由來，證明他自己的測度是不错的。

那夜世界報的編輯先生，依舊保守着六十年前寫社論的一副頭腦，很鎮定地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以為這是一種私仇的報復。他還舉出高錫根（地名，在地中海沿岸）的兄弟仇殺案來做比例。

米加風日報呢，還是很堅忍地抓住了四義士的過去的歷史做資料。每天儘把他們平日所幹的那些窮凶極惡的事業，詳細地連篇累幅的記載着。這些材料，都是從美國那邊，和歐洲大陸那邊許多塵積蛛封的舊案卷裏抄錄出來的；所以不但把每一件暗殺案的經過，說得非常仔細，而且還有每一個被害者的像片和小傳附着，雖然他們不能給那四個奇人洗刷罪名，但是他們很公正，很平允地盡量把那些被暗殺者往日的行爲宣佈出來，已足夠使大眾認識他們是怎樣一類的人了。

他們對於外面所投來的稿子，特別嚴格的謹慎起來；因為一份報紙已經有了「動人情感」的聲譽之後，他們的選稿和批評，就不得不比別家比較沉悶的報紙格外謹慎些。在新聞界裏面，你如其憑空杜造一段沒有什麼趣味的謠言登出來，倒是不很會給人家揭穿的；可是你所用的有趣味的形容詞，如其過火了一些，却就立刻會給一般沒有創作思想的競爭者，譏笑你是害着神筋昏亂病了。

而關於四義士的軼事的稿件，却果然絡繹不絕的有人投進來；因為突然間，彷彿受了某種幻術一樣。每一個投稿家，和那些以採訪私人消息為專長的先生們……以及一切的寫稿子的人，大家都似乎自認為好久以前，已和那四義士結成極知己的朋友了。（挖苦投稿家極矣。）

「當我在意大利的時候，」復新報的主筆也寫了一段關於四義士的軼事，說得很是鑿鑿有據。「我記得曾經親自聽人談起過一件驚人的奇案，也是這四位富於血性的人所幹的。……」

還有——



「在倫敦境內，除了鐵台兒低谷之外，別處決不能讓這四個凶神有藏身的餘地。』另外有一位先生這樣寫着。在他所用的稿箋紙的左角上，用針孔戳着「哥林」兩個字，這便是他的署名。「當查理二世（英皇名）的時候，鐵台兒低谷已是有名的……。」

「哥林是誰啊？」米加風日報的總主筆，向他屬下的那一位工作良苦的編輯先生這樣問着。

「一個專會割割格子的脚色！」編輯先生很厭倦地形容着。於此看來，就是比較有些新思想的新聞家，也不能把那些思想雜亂，跡近胡鬧的投稿家排除到他自己所慘淡經營的園地的外面去。「他以前常從警署方面，法院方面，和救火會那裏探聽一些小消息寄來；最近，他似乎已側向了文學方面去；他寫了幾段「古倫敦素描」和幾篇關於古墓的研究……。」

各報的編輯室裏，都是鬧着一樣的騷擾，每一個電報和每一篇投稿，都是有關於這件迫在目前的禍事的；就是警察署裏所得到的報告，也是十九包含着牽涉那四

義士的暗示；這種種紊亂不安的情形，都可以證明外相的輕舉妄動。

「孩子的心總是最天真的！」一個因為神筋受了刺激，以致於故意做出種種武俠的行爲來的孩子，在被審問的時候，他的母親噙着眼淚，給他辯護道：「這都是他讀了報紙上每天載着的那四個外國人的可怕的故事，才變到這般地步的！」法官聽了，也祇得格外寬恕了他的罪。

從一切已暴露的事實上看來，我們知道外相雷門爵士，實在是這一齣戲劇的演奏中最惹人注意的，無論如何，他總是極有關係的一個。

他不但已堅決的宣告，將拒見一切來訪的賓客，同時更嚴拒任何人和他討論這件暗殺案的是否可能；就是在首相面前，他也絕不提。全國各處，很有許多人寫信來讚美他的勇於任事，不畏強暴的精神；可是他却祇在晨報上登了一段啓事，作爲總答復。裏面說：他要求那一班寫信給他的人加以原諒，不要再有用有圖畫的明信片來壓迫他；他們如其再繼續寄來，那末他祇能多備幾個字紙籠，恭候光臨了。

他也曾一度籌劃過，打算再發表一節談話，表示他自己已下了不惜任何犧牲的

決心，要使那一樁提案從國會裏通過；但是他畢竟害怕着後半齣的武戲會有實現的可能，因此又自動的把這意思打消了。

然而，對於傅毛斯先生，因為在他所負的責任之中，已無可推托地包括着要保護外相個人的安全，所以雷門爵士待他也特別的和氣，更破格地讓他有機會可以看出自己被恐嚇以後，內心上所抱的一些恐怖。

「你以為這裏真會有什麼危險嗎？偵探長！」他不止問了一次，簡直是繼續不斷地問着；而我們這一位在警探界中頗著聲譽的壯健的偵探長，便再三的安慰他，保證他決沒有什麼的危險。

「忙什麼！」偵探長在自己的肚子裏打算道：「這個人已經是嚇得半死了，何必再去嚇他呢！如其幸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那末他少不得要佩服我的鎮定和先見；萬一……，萬一……，也不要緊，到那時，橫豎他也不能再開口罵我了！」

雷門爵士之於偵探長，已成為他的一種「感情之鑰」；因為爵士如其發生了什麼感想，往往要幾次三番的表示出來，非使人家也發生同樣的感想不可。本來，這

一位外相原是有名的伶俐的脚色。

有一次他瞧偵探長的眸子裏，似乎有一種疑異的目光透着，他便很尖刻地說道：「你可覺得奇怪嗎？我已經知道了前途將有危險，而我還是再接再厲的進行着那提案，不是太詫異嗎？很好，你不要驚駭，我不但不知道那危險是怎樣，我簡直不去想牠！有生以來，我從不曾感覺到肉體的痛苦究竟是怎樣的滋味；單祇因為我素有心病的關係，偶然有幾次的心痛，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死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死了之後，到底還是痛苦，還是安靜，我也從不曾意像過。我曾經跟人家作過一番很劇烈的辯論：我以為人類的所以貪生怕死者，都是壞在自己先起了一種不準確的預測，逆料身死之後，將受如何如何的痛苦，其實一切全是虛的！我們既沒有一些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死後」確比「生前」痛苦，那末我們何必怕死呢！所以，我是絕對的不怕死；但是，我倒怕逐漸的死，或近於死的生。」

「你的見解正是高明極了，爵士！」我們這一位熱心的偵探長立刻表示佩服。可是事實上，他簡直完全沒有領悟雷門的真意，因為比較高深一些的理論，他往往

是不能瞭解的。

「雖然，」外相又繼續發表他的高論。——他正和偵探長同坐在包特蘭區居處的研究室裏——「我也許不能想像解散國會的必須步驟，但是我可以想像，而且已有相當的經驗，知道在國際的外交上，失信於人的結果的嚴重。所以我決意不願爲着這一些也許是兒戲的小恐怖，而造成將來的絕大的困難。」

憑那一點理論的方式，足以指明四義士的敵手，確然是「一個公正而誠實的君子的迂見」呢！

在聽的時候，偵探長傅毛斯顯着十二分注意的神氣，其實，他內心上已經很厭倦了；他暗暗奇怪，有什麼人會和他做死亡問題的辯論呢？

「我已經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做了相當的準備。」乘外相的高談闊論，暫時中斷的機會，偵探長忙交代自己的公事。「我希望你在這一二星期之內，容許我派幾個人常隨着你保護；當你到這裏來的時候，我也要請求你准我調兩三名警長來留守。當然，在外交部裏，自然另有許多人防守着。」

雷門爵士立刻便表示了准許的意思。後來，他和偵探長同坐在一輛馬車裏，到議院去的路上，他就明白，何以有好幾個人，騎着自由車在前面和兩旁拱衛着，而後面又有兩乘小馬車尾隨着的緣故了。

當公告的時候，議院裏祇有寥寥幾個人，雷門爵士很鎮定地打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發表一段公告。他說下禮拜二，他要把那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開始「二讀」了；至遲，不出十天，必須實行。

★ ★ ★ ★

這一天的晚上，孟福特和江珊如相會於北塔公園。他們一起坐在那水晶宮前的一片光華奪目，彷彿仙境一般的廣場上說話。

這時候，有一隊警衛軍的樂隊正在演奏一節很優美的進行曲，許多人的談話都集中在音樂上。

於是——

「周覽怎樣了？」孟福特悄悄地問着。

「包嘉德今天和他在一起，他已經把那地位指點給他知道了。」兩個人同時笑將起來。

「你自己呢？」江珊如也反過去問他。

「今天我真是有趣極了！我在綠野公園裏碰見那一位天真爛漫，而又滑稽可笑的偵探長，他問我對於我們自己有什麼感想？」

江珊如附着樂聲，哼着很低微的調子；孟福特却跟着音樂的節拍，把腦袋不住的顛着。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江珊如用極低的聲音問着。

孟福特依舊不住的顛着他的頭，嘴唇裏還吹出很柔和的音調來。「鏘」的一聲，音樂停了，他便合在衆人裏面，向那一班樂隊喝采。

「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所在，」他一面說，一面彈着手指。「我們最好能夠一起上那邊去。」

「一切東西都在那裏嗎？」

孟福特回過頭去，看了他的同伴一眼。

「差不多齊了。」

音樂隊又開始奏一節讚美歌了。這兩個人便光着頭，打座上站了起來。

擠在音樂亭四周的羣衆，漸漸向黑暗裏消散了；孟福特和他的同伴，也旋過身子，準備走出去。

幾千盞很美麗的紅綠燈，依舊在廣場上照耀着，空氣裏却佈滿了一陣很濃烈的煤臭。

「這一次似乎跟以前有些不同？」江珊如問着，態度彷彿很豫疑。

「當然，多分是兩樣的！」孟福特的答復是極肯定而堅決。

## 第四章 籌備工作

在工商日報的公佈欄裏，載着下面這樣一段廣告：

「召盤：茲有創辦已久，專營彫刻銅鋅版事業之鑄版公司一所，願將牌號



生財，新式鑄版機若干座，暨化學材料等，一併出盤……」

印刷界裏的人看了這條廣告，都異口同聲的說道：「這是伊靈登鑄版公司啊。」

「鑄版公司在一般外行人的心目中看來，祇是一處充滿着迴轉鋸的營營聲，鋅和鉛的削削聲，車牀的隆隆聲，和許多光力特強的弧光燈的所在而已。可是一般內行的人，都深信製版公司確然是一種和印刷界有密切關係的事業，他們可以把各種的美術，圖畫，或文字像攝影似的依原樣彫在一方鋅版或銅版上。」

還有一班在印刷界裏已有了很悠久的歷史的人，却知道伊靈登的出品，在許多鑄版公司中，實在是最惡劣的，他們所彫的版子往往是很模糊的，而價格又比別家貴一些。

伊靈登的出盤，已在市上宣傳了三個多月了，（這是公司破產後所指定的保管員的意思。）但是——一半因為牠和發利武街（報館和印刷所的集合區）離得太遠——牠是在卜納倍街；一半因為他們所有的機器，已經都很破舊的緣故；（如此看來，雖然是一個保管家職務的保管員當他提起筆來寫這段廣告的時候，却也不免放下了

道德觀念，故意造幾句謊話。）竟從沒有人去接洽過。

孟福特在凱利萊街上見到了那一位保管員，訪問的結果很滿意。他說：（一）這公司不一定要出盤，如其有人願意租借也可以；（二）無論全部盤去，或是暫時租借，都可以立刻辦到；（三）這所屋子的頂上，還有幾間小屋子，以前一向是給守望人做住宅的；（四）祇要有一家銀行的担保，或是介紹信，便無須別的保證了。

「這個人簡直是癡想，」保管員向那一班債權人說道：「他打算試一試他的命運，他決意把成本減輕，使一般不求精巧但求價廉的人都和他交易。他告訴我他預備組織一個小範圍的公司，繼續這項營業，等他的公司組織成功，他就立刻要買這些機器了。」

差不多就在這一天上，有五個人：商人勃朗，紳士蘭脫，技術家薛買克，李區，和財政家古亨，聯合寫信給「合股公司登記處」，請求准許他們組織一個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彫刻銅鋅版事業；信上還分別註明各人所認定的股額。

（附帶告訴你們：孟福特本來就是一個很精巧的技術家。）

在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提案的三讀還不會開始的五天之前，這個新成立的公司便遷入新屋，準備營業了。

「幾年之前，我初次上倫敦來，」孟福特很得意地說道：「我就發現了一個極巧妙的隱身法。祇要虛設一家公司，便可以遮掩你的真面目了。在「有限公司」四個字的後面，彷彿有一種極容易受人尊敬的東西藏着；而當經理的人，他的環境和地位，更可以免除一切的嫌疑，就是行動擺得很闊綽，也沒有人來猜忌你了。」

江珊如印了一張很簡潔的通告貼將起來，宣佈「美藝製版社」決定從十月一號起開始營業；另外又印了一條小招貼，說「毋須添雇新工。」同時，還發了一份很簡單的公告，知照大眾：無論要參觀，或是有其他的接洽，必須先由書面約定一個日期，否則概不接見；一切的信札必須直接寫給經理。

這是一所靠街的小舖面，下面有一個很深黑的地窖，堆滿着那些破舊的機器，都是以前那一個破產的公司所遺下來的。樓下的一層，算是他們的公事房，中間却並沒有什麼公事檯之類，單剩許多積滿了塵污的書架。

在每一座書架裏，有的是堆着許多舊錢版，有的是堆着許多變了顏色的舊發票，有的是堆着許多簡直說不出名字的零星東西。

第一層樓以前是工場，第二層樓是貯藏所，第三層樓是最有趣味的所在，那裏，有高吊着的攝影機和光力極強的弧光燈。這些東西，乃是鑄版事業上所必需的設備。

這所屋子的後面，就在三層樓上，另外有三間很小的房子，便是以前的守望人的住宅。

當這新公司遷進來之後的第三天，在這三間小屋子中的一間裏，坐着那四個流浪的脚色。

今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格外的早了；這時候，外面正下着富於寒氣的大雨。屋子裏，有一架極古舊的壁爐，裏面正生着火，因此，屋子裏的空氣，依舊很溫暖。

惟有這一間屋子，已特別的糞除過一番了，裏面所擺的，又是這公司中所有的

最完全的一套傢俱。正中，有一張墨跡斑斕的寫字檯，上面正擺着他們才吃過的午餐的殘肴。

江珊如正在看一本紅色紙面的小冊子，順便還可以註明一句，他戴的是一副金邊的眼鏡。包嘉德是伏在寫字檯的一角上，用鉛筆在那裏畫畫；孟福特吸着一支又粗又長的雪茄，靜悄悄地研究一張化學藥品製造商所開的估價單。惟有周覽（或者我們就叫他山蒙）一個人却閒着。他是坐在靠近爐火的一堆東西的上面，低着頭在沉思，雙眼很疲倦地看着爐中火焰的跳躍。

意義絕不連貫的談話，在這四個正在各自用心的人的中間流動着，說到這一點上，周覽突然引起了其餘三個人的注意；他把向着爐火的臉旋將過來，似乎受了一種突如其來的刺激一樣。他問道：

「我究竟該在這裏守到什麼時候啊？」

包嘉德停止了她的畫畫工作，向其他兩人說道：

「今天他已經鬧過三次了！」

「說西班牙話！」周覽很憤怒地喊道：「這種新的語言我是厭惡極了。我一些不懂，像我一些不懂你們的作爲一樣！」

「你祇要守到我們把這件事情幹好就完了。」孟福特用西班牙南部的俗話說道：「我們不是早告訴了你嗎！」

周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旋過臉去向着火。

「這種生活我已經厭倦了！」他含着悔恨的意思說道：「我要一個人自由自在的行動，沒有人監視；我願意趕快回到劍來去，在那邊，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十二分的懊悔當初不該逃出來！」

「我也是如此啊！」孟福特很沉靜地說道：「但是還不十分可慮，爲了你，我希望我自己不要掃興。」

「你們是誰？」經過了一分鐘的靜默，周覽又像一座火山似的突然爆發了。「你們是何等樣的人物？你們爲什麼要陰謀殺人？你們是叛逆嗎？你們從這些上面究竟弄多少錢？一切我都要知道！」

包嘉德、江珊如和孟福特聽了他們這一個新補充的助手的倔強的要求之後，三個人都一些不露聲色。江珊如的瘦削而潔淨的面龐上，更透着一種快樂的興奮。

「一些不錯！一些不錯！」他含糊着答道：——眼睛是看在周覽的臉上。「你譯：我是高鼻子，額角很低，還有——」

周覽是憤怒極了，他的神氣，簡直不能描摹，彷彿是一個勇於作戰的印第安人，他直僵僵地站着，眸子裏發出含有怒意的光芒，向三個人惡狠狠地瞧着。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他說得很慢，差不多一個字一頓。「我怎麼能夠相信你們真不從這些事情上撈錢呢？我現在急着要知道你們爲什麼把我當一個犯人一樣地監守着，你們爲什麼不讓我看報，你們爲什麼不許我獨自一個人上街頭去散步，而且還不許我和懂得我們本國話的人說話，這是爲的什麼緣故？你們要我幫着你們殺人——但是你們並不告訴我爲什麼——」

孟福特聽他說到這裏，便站起身來，走過去，把一條手攔在他的肩上。

「先生，」他開始說話了。——他依舊沒有動氣，眼睛裏充滿着一種和善的光

芒。——「我請求你，暫時耐一耐你的性子。同時，我再確切的告訴你，我們並不是爲了金錢而殺人。此刻在這裏的兩位先生，每個人都有六萬個潘薩太（西班牙貨幣名）以上的財產，我自己更比他們多一些；我們的所以要殺人者，祇爲我們自己都是那些不公正的行爲下的犧牲者和被害者，而法律又不能救濟我們。如其，如其，——」他頓了一頓，他的一雙藍色的眼睛還是很和平地注視在這個西班牙人的臉上。接着他依舊很和藹地說道：「如其我們殺害了你，那真是我們第一次——，」周覽突然退了幾步，把背部貼住了後面的牆壁，臉色灰白，不住地咆哮着；像一只已給獵狗包圍住了的狼一樣，眼睛裏發着火焰一般的凶光，打三個人的臉上旋轉着。

「我——我！」他氣喘得很急促。「殺我嗎？」

這三個人還是鎮靜得和沒有聽見他的話一樣，惟有孟福特把一隻張開着的手掌，在他的肩膀上撫摩着。

「不錯，是你！」他一面說，一面點着他的頭。「這倒是我們的一件新工作。」



因為我們除了爲着要糾正公理之外，從不曾殺過一個人；——現在如其殺了你，豈不也是造成了一樁不公平的事情了嗎！」

包嘉德用一種憐惜的目光看着周覽。

「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挑中你呢，」包嘉德說道：「因為我們時常怕我們的同黨會變了心，把我們出賣，所以我們想——你是比較可靠一些。」

「懂得嗎！」孟福特又很溫柔地繼續說道：「祇要你誠心和我們合作，我們決不肯傷你一根毫毛；——你還可以得到一筆豐厚的酬報，使你足夠和——。別忘記了劍來鎮上的小姑娘！」

周覽聳了聳肩膀，歪着身子，又坐了下去；但是當他擦旺了一枝火柴，去燃他的捲煙的時候，他的手臂還是抖得很厲害。

「從今天起，我們可以使你格外自由一些，你可以每天走出去。再過幾天功夫，我們便可以回到西班牙去了，記得你在辯拿大（西班牙南部的一個大城，近地中海）的監獄裏時候，人家都說你是第一個靜默的人，我們相信你一定會繼續維持這

種精神。」

談話到了這裏，便作一小結束，以後這個西班牙人就聽不懂了，因為他們已改換了英國話」。

「這個人對於我們還不生什麼大問題，」江珊如先說道：「因為我們已經教他打扮得像一個普通的英吉利人一樣了，別人再也不會注意他。可是他偏不願意每天剃鬚，這是必須的，幸而他結束得還乾淨。在路上的時候，我往往禁止他說話，也許就為這一點，所以他大發其脾氣了。」

孟福特又把談話的中心轉移到更嚴重的問題上去。

「我決意要再送兩封警告書去，而且最後的一封，必須深入重地的送到他自己的面前去。他的確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賈西亞現在怎樣了？」包嘉德問着。

孟福特很高興地笑起來了。

「在禮拜日的晚上，我剛見過他，——他真是一個富於血性的老人，而且有一

副極流利的口才，當他在一座小廳上，用法國話滔滔不絕地演講着人生的真理的時候，我就坐在那廳的後面靜聽着，他的服飾彷彿是一個加拿大的老農，又像一個強健而雄偉的不列顛世爵；坐在他旁邊的聽衆，倒有一大半是倫敦的少年士著，他們到這裏來過之後，走出去便可以向人家誇耀，以爲自己已經在無政府主義的講堂上列席過了。」

包嘉德透着很心焦的神氣，不住的用手掌擊着桌子。

「這是什麼緣故，老孟，爲什麼每次逢到這種事情，我們的心靈上，往往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感覺。」

孟福特笑得很厲害。

「你記得安徒生嗎？當我們已把棉花塞住了他的嘴，已把他縛在一張椅子的上面，而且已告訴他爲什麼緣故，所以我們要殺他；其時屋子裏祇有一盞半明半滅的小燈，這個罪犯的眼睛裏，却還露着一種懇求我們寬恕他的意思；你們兩人和那可憐的克辣司（已死的「義士」）都套着假面具，靜悄悄地站在旁邊；我是在行刑。」

——剛在那時候，樓下廚房裏吹來了一陣煎葱的臭味，我們四個人都不由起了一陣恐怖。你還記得嗎？」

「我也想起來了！」江珊如說道：「就是刺死那弑君的逆賊的一次。」

包嘉德顯出了贊同的意思。

「你不是指點那東西所穿的一件緊身甲嗎？」（註：緊身甲以鯨骨或鋼鐵製成之。）他這樣問着，其餘兩個人便一齊點點頭笑了。

「矛盾的感覺往往是有的。」孟福特更進一步的來說明。「譬如那可憐的賈西亞，在他的手掌裏，不是握着一個國家的整個的命運嗎，可是他時常還愛和店舖裏的女夥計調笑。正和葱油臭之足以寒我們的胆，緊身甲上的鯨骨足以使一枝鋒利的寶劍受到阻礙一樣地不足詫異。」

他們三個人在談論的時候，周覽儘自吸着他的捲烟，雙手撐住了下頷，望着爐火發怔。

「我們別講老話了。且討論現在我們所要進行的事情吧！」江珊如提議道：「

我想在那一天之前，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工作了？」

「沒有！」

「以後呢？」

「先結束我們這個美藝製版公司。」

「再以後呢？」包嘉德連續着發問。

「荷蘭那邊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那文寶倍的事情，不過那是很簡單的，無須先發什麼警告。」

包嘉德的臉色突然變得很嚴肅。

「很好，虧得你提起了那文寶倍，他應該先結束——然後再處置那小倖和淹水的事情。」

「如其我們有工夫的話，那小倖是必須處置的！」

「那末周覽呢？」

「我們且看着他。」江珊如很不介意地答道。「也許我們門要伴他上劍來鎮去走

一遭。——那邊他不是有個小姑娘嗎！——他自己也笑起來了。

他們正在談論着的那個脚色，這時候已經吸完了他的第十支捲烟了，他把身子慢慢地挺直，輕輕發了一聲長嘆。

「還有，我忘記告訴你們。」江珊如接着又說道：「今天，當我們走出去散步的時候，周覽看見到處都有很大的布告貼着，他似乎很注意，尤其因為有許多人聚集在那裏觀看的緣故，使他分外覺得詫異而急着要知道究竟。其時，我少不得要立刻造一個說騙他，往常我偏是最恨說謊的人。」不錯，江珊如的確是一個最誠實的人。「我不得已編了一段謊話，大概是說跑馬或彩票一類的事情，他倒馬上相信了。」

周覽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說話，可是聽他們提起自己的名字，也還知道。他使用一種詢問的目光看着他們。

「我們就留你在這裏伴我們的朋友吧！」孟福特已站了起來。「我和包嘉德還得出去試驗幾件東西咧。」

這兩個人便走出了這小屋子，打一道很狹的甬道裏穿出去，在甬道的盡頭，他們推開了一扇小門。右邊是一扇較大的玻璃門，有鎖鎖着，開出去便是那一間照相室。孟福特打衣袋裏掏出了一柄小小的鑰匙來，開門進去，旋亮了電燈；這一盞電燈的燈泡上，因為已有很厚的灰沙塗着的緣故，燈光是很暗淡的了。可是這一間屋子裏的雜物，却堆得並不很亂，大概是已經下過一番整理的工夫了。還有兩幢很高的大的木架子，也拂拭得很潔淨，上面一排一排地安着許多透明的小玻璃缸，每一只缸上有一個號碼標着。在這兩幢木架子的後面，有一張很粗陋的桌子，貼緊了牆壁安着，上面罩的是一條綠色約土布；布上面，擺着好多東西；有一套大小不一的量水器，有許多試驗管，有氣壓機，有很精緻的磅秤，還有二架很異樣的玻璃製的機器，彷彿是煤氣傳導器的模樣。

包嘉德先拉了一張椅子到這桌子邊來，然後很謹慎地從一盆清水裏，舉起了一只金屬的小杯子。孟福特站在他的後面，打他的肩膀上看過來，注視着這小杯子裏所有的半杯混合的流質；包嘉德低下了他的頭，很愉快地笑着。孟福特的注視，對

於他似乎是一種讚美的稱頌。

「很好。」他顯露出很得意的神氣，說道：「差不多完全成功了。這一份藥方是對的。將來也許我們要利用牠呢！」

他把這小杯子又還到了水盆裏面去，又打桌子底下所安的一具鉛桶裏頭，抓出了一大把已經消毒的灰土來，很小心地鋪在水盆的四周。

「我當牠是爆炸藥中的一種最烈性的東西。」他一面說，一面打那木架子上取下了一具玻璃缸來，去掉了木塞，便有幾滴白色的流質滴下來，正好滴在那金屬的小杯子裏。

「這是元素的化合。」包嘉德在說明的時候，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雖然不是一個神經衰弱的人，然而這兩天來，却委實覺得很昏亂，到此刻才比較舒服些。」

「這股氣味很難受！」孟福特用他的手巾掩住了鼻孔，這樣說着。

一陣很濃的烟，打那小杯子裏騰上來。



「我已經嗅慣的了！」包嘉德又用一根玻璃桿在這混合物裏擾着。擾了一回，才提起了玻璃桿，靜悄悄地看那桿上的餘瀝，一滴一滴地滴下去。

「這樣是成功了！」他說道。

「這樣便可以爆炸了嗎？」孟福特很懷疑地問着。

「這東西是和一杯咖啡一樣地無害於人。」

包嘉德用一方爛布拭淨了那玻璃桿，又把那玻璃缸放還了原處，然後回過頭來，向着他的同伴。

「現在我們做些什麼呢？」他問着。

孟福特並不答話，先把那一具安在壁角裏的很陳舊的保險箱開了開來，從這裏面，他捧出了一隻漆得很光亮的木匣子；他再把匣蓋揭開，露出了裏面所藏的東西來。

「如其周覽真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的靈巧，那末這裏便是一件絕妙的香餌，可以引誘那雷門爵士走上死亡之路來！」包嘉德湊近去看了一看。「精巧得很！」這

是他的簡單的批評。接着，他又問道：「周覽可知道，可完全知道，他所幹是什麼事情嗎？」

孟福特在答復他的詢問之前，先把那木匣子關上，依舊藏進了保險箱去。

「你以為周覽可知道他自己便是四義士之一嗎？」他反問了一句，然後又慢慢地說道：「我想他並沒有知道咧！——所以他現在所幹的是什麼事，他一定也是模糊得很。你得明白：一千金鎊的價值，足有二萬三千潘薩太多，而且還可以「不究其罪，」——而且還可以和那劍來鎮上的女孩子，——」他很有深意的願慮着。

★ ★ ★ ★

有一個訪員，名喚施密士的突然得到了一個極聰明的計劃，他立刻便去見他的總編輯。

「這計劃不壞！」他的總編輯這樣讚美着。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這個計劃實在是  
很高明，但是他不肯說得太顯。——「這計劃的確是不壞！」

「我已經懷疑了好久了，」這一位訪員先生很得意地說道：「也許在那四義士

的中間，有一個或是兩個人，他們是根本不識一個英文字的。」

「很對。」總編輯答道：「多謝你給我這麼一個巧妙的提議。今天晚上我一定把牠全部弄妥當。」

這一場談話的結果，是在第二天的米加風日報上實行了。原來他們已把警察署的賞格分別譯成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西班牙文了。

## 第五章 米加風日報館裏的怪劇

當米加風日報的總編輯才從外面吃過了晚飯回來的時候，恰巧在樓梯上碰見了他們的經理先生，這位經理先生的年紀很輕，臉上還透着幾分小孩子的神氣，他正在默默地籌思一項新的計劃；（本來，米加風日報原是一張富於新計劃的報紙）見了總編輯，便立即打斷了他自己的思潮，詢問起關於四義士的消息來。

「空氣還是十二分的緊張。」總編輯笑着答道：「每一個市民都是極熱烈地議論着，紛紛地在預測國會裏不日舉行的「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提案」的辯論的結果

；政府方面呢，也是出着全力，在那裏籌劃種種保護雷門的佈置。」

「人們的感想又是怎樣呢？」

總編輯聳着他的肩膀。

「前天那個空炸彈發現之後，就沒有人相信真正會有什麼變故發生了。」

經理先生想了一想，突然，很快地問道：

「那末你自己有什麼感想呢？」

總編輯笑了。

「我想這一個恐嚇是決不會實現的了！這一次那四位義士先生碰到了對手了。」

要如他們並不會先發警告書給雷門，也許他們還可以幹些事情出來，但是他們已先警告了他。——」

「我們候着瞧吧！」經理先生自動的結束了這篇對白，回家去了。

總編輯便依舊循着石級，一步一步的打這樓梯上走上去。一面走，一面在暗暗地奇怪，不知道到什麼時候，那自稱「四義士」的四個人才會走將出來，實踐他們

寫給雷門的恐嚇信中所說的話，以證實他自己的報紙上所載的許多關於四義士的故事之並非虛構；同時，他是在熱烈地希望他們不管成功，或是失敗，至少走出來試一遭。因為照他的預測，他們的失敗實在是無可挽回的。

他的一間辦公室是鎖着，裏面也沒有開一盞燈，他便打衣袋裏先掏出了一個鑰匙來，旋開門，走將進去。

「我奇怪……，」他還是在沉思着，同時，伸手過去，掀下了那電燈的開關。突然，一道極強烈的電光，在他眼前一閃；轟的一聲，又有一陣火焰飛了起來。接着，這屋子又變成一片黑暗了。

他是驚慌極了，來不及的退往樓梯口去，喊人換一盞燈來。

「把電燈匠召來！」他大叫道：「有一條電綫壞了！」

從別處移過了一盞燈來，才發現這屋子裏已充滿着一種臭味很酸辣的濃烟；接着，那電燈匠又發現每一盞燈頭上的燈泡，已全部給人取了下來，很整齊地排列在一張桌子上。

在一條鐵鈎的上面，掛着一段蜷曲的細鉛綫，牠的另一頭是插在一具黑色的小木匣裏；就從這細鉛綫上，發出了那酸鼻的濃煙來。

「快把窗打開來！」總編輯發出了一道命令。其時，已有人提了一桶清水來，讓那電燈匠很小心地把那黑色的小木匣沉到了水裏去。

一兩分鐘之後，那總編輯又發現了一封信，——一封淡綠色的信，正安在他的寫字檯上，他就檢了起來，旋過反面，慢慢地把牠拆開。最奇怪的是這封口上的膠水，竟還不曾全乾咧。

親愛的先生：

今天晚上，當你從外面回來，試驗過了你的燈泡之後，也許你免不了要惴惴自危，以爲你自己已做了和你迭次在貴報上所發表的我們幹的許多慘案相同的大禍中的犧牲者了。因此使你感覺到種種的不安，那是我們很抱歉的。我們先移開了你的燈泡，另外換上了一種小的塞頭，上面再加一些輕量的鎂粉，這便是給你特造的一些恐怖。我們還要提醒你，使你相信，祇須我們再加一些硝酸油

在上面，那末當你撥動那電燈的開關的時候，便是你自己執行死刑的一剎那了。我們這種舉動，也是表示我們反對那「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提案」之確具決心，我們的預言，每一句都得實現。痛快的說，在此刻這世界上，已沒有一個能夠援救雷門爵士了。但是我們還不願意實行最後的一着棋子，我們請求你，站在指導一切的輿論家的地位上，用你的力量糾正這一項不公正的行動，督促政府當道從速把那不平衡的提案撤回去。這樣不但可以保全許多此刻正在貴國境內避難的安分良民的生命，同時還可以援救一個內閣大臣，使他不致於自取滅亡。這一位內閣大臣，在我們的心目中，除掉他太熱心於這一項不合理的「工作之外，其他便並沒有什麼罪惡了。

#### 四義士

「啊！」我們的總編輯不由自主地高喊起來。他一面用手拂拭他額上的汗液，一面斜眼過去，看着那一隻已經全部浸溼的小匣子，很安靜地在木桶內浮着。

「可是我弄錯了什麼東西嗎？先生！」電燈匠很慌張地問着。

「沒有什麼！」這是總編輯先生的很尖利底答復。「趕快把你的工作做完，再把燈泡裝好，你便去吧！」

這一位電燈匠覺得很不滿意，而且又覺得事情很怪異，他的眼睛老是在那浮在木桶裏的小匣子和那半截細鉛絲上打旋轉。

「這東西真是奇怪得很啊！先生！」他說道：「如其你要我，……」

「我並不要你做什麼，快做你自己的工作！」這位大編輯很暴躁地止住了電燈匠的閒談。

「請你原諒，我不再說話了！」這一位多嘴的工匠來不及的道歉。

半小時之後，我們的米加風日報的總編輯已和一位名喚章爾伯的在他辦公室裏討論着這件事情的趨勢了。

章爾伯是誰呢？他是倫敦有名的編輯，一位長於國際新聞的編輯。他很和藹地笑着，發出一種延長的嘆息來表示他的驚駭。

「我早就相信這幾個脚色，的確會幹些真事業的！」他很得意地說道：「此外



呢，我還感覺到他們是必須實踐他們的預言的。當我在意大利的時候，——」韋爾伯已先打聽到許多故事了。「——當我在意大利的時候，——也許是在保加利亞？——我碰見一個人，他曾經告訴我關於屈拉區將軍被害的經過。屈拉區他自己就是暗殺塞爾維亞皇帝的一個凶手，你可記得嗎？現在讓我告訴你：有一天晚上，他從司令部裏出來，到了戲院子去，就在這天的晚上，他被人殺死在戲院的門前，他的前胸上，還插着一柄犀利的短劍。這一樁暗殺案中，有兩點是十分詫異的：」說到這裏，國際新聞專家便翹起了兩條手指來。「第一，這一位屈拉區將軍是極有名的劍術家，而當時據檢驗屍身的醫生說，那一柄短劍並不是在他已死之後而插進去的，乃是經過了一番劇烈的劍鬥而被刺中的。第二點，屈將軍的身上，也和普通一般日耳曼化的軍官一般地穿着一件緊身甲的。當他未死之前，似乎已被襲擊他的人知道了，也許是刺了一劍而試驗出來的，因此他們竟使他自己先卸下了這一件防禦物來；當他的屍體給人發現的時候，這一件緊身甲還在貼近的地上留着。」

「那時候大家可知道這一樁事情便是這四個脚色所幹的嗎？」總編輯急着要知

道。

韋爾伯搖着他的頭。

「便是我自己，以前也從沒有聽見過他們的大名啊！」他很怨恨地作了一個答復。然後又反問道：「你方才受了那一番小驚嚇之後，可會有什麼舉動嗎？」

「我已經完全把那些正在班上服務的侍者和信差們召來問過了，但是我們那一位神祕的朋友——我以為大概祇是一個人進來做的勾當——究竟怎樣走進來，怎樣走出去的呢，竟一些問不出什麼頭緒來。這的確是一件很值得佩服的事情。你可知道嗎？韋爾伯，最使我害怕的便是那信封上的膠水，竟還不會乾燥咧。於此可見這一封信必然是在我踏進這間屋子以前的七八分鐘之內才寫就，才封好的咧！」

「窗可有開着的嗎？」

「沒有啊！每一扇窗都是關上了的，而且都是扣緊了的，無論什麼人，決不能再打窗裏走進來。」

警察署裏所派來察看情形的那一位偵探聽了他的話，顛着頭表示同意。

「寫這封信的那一個人，至早也不過在你沒有回來的兩分鐘以前，才離開這間屋子的！」他做了一段結論，接着便取起了那一封信來。

這一位偵探是一個年輕而熱心的腳色，當口頭的調查完畢之後，他又親自在這一間編輯室裏仔細搜查；他揭起了地氈，把每一方地板都看過；又用堅實的東西，在四面的牆壁上敲着。屋子的一角，有一頂安置碗碟的小櫥，他也費了好多時候的研究。最後，他更大賣氣力，把身子伏在地上，用一根皮帶尺忽東忽西的丈量着，誰也不明白他玩的是什麼把戲。

「我們的同輩之中，有許多人都不注意那些偵探小說，」他給那一位對他的行動似乎很懷疑的總編輯解釋道：「惟有我却差不多把科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的作者）所寫的東西，每一篇都記熟了，因此我很知道注意小的事情。這裏可曾有雪茄烟的烟灰，或是諸如此類的小東西發現過嗎？你沒有注意嗎？」他很渴望地問着。

「大概是沒有吧！」總編輯很莊重地答道。

「倒霉！」這偵探是失望極了。他便把那「炸毀機」和許多零件一起包裹起來

，挾着走了。

他走了之後，總編輯告訴韋爾伯說，這一位福爾摩斯先生的信徒，差不多已費了五十分鐘的工夫，用一具放大鏡在地上匍伏着。

「居然給他找到了一個十先令的金幣，那是上禮拜四我自己遺落在地上的，這真是很可感謝的。——」

這一天晚上，在總編輯室裏，所發生的這一件小小的變故的真相，除了總編輯自己和韋爾伯之外，並不會讓其他的人知道。因此在那助理編輯們所集合的辦公室裏，便起了一陣謠言，大家都說有一件不幸的事情，在總編輯的私人辦公室內發生了。

「老總的屋子裏，突然有一條電綫爆裂了開來，這一個驚嚇真不小！」那一位管理調查船隻進出口的脚步色這樣報告着。

「噢！老朋友！」那測量氣象的專員把他的視線從一份圖表上抬了起來。「你們可知道同樣的事情也在我家裏發生過嗎？那一晚，——」

當那偵探臨走的時候，總編輯曾經很切實地叮嚀過他。

「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惟有你和我兩個人知道。」總編輯極鄭重地說道：「將來要如外面有什麼風聲傳出去，那一定是你們蘇格蘭警場方面所洩漏的了！」

「你儘可以放心，我們斷不會洩漏一個字的。」這偵探的答復是很忠實的。「這一件事情早把我們鬧得頭昏了，我們還願意多嘴嗎？」

「這樣就好了！」總編輯點了點頭。當他說這一句「這樣就好了」的時候，似乎帶着一些威嚇的聲音。

於是總編輯和韋爾伯，齊裝成極鎮靜的態度，把這件事嚴守着祕密，一直到他們的報紙付印前的半小時才宣布出來。

這樣的情形，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免不了要感覺到幾分詫異。但是他們主持報務的人，都從經驗上學到了一個乖巧，深信無論那一件消息如其在未曾排印之前，便洩露到了外面去，實在是一樁極不幸的事情。

有許多品行惡劣的排字工人——也有原是很忠實的工人而為環境所同化的——

時常會把那些重要，新穎，特殊的消息偷偷地抄錄下來，打臨街的窗口裏擲出去；外面早就有人在那裏候着，一到手便立刻飛奔到和這家報館處於競爭者，敵對者的地位上的報館裏去，轉賣給他們，往往可以得到極豐厚的酬報，這已經是新聞界的一樁公開的祕密了。

到十一點半鐘，米加風日報館裏的職員忽然起了一陣極大的紛擾，就是那一班助理的編輯們，到此刻才知道有這麼一齣「怪劇」發生咧。

這是一篇極動人的故事，也是米加風日報的一次意外的大收穫。大號字排列成的標題，足足佔去了報紙的半頁，寫的是「四義士又出現了」，「米加風日報總編輯室中的怪劇」，「非常的技巧」，「另一封恐嚇信」，「四義士決實踐其言」，「值得注意的提案」，「警務當局，果能保雷門爵士之生命乎」？……

「真是一篇十二分偉大的記載！」總編輯在檢閱校稿的時候，自己極滿意的讚嘆着。

他差不多預備走了；已和韋爾伯走到了他的辦公室的門口，還在那裏說幾句不

會說完的話。

「真不錯！」富於辨別力的韋爾伯說道：「我的預料是，——噲！」最後的一個「噲」字是對一個侍者而發的，這一個侍者的背後，還隨着一個生客。

「有一位先生要和我們這裏的人說話，先生！他的神氣很緊急，所以我便帶他走上來了。他是一個外國人，我完全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話，因此我特地帶他來見你！」這一句話是專對韋爾伯說的。

「你有什麼事情嗎？」總編輯先用法國話問他。這個人聽了，還是搖着他的頭，同時，還說了幾句很特別的話。

「啊！」韋爾伯忙插言道：「這是西班牙文。你有什麼事情嗎？」他使用西班牙的語言問着。

「這裏可是這一份報紙的辦公處嗎？」這個驀生的人打他衣袋裏摸出了一份很污穢的米加風日報來。

「是啊！」

「我可以見見你們的編輯嗎？」

總編輯透着非常詭異的神氣。

「我就是編輯。」他便自己說明了。

這一個人很注意地向他看了半響，然後又走上了一步。

「我是四義士中間的一個。」他很慌張他說道。

韋伯爾來不及的走近他身邊去，極小心地打量着。

「你叫什麼名字？」他很急促地問着。

「我叫周覽，西班牙劍來鑲人。」這一個人的很簡明的答復。

★ ★ ★

其時是十點半鐘，孟福特包嘉德兩個人，從某處會議過一番之後回來，坐在一輛雙輪馬車裏，經過了亨亞孚廣場，再向西，循着牛津街駛去。

「你一定先是聲明要見他們的編輯，」孟福特在猜測着包嘉德方才的一番工作。於是他們便把你引到了樓上，——接着你就向某一個人說明你此來的用意；他



們當然是不能允許你，便向你表示歉意。他們對待你一定很客氣，但是並沒有人伴送你出來；因此你就一個人東張西望的找出路，無意中却給你撞到了總編輯室的外面；你又發現總編輯並不在屋子裏，便一個人悄悄地溜了進去。待你把那一件勾當做好，再回出來時；外面如其沒有人，你便可以很從容地依舊把門鎖上了溜走；如其撞見了什麼人，你也可以把臉向着裏面，假做向屋子裏的人告別，堂而皇之的走出來。這就一切都解決了！」

包嘉德用力嚙着他的雪茄的一端。

「在我的信封上，我塗着的是一種特製的膠質，這種膠質，可以維持牠的液體，在兩時之內，不會乾燥。這樣便越發增加了我們的神祕的手段了！」他很迂遲地說着，而孟福特是笑了。

「一個才封上的信封，真足以使這些英吉利警探們窘得手足無措了！」

當這一輛馬車馳過了牛津街，再折入愛德華路的時候，孟福特舉起手來，在前面的上方玻璃窗上敲了幾下。

「我們就在這裏下車！」他這樣喊着。車夫便把車子靠近了人行道停住。

「我記得你們方才不是說到賁橋公園去嗎？」孟福特把車錢付給他的當兒，他悄悄地詢問着。

「不錯，是說過的！」孟福特含着笑答道：「祝你晚安！」

他們先是站在人行道上隨便閒談着，瞧那馬車已去得不見了影子，才回過頭去，在那大理石的橫腰門下穿過去；跨過丁公園路，再打一條倫敦的資本家的住宅所集合的短路上走過去，到了畢卡笛街（畢卡笛街爲倫敦著名之大街，街上有宏偉之建築，俱樂部及店鋪甚多。）將近馬戲院，他們找到了一家很大的餐館，這餐館裏還附設着一間很長的酒排間，和許多很幽靜的小餐室。在這裏面，許多的人，圍着大理石的桌子，喝着酒，吸着烟，海闊天空的談論着。其中，有一張桌子上，孤單單地坐着江珊如一個人；他嘴裏銜着一支很長的捲烟，在他的清秀而活潑的臉上却透着一種籌思甚苦的神氣。

這兩個人瞧見了他，誰也沒有一毫詫異的表示；——然而孟福特的一顆心，已

很劇烈地震動着，在包嘉德的灰白色的雙頰上，也突然飛起了兩朵紅雲。

他們自管自在旁邊坐了。就有一個侍者走過來，讓他們點了東西，侍者去了之後，孟福特才用一稱極低的聲浪問道：「周覽在那裏？」

江珊如微微顫動着他的肩膀。

「周覽是逃走了！」他鎮定得像沒有事一樣。

過了四五分鐘，其餘兩個人還是靜默着。江珊如便繼續說道：

「今天早上，你們出去之前，不是給了他一大疊報紙嗎？」

孟福特點點頭。

「那都是英文報啊！」他來不及的辯白道：「周覽是不識一個英國字的！因爲那中間有幾張圖畫附刊，我才授給他，讓他消遣的。」

「授給他的一大疊的中間，不是有一份米加風日報嗎？」

「不錯——啊！」孟福特記起來了。

「在這一份報紙上，那一條賞格，——還有那「自首不究」的優待條例，——

都用西班牙文譯出來了。」

孟福特呆怔怔地凝視着一盞六角形的小燈。

「我全記起來了！」他極懊惱地說道：「我後來才看見的。」

「這真是極靈巧的策略！」包嘉德悄悄地讚嘆着。

「我雖然已瞧見他有一種很異樣的態度，但是我却誤會了另一個原因。我以為昨天晚上，我們把怎樣暗殺雷門的方法，和他自己應該担任的一部份工作，告訴了他，所以使他覺得害怕而舉止失措了。」

江珊如瞧那侍者已把他們所點的東西送上來了，忙掉轉了談話的中心。

「這原是很顛倒的。」他用一種隱語，依舊繼續討論這一件嚴重的事變。「爲什麼把這一匹馱着這許多金銀的馬，老早就運到英吉利來呢？至早前一個月也行了！」

「在這一次大賽馬裏，要把一頭預料可以必勝的好馬，從一條地道裏運到馬場上去，原不是一個聰明而穩妥的方法，而且也沒有聽見過！」孟福特很有力地補充

着江珊如的批評。

那侍者走了。

「今天下午，我帶著他出去閒走，」江珊如忙又歸納到正文上來。「我們沿着利琴脫街慢慢地走去；每逢經過一家店舖，他總得逗留幾分鐘，窺看着櫥窗裏的東西。突然，——當我們站在一家照相館的門前的時候，——我和他失散了；其時街上的人很擠，左近大約有一二百個人，——但是不見周覽。……我竭力的索尋着，一直到現在。」

江珊如舉起了咖啡杯來，一飲而盡；接着又掏出他的錶來瞧。

其餘的兩個人都是一言不發，一動不動地坐着；但是倘有人仔細用心注意，便不難發見孟福特和包嘉德的雙手都在漫無知覺地拈弄着衣上的鈕扣。

「也許還並不像我們所料想的那樣惡劣。」江珊如勉強笑着。

孟福特才開口了。

「我實在是最荒唐的一個，」他正想自己責備幾句，可是立刻就給包嘉德揮手

止住了。

「如果要論荒唐的話，第一就要算我了。」他發了一聲短嘆。「然而，喬奇，這時候再要討論誰是荒唐，誰是不荒唐，已經來不及了。總之，我們對於這些英吉利新聞記者們的作爲，不該太輕視了！」

「還有那劍來鎮上的小姑娘。」江珊如補充着。

五分鐘在靜默之中過去了，每個人都任竭力的思索着。

「我的汽車就停在這裏附近。」最後，江珊如說道：「因爲早上你們已經告訴我準十一點鐘要上這裏來，所以我也來了。我們不是還有一艘石油引擎的小汽船停在培亨碼頭左右嗎？明天清早，我們就可以在法蘭西上岸了。」

孟福特突然抬起頭來，向他看着。「你真是這樣打算嗎？」一個很有力的反問。

「我的主張是依舊留在這裏，待幹完這件事再走。」江珊如的答復。

「我也是如此！」包嘉德的話雖然說得很和緩，但是態度也極堅決。

孟福特便把那侍者召來。

，好在，周覽已把他所知道的種種技巧全告訴給我們知道了。他是，——」

「但是，這樣未免太對不起那雷門爵士了！」包嘉德立刻說明了馬上就動手這一個方法的不可能。「他還有兩天工夫的期限咧，而且我們必須再送一封最後的警告書去！」

「那末我們必須先想法子找到周覽。」

說這句話的是孟福特。他第一個站起身來，江珊如和包嘉德便隨着他一起走出去。

「萬一周覽並不會逃到警察署去，——那末他在那裏呢？」

「你們這裏有最遲才出版的晚報嗎？」

那侍者點了點頭，表示可以想法子找到；果然，他立刻回去檢了兩份來。

孟福特很小心地把兩份報紙，一頁一頁地翻看着；看完，就擲過了一邊去。

「這上面並沒有什麼事情。」他說道：「如果周覽已逃到了警察署去，那末我們必須趕快躲藏起來，再想出別的方法來實踐我們的預約，或是，我們立刻就動手。」

★ ★ ★ ★ ★

在那總編輯室裏，周覽面對着兩位新聞大家。

「周覽……？」韋爾伯又重複地念着這一個名字。「我從不曾聽見過這一個名字啊！你是從那裏來的？你的住址在什麼所在？」

「我是從西班牙恩大羅省的劍來鎮上來的，一家很大的酒廠裏來的。……」

「我不是問你這個呀！」韋爾伯打斷了他的話。「我問你現在你是打那裏來的？打倫敦那一區來的？」

周覽揚起了一條手臂，透着極度的懊喪，和失望。

江珊如一面問着，一面就自己猜測着。

「那一定是到了那一家把賞格譯成西班牙文而發表的報館裏去了！」這是孟福特的答案。同時，其餘兩個人也想到了這一點，認為這一個猜想是極合理的。

「你的汽車現在就大有用處了。」孟福特很興奮地笑着，三個人便一齊走出了酒吧間。



「我怎麼知道呢！那邊祇是許多屋子、許多街道，和許多人。——我祇知道這是在倫敦，我祇知道我是來暗殺一個人的，——一個大臣，因為他定下了一項不公正的法律，所以要殺他。——但是他們却不曾告訴我，……」

「他們，——他們是誰呀？」總編輯很急迫地問着。

「其他三個人。」

「但是他們的名字呢？」

周覽用一種懷疑的目光，看了發問的人一眼。

「不是說有一個賞格嗎？」他很倔強地說道：「還有那免罪的優待嗎？我必須先取到了這兩件東西，才可以告訴你們，——」

總編輯退回到了他的公事檯邊去。

「你要如真是那四義士中的一個人的話，你當然可以得到這賞格。——你此刻想先拿幾許去也是可以的。」他掀動了桌子上的電鈴，就有一個侍者走將進來。

「馬上到排字房去，知照我們的印刷部主任，不許放他的工人散去，等候着我

的命令！」

在那地底下的一層裏，巨大的印刷機，正在發出雷一般的轟轟之聲來，開始印刷第一版的晨報。

「現在，」——總編輯便旋過身來，繼續和周覽說話。——他是很不寧靜地站着；當那總編輯發出那一道特殊的命令的時候，他因為聽不懂是什麼意思，兩條腿竟有些發抖了。——「現在，請你快把你所知道的一齊告訴我！」

周覽並不答復，眼睛注視着下面的地板。

「不是還有一個賞格，和免罪的優待嗎？」他依舊很頑固地躊躇着。

「快些！」韋爾伯忍不住高聲大喊起來。「我們可以保證你一定能夠取得那賞格和自由，快些告訴我們：四義士是那四個人？其餘三個在那裏？此刻怎樣可以找到他們？」

「不用找，在這裏！」有人在他的背後很清朗地喊着。

他來不及的回頭看去，門已經是關上了，一個身量很高的生人，面對着他們

三個站着；他是穿的一套很整潔的晚禮服，臉上罩着一個面具。

在他垂下的一隻手掌裏，握着一支最新式的連響手槍。

「我就是一個。」這一位不速之客很從容地又重複的說道：「還有那兩個也在底下大門外候着！」

「你是怎樣混進來的？——你來幹什麼？」總編輯一面極嚴厲地質問着，一面悄悄地把他手伸進了一具已打開的抽屜裏去。

「移開你的手！」——垂下的手已舉了起來，槍管在燈光下一閃。——「你要知道我是怎樣進來的，可以問你們的守門；待他的知覺恢復了的時候，他一定會把詳細情形告訴你。再說我來幹什麼呢？我是爲着要保全我們自己的生命而來的。——可不是一個無理由的請求！如其周覽說出了真話來，我們便祇剩死的希望了！——我是來制止他說真話的。對於你們兩位呢，我並沒有什麼惡意，也無須和你們爭論。不過你們倘若要從中阻梗，那我就祇有請你們吃衛生丸的一法了！」他說得很簡潔而清切。這些話都是用英文說的。

周覽是睜大了一對眸子，鼻孔也漲大了，把背部貼在牆上，很急促地呼吸着。

「你，」這一個臉上罩着面具的人慢慢地旋過身去，看着那恐怖已極的告發者用西班牙文說道：「竟忍心出賣你的夥計，——忍心阻撓我們這一樁偉大的計劃，——現在，你是無可寬恕了！」

他舉起了那支手槍來，描準着周覽的前胸；周覽是驚慌極了，他立刻跪了下去，喃喃地發出一種不成文的哀告來。

「啊！上帝！不要殺他！」總編輯也慌張得狂喊起來了。他很勇敢地衝到了蒙面人和周覽的中間去。

手槍立刻旋過來對準了他。

「先生！」這一位不知名姓的蒙面人說道：——他的聲音是低得像耳語一樣了。——「看在上帝的面前，不要逼迫我來殺你！」

「你不能殺死一個無抵抗的弱者！」總編輯的怒火，已衝到了頂樑上，他不顧一切的咆哮着。身子漸漸地向前移動，但是，立刻給韋爾伯拖住了。

「有什麼用呢？」韋爾伯悄悄地勸阻道：「他已經說過了：——我們是無能爲力的！」

「你們還可以說幾句話。」蒙面人突然表示讓步，那擊着手槍的一條手也立刻垂了下來。

總編輯正想請問他是什麼意思，突然門上有人輕輕地叩着。

「快說你沒有工夫！」同時，這個人又把手鎗對準着周覽；其時，周覽已把身子蜷縮成一團，緊緊地貼住了牆壁。

「出去！」總編輯使隔着門喊道：「現在我沒有工夫！」

印刷房的工人都還守候着咧！「這是一個當差的聲音。」

「現在，」待那當差的足音漸漸地遠去之後，總編輯忙又回到正文上來。「我們能說什麼話呢？」

「你們可以搭救這個人的生命。」

「怎樣救他呢？」

「祇須你用誠意向我保證，讓我安安稳穩地帶着他出去；在我們出去後的一刻鐘裏，你也不掀警鈴，也不離開這屋子。」

總編輯遲疑了一會。

「但是難保你在離開這裏之後，不再把他暗害呢？」  
笑聲在面具的後面顫動着。

「我怎麼能相信你們待我走出了這一間屋子之後，你們果然不吹警笛，不掀警鈴呢？」

「我一定可以遵守我自己的話！」總編輯極剛強地賭鬥着。

「我也是如此啊！」鎮靜而溫和的答復。「我從不會在任何人面前失過信。」  
此刻，在總編輯的腦筋上，有兩條絕對衝突的思想，兀是在那裏搏戰着：他想這一件已突破了全世紀中所有的一切奇聞底記錄的怪事，差不多已落到了自己的手掌裏；但須再遲一兩分鐘周覽定能把那凶義士的一切秘密，全吐露出來了。

就是現在，祇要拚着性命，準備流血，也許在一場劇鬥之後，就可以把這個失

敗的局面全翻過來！——底下的那些排印的工人們不是都還候着嗎？——然而此種有手槍握着的那條手，却是一個已幹過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業的人底手，這就使我們的總編輯不能不畏難而退了。

「好，我依你的話！不過我要警告你：」他說道：「你們的逮捕和處罰，乃是椿不可避免的事實！」

「抱歉得很！」蒙面人向他淺淺地一鞠躬，說道：「恕我不能接受你的忠告。——人到末了，誰也免不掉有一死的。來！周覽！」他又換了西班牙文說道：「聽我的話：你要像一頭小綿羊似的馴伏，我們便不殺你！」

周覽是依舊懷着很重的疑慮，却不敢不服從，便低下了頭，眼睛看着在地板上，勉強移動兩支腿，一步一步的挨將出去。

這蒙面人先把那門旋開了大約有一英寸闊，又斜着頭，傾聽外面的動靜。現在是我們的總編輯底生死關頭了。

「聽你慢一步！」他說得很急促。——那蒙面的人聽了他的話，便旋過臉來對

着這位大新聞家。「你回去之後，你能不能替你們自己寫一段東西寄給我嗎？但是，你不必再寫那些含有恐嚇性的文字了！我要求你，——很坦直地寫出你們自己的理由來！」

「先生！」那蒙面人答道：——他的話音裏顯然有一種很表欽佩的情調。——「我承認你是一位大藝術家。明天，准把我們的稿子寄給你！」說着，就輕輕地拉開了門，挾着周覽登出去了。

在黑暗的扶梯上，兩個人的影子是不見了。

## 第六章 蜘蛛馬跡

血一般紅的招貼，喊乾了嗓音的賣報童，黑漆漆地聚成一大堆的大標題，和一行一行排列得十分醒目的頭號字，在天明的時候，便盡量的把昨天晚上，四義士差一些便可成擒的那一回事實，告訴了大眾。坐在各式的車輛上的人們，齊把他們的報紙，鋪在膝蓋上，低着頭出神！有的格外多事地還在議論着，如其他們處於那米



加風日報總編輯的地位上，將如何應付這一件奇突的事變？

一切的人，都不再討論那些戰事的消息，旱災的救濟，荒年的慘苦，街頭的新聞，德皇的起居，和差不多每天總有一起會發生的暗殺案。大家都集中着思想，騰空了時間，發狂似的整日談論着我們的四義士：明天，究竟他們能不能實踐自己的預言，把那一位偉大的外相殺害呢？

假如你那時候也在倫敦的話，你的耳朵裏便聽不見別的新聞，所聽見的全是關於這一件喧傳了將近一個月的恐怖的暗殺案的傳說，或是對於明天快要發生的奇怪的事變的猜測。

不用說，倫敦所有的一切報紙上，都不惜犧牲巨大的篇幅，在那裏竭力的研討關於周覽的來歷，和怎樣將他重新拘捕的方法。

「……這確然是很令人費解的，……」有一家叫做「每日電報」的社論裏，夾着這麼一節大胆而激烈的話。「那四個凶徒既然已經跌到了他的手裏來，他自己又是一個富於時代思想和情感的新聞家，爲什麼又聽他們逃走呢？聽他們逃出去繼續

着進行謀害一位大政治家的生命。這位大政治家的才識和……我們不妨說、如其在以前新聞界並不爲人重視的時候，每天報紙上所發表的都是些祕密的戀愛事件、報館方面，也從不容納當事人的要求而停止或更正；那末，便算他們所說的話是真的，昨天晚上，確然有四個暴徒闖進這一位現代人物的辦公室中去……」

下半天的三個鐘頭裏，街上已到處張貼着警察署所趕印起來的大佈告了：

賞•格•一•千•鎊

「爲懸賞緝捕事：照得有西班牙人周覽者，一名山蒙，又名李却古，現查與一匪黨自號曰「四義士」者頗有關係。其人甫由西班牙之劍來鎮來英，故猶未通英語；身長五呎八吋；睛作藍色，髮純黑，蓄有黑色之短鬚一撮，面目粗獷。更有癢痕二：一在頰上，作白色；一在背部，係劍戮之傷痕。軀體肥矮，行路蹣跚。」

倘有人能知其下落，通風報信，使本署藉此能將該周覽及其同黨「四義士」一併捕獲者，當即賞金一千鎊，切切此佈。」

在這一張佈告未揭出之前，警署方面的活動是這樣的：清早兩點鐘，米加風報的總編輯和他的助理人已盡量的把昨晚的事變繕成報告，送達警署，打這時摸起，不列顛和西班牙間直接可通的電話線便開始忙碌起來；孟力合（西國京城）的要人們，紛紛打帳子裏鑽出來，在公務局的白鴿箱式的案卷架上，周覽的照片和歷史齊找到了；再經過了一番匆促的整理之後，就有一個很滿意的節略，到了我們那一位勇於辦事的警務總監的掌握裏。

在包特蘭區的別墅的書室裏，雷門爵士傍着一張華美的公事桌坐着，兩條手指的中間，夾着一枝粗壯的筆桿，怔怔地望着安在他面前的一封才寫就的信出神。

這封信是寫給勃朗福地方他的一位經理人的。他雖然曾經失業了好多年工夫，但是他對於爵士委託他管理的巨大的產業，却絲毫不苟，極忠實之能事。

雷門爵士至今還是過着獨身者的生活：他沒有妻子，沒有女兒，也沒有兒子。

「……也許竟有某種特殊的機會，幫助了那些匪黨，使他們果然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我也並沒有絲毫的憂慮，因為我已有了充分的安排和佈置了。不僅爲

你，祇要曾經爲我出過力的人，我都準備給與他們一些酬報……」他是這樣的寫着。——從這上面，我們便可以窺見這一封信的全部的意義了。

在最近的幾星期之內，雷門爵士對於他自己底工作的自信心，漸漸地起了一層變化。

四義士所採的一貫的監視政策，從善意的一方面着想，似乎是一種近乎友誼的規勸；但是從惡意的一方面着想，委實是一種威脅和恐嚇的行爲。這一點就使雷門爵士受到極大的刺激，而且因此又引起了他的怨恨。他像被困住的猛獸一般地發憤起來，竟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的腦神筋上，已立定了一個堅決得不能搖動的主張：決心要使他自己所提出的議案獲得議院的通過，決心和四義士抵抗，決心要維持一個政府重臣的尊嚴。

「這是絕對不合理的！」事後，又隔了幾個月，在某一份評論季刊上，載着他的一篇論文，題目「個人與公務之關係」。其中，有這麼一節話：「這是極異常的：如果說不論那一個絕對非法的團體所提出的絕不正式的異議，而能發生什麼影響

，或以某種方法，束縛一個中央行政人員的行動。——而這一個行政人員的行動，又是受了百萬人民的囑託，並不會逾越法制的範圍，為適應環境的一種必要的處置。他簡直是等於一種器具，受着一般自然站在指使者的地位上的人的監視，要把他們的的要求和欲望變為具體化；不但僅僅乎限止於他們底生活的改善法，或設法排除國際貿易上的種種無理的擾亂，同時還要保護他們脫險，在純粹的商業借貸關係之外，不受其他的損害。……在這種情形之下，為國家重臣者，倘能澈底的明瞭他的責任，就該把自己不當做人，當做一具全無靈性的機械。」

雷門爵士是一個交遊極狹的人。他底性格和嗜好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成分，可以使他成爲一個社會的紅人的，他確然是一個很忠厚的人，從不欺心的人，又是意志極堅強的人。他的血是冷的，他也沒有什麼情感，愛對於他，純粹是一件無用的東西。他沒有熱的心，——更不會感動過誰。如果他自己認爲這一項辦法並不比其他的壞，他便絕不躊躇的實行起來。如果他認爲這一起提案，對於他的民衆是有直接或永久的利益的，他便不顧了一切，努力奮鬥，非使牠正式通過不休。或者可以

說，他是沒有野心的，——祇有目的。在內閣上，他是最激烈而最危險的人，他用一種精巧而偉大的手腕，盡量的發揮這種特有的精神。他生平不知道那富於息事甯人底作用的兩個字：「妥協」——做什麼解釋。

在太陽光底下，不論是對於一個人，或是對於一件事情，祇要他自己先有了一種什麼意見，那末他的同僚，就非得也跟他抱一樣的意見不可。

在這一任內閣的很短的歷史之中，已曾有四次在報端上發現「某閣員行將辭職」的消息；到事實揭曉，果然有一位大臣辭職了，而這些人便都是因為和我們的外相意見不合而退出的。無論大事，或是小事，他總是堅執着自己的見解。

公家所撥給他的住宅，他是從不會在裏面歇息過；他把唐甯街四十四號外交部的辦公室分爲兩部份，一半作爲辦公室，一半作爲他的休憩室。包特蘭區的別墅便是他的住宅，每天早晨，他坐着車子出來，經過騎衛營時，（註，騎衛營乃倫敦特種警察騎巡隊屯紮之所，上次英國失業人民在倫敦示威時，當局卽以此有名之騎巡隊彈壓。）正好營前的大鐘，打出十點鐘的第一下來。

包特蘭區別墅的書室裏，雷門爵士有一具直接構通的電話設置着，可以和唐寧街的外交部的電話隨時通話。不過，自從這一件恐怖的奇案發生之後，他爽快絕足不再上唐寧街去，整日在別墅的書室裏辦公；這所在，顯然就是和他處於敵對的地位上的四義士，所注目的地點。

不過，到此刻，那最後的緊要關頭的一天快到了，警署方面爲着要準備種種保護他的計劃的便利起見，很堅決地請求他回到唐寧街去。

在這裏，據他們說，種種足以保衛外相的設備，確然是比較容易着手，他們知道唐寧街四十四號的地盤，委實有種種便利於防護者的妙處；尤其是那一段來往的途程，——那一段極危險的途程——從包特蘭區別墅到唐寧街來的一段途程可以藉此省却。

就是這一個計劃，也是費了好多的口舌才能實現，因爲雖然警署方面用了種種恐嚇的言語，和懇求的說辭，要求雷門爵士順從他們的意思，他却一味不允；直到最後，他們指出了一條理由：說這樣的一變動，可以使警探們的守衛，格外的佈置

得隱密些，更不至暴露出他自己的驚慌來。他才認為有理而允許了。

「你不是很不滿意我當你在漱洗室的時候，也派人在門外守着你嗎？」偵探長傅毛斯用一種很粗魯的語氣說道：「在某一天的早上，當你走進浴室去的時候，瞧見我們的人守在那裏，你不是也向我提出過抗議嗎？——還有，你更反對我們派一個身穿制服的警官和你一起坐在馬車裏。——很好！雷門爵士！祇要你遷到了唐寧街去，我可見保險你不再見到他們！」

這樣才解決了這一場爭執。

當他坐着寫信給他的經理人的時候，就是他才決定離開包特蘭區別遷入唐寧街去的當兒。其時，我們的偵探長，正守在門外。

突然，他面前那一具電話機的鈴聲響了，——他最厭惡的便是鈴聲。——他的私人秘書用一種極急躁的語調，詢問他什麼時候可以起程。

「我們這四十四號的內外，已有六十多名警探守候着了！」這一位秘書先生很熱心很興奮地說道：「而且從今天起，到明天深夜止，我們還可以——」雷門爵士



坐一面聽，一面發出一種很不耐煩的咆哮來。

「哼！那你爲什麼不趕快去弄一口巨大的保險箱來，爽快把我鎖進裏面去呢？」他含着薄怒，丟下了聽筒。

接着，門上有人輕輕地叩着，傅毛斯把頭探將進來。

「我並不是存心要催你，爵士！」他陪着十二分的小心說道：「但是，——」於是我們這位外相便坐着他的馬車，一直望唐寧街馳去，他是竭力的忍耐着。

因爲他這個人的脾氣很古怪，他不歡喜人家催他，也不歡喜有人守護他，更不願意給人家呼到東，呼到西；馬車兩旁，駕着自由車的偵探，和每隔四五步路，就可以在人行道上發現的全副武裝的警察，逐一向他行禮致敬，單這兩件，已激得他十分着惱了。到唐寧街時，他瞧外交部的附近，所有的車馬已被警探們驅逐開了，祇剩他一輛車子在中間馳驟；在入門處，又有一堆像患着近視眼病的人圍聚着，湊近了他，發出一種不自然的歡呼聲來。這種種，都引起了他的異樣的感覺來，是他生平所沒有感覺過的。——他覺得他自己是被屈辱了。

當他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時，他的私人秘書已捧着一張演說稿迎出來了，這演說稿是預備在開始那「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的二讀之前，用來給議員們解說的。

「當然，我們可以預料定有許多人是站在反抗我們的地位上的；」秘書先生報告道：「但是××黨的首領，已發出了緊急的召集令，可以希望取到絕對的多數，

——至少有三十六權。」

雷門爵士把這幾頁演說稿讀過一篇之後，覺得很滿意。這裏面，很有力地引出一股充滿着舊思想的人，對於社會秩序，和國際貿易的感想。

無論如何，他總是一位內閣大臣。當然，那些恐嚇是完全不足懼的；警署方面的種種烏亂，更其是盲人瞎馬的胡鬧；——至於報紙上的許多猜測和言論，——不錯，那簡直是神筋過敏。

突然，空氣中似乎起了一種愉快和興奮的刺激，他慢慢地旋過頭去，瞧着他的秘書一笑。

「哈哈！」我們那四位不知名姓的朋友，此刻在那裏做什麼呢？——這一班流氓，他們自己稱做什麼呢？……可是什麼「四義士」嗎？」

在這樣隨便談談的時候，他還是很巧妙地眩弄着他的手段，其實他何嘗把這三個字忘掉，簡直是日夜的縈繫在胸際。

秘書先生似乎想說什麼話，而又忍住了。在他和他的長官的中間，「四義士」差不多已成爲一項禁令。

「他們，——啊！除了在報紙上所見到的之外，我們並不會聽到他們再有什麼舉動。」他說的是很不完整的字句。「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那周覽的來歷了，但是其餘三個，却一些沒有蹤跡！」

外相張大了他的嘴唇。

「他們限我在明天晚上之前，必須有確切的表示。」他高聲喊着。

「他們不是又有什麼信給你嗎？」

「就是那以前幾封信上的意思。」魯士很不注意的說着。

「那末要如沒有表示呢？」

爵士皺了皺眉頭。「那末他們必須實踐他們的預言！」他的急促的答復。因為他那秘書先生所說的「要如沒有」這四個字，真像一股冷氣似的直鑽進他的心窩深處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 ★ ★

在卡納倍街上，那一家美藝鑄版公司的最高層的一間屋子裏，我們的周覽勉強邊測着，極陰沉地，極恐怖地面對着那三個同伴蹲坐在一角。

「我希望你能夠切實的明瞭，」孟福特說道：「你所幹的那一回事我們已完全表示原諒，決沒有半些惡感。我以為，包嘉德先生也以爲江珊如先生不結果你的性命，再把你帶回來的一番舉動，實在是極合理的！」

在孟福特的半含着嘲笑性的微笑之前，周覽的眼睛，立刻像受了吸力似的垂了下去。

「明天晚上，你就幫助我們把你允許做的工作做完，」也許那是逃不掉的了

。這事情一解決，你就可以去了。」——他的話沒有說完。

「到那裏去呢？」周覽突然抬起了頭來，很奮激地問道：「教我上那裏去呢？天啊！我已經把我的名姓全告訴他們了，他們一定已經知道我的來歷了，——他們祇要寫一封信給警察署，我就逃不走了，這樣教我上那裏去呢？」

他驀地打座上跳了起來，站在三個人的中間，不住的咆哮着。他的手指，因為刺激過甚而發出很劇烈的顫動來，他的眸子裏有一種紅的光芒在閃爍着，他的憤怒已緊張得無可再緊張了。

「這是你害人不成，害了自己了！」孟福特極冷靜地說道：「這是上帝給你的處罰！但是我們已經給你找到了一個極穩妥的藏身之處：那是一個新的西班牙，其中別有天地：——而且那劍來鎮上的小姑娘，也在那裏候着你咧！」

周覽透着十分懷疑的神氣，向三個人的臉上看着。「他們可是在暗暗地笑我嗎？」

但是，這三個人的臉上，却並無絲毫的笑容！惟有江珊如一個人的眸子裏，閃

着這種尖利而好奇的目光，向他注視着，彷彿在孟福特所說的話的背後，有什麼奧妙的意義藏着。

「你能不能賭一個咒給我聽？」周覽帶著一種沙啞的喉音問道：「你能不能賭咒，保險我……」

「我保險你。——如果你愛賭咒，我便賭一個給你聽！」孟福特很爽快地答道：「那末現在，」他又換了一種語氣，繼續說道：「你可知道明天晚上，我們希望你幹的是什麼？——你應該幹的是什麼？」

周覽點了點頭。

「這中間必須沒有阻礙，更不能受牽制，使你，我，和包嘉德，江珊如，可以用這種出乎全人類意想之外的方法，一同把這一個不公正的脚色殺死掉。——這真是足以驚倒全世界的警探的技巧。祇須動一動我們的鍵紐，他就死了，而且是萬難躲避的，無論他用多少警探保衛着，我們的槍彈也可以鑽進去，在每一個警探的不知不覺之中鑽進去。我不懂，為什麼以前，就沒有人想到過呢？——」說到這裏

他又突然住了，臉上起了一陣紅雲，眼睛裏透著很誠懇的光芒，向他兩個老伙伴看着。包嘉德是毫無表示，像一個陰險的外交家一樣；江珊如顯出很注意的神氣，正在細味着他的高論。孟福特的臉色是格外的紅了。

「抱歉得很！」他用非常謙和的語調說道：「此刻我忽然忘掉了牠的原故了。這原是一種奇巧的法術的自然的結果！」

他很慚愧地舉起了一條手來。

「這是不須你聲明的。」包嘉德極莊重地答復了他。同時，江珊如已把孟福特的手臂壓了下去。

這三個人便在一重微談的沉思裏靜默了四五分鐘。後來孟福特先笑了。

「工作去罷！」他便首先望那一間臨時佈置就的化驗室走去。

到了裏面，周璧就把上身的長衣卸了下來；這中間便是他的園地，因為他是大藥的依賴者的緣故，他便做了四個人中的領袖。引導着，指揮着，監督着，一直到他們全有了相當的聯絡。他自己忽而打照相室裏奔到化驗室中來，忽而打二層樓奔

到二層樓，簡直是足不沾地的奔着。

在這一件偉大的工程裏，有許多是必須整備的，有許多是必須化驗的，有許多是必須籌度的，更有許多很微細的數目，必須從紙上演算出來的；因為要殺死雷門爵士，必須把現代科學上的種種新方式引用到這項工程中來。

「我先得把地形測量一番。」孟福特驕地站起身來，奔到照相室中去，拾了兩座短扶梯來，擱在那一條很黑暗的甬道裏，急匆匆的爬上去推開了一扇暗門；這裏上去，便是這一所屋子的屋頂。

他很小心地爬上了屋面，把身子蹲着，打鉛質的屋頂上逐步的挨過去，到了最高處，才慢慢地立直起來，從低欄杆上望出去。

他所站的地方，剛巧是在一個半英里的周圍的中心，四面都是些高矮不齊的屋頂。在這半英里之外，整個的倫敦，全浸沉在一派濃烟密霧之中了，下面便是一道熱鬧的市街。他把四周的屋頂很匆遽地觀察了一回，連帶也注意到那些黝黑的烟突，油漆的電桿，鉛皮的發光的屋面和生了鏽的水管，然後，再舉起一具瞭望鏡，驗



朝着南，很小心地作了一個長距離的觀察。觀察完畢，便依舊小心翼翼地蹲着身子，從斜滑的屋頂上爬下來，待他的足尖踏到了梯子，才放胆溜下去，隨手又關上了那扇小門。

「怎麼樣？」周覽用一種很愉快的語音問着。

「我相信我已把路徑標清楚了！」孟福特的答復。

「這樣是更好了——因為往後我們的工作，簡直像在黑暗裏瞎摸一般。」周覽很滿意的說道。

「那末你可曾瞧見那——？」包嘉德開始發問了。

「模糊得很！——我們這裏望過去，勉強可以瞧見那議院的建築；而唐寧街是格外的不清楚了，祇見一堆的屋頂而已。」

周覽依舊很留神地在工作着，他的職業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個富於技巧的工匠而已。這時候，他似乎已覺得他自己確有替這三個人出十二分的力氣的必要了。在過去的一二天之內，他已被強逼的認識了這三個人的高明的手段，因此，現在他

有一個慾望，他亟亟要顯出他自己的技巧和特長來，博取這三個使他相形見拙的人的讚美。

孟福特和其餘兩位朋友，都默不作聲地站在旁邊，瞧着他工作。唯有在江珊如的臉上，浮着一種令人莫知其所原因的愁態；因為江珊如是一個大科學家，骨相學家，他正在竭力的設法，要消滅這一個工匠所犯的罪惡。

過了一回，周覽的工作已完成了。

「現在一切都舒齊了！」他說話的時候，露出一種得意的微笑。「待我給你們找到了那一位內閣大臣；先跟他作一分鐘的談話，到第二分鐘，他就不能不死了。」

他的臉上，以前是罩着一派陰沉和憂鬱的氣色，此刻是，變而為狂暴的流露了。他像一頭才打鄉下運來的壯牛一般，因為他從鼻孔裏發出了含有殺意的吼聲，於是越發增加了他的可怕。

然而，詫異得很，那三位雇用他的脚色的臉上却一些沒有表示，連一根筋也不會動過，他們既沒有歡喜的表示，也沒有憐惜的表示！——祇有一極奇特的表示，

像一個法官在法庭上宣布某一項裁決的主文時候的又莊嚴又可怕的臉色一樣。周覽瞧過去，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感觸，使他立刻覺得毛骨悚然。

他竭力的揮舞着他的雙手，彷彿要格開這種不祥的感覺。

「別這樣！別這樣！」他狂喊道：「別像這樣瞧着我！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瞧我！不要瞧我！」他用兩條抖得很劇烈的手掌掩住了臉。

「像怎樣瞧你呢？周覽！」江珊如很柔和地問着。

周覽把一顆腦袋搖得像一隻鼓一樣。

「我也說不出來，——祇覺得你們和那西班牙的法官有些相像，——那時候，他和我說道：『必須按律嚴辦！』——」

「如果我們真像他，」孟福特極嚴肅地說道：「那就是因為我們也是法官啊！而且不但光是法官，同時我們也就是執行我們自己底裁決的行刑官！」

「我想，——你們對於我的工作，大概是很滿意了！」周覽低聲嗚咽着。

「你做得很好！」孟福特忙着安慰他。

「感謝你！辛苦你！」其餘兩位歡呼着。

「請求上帝保佑我們成功！」孟福特鄭重其事的祈禱着，周覽抬起頭來，很迷惘地，很驚愕地凝視着這一個奇怪的神色。

★ ★ ★

這天的午後，偵探長傅毛斯上警務總監的屋子裏去，報告他們關於保護那一位被恐嚇的外相的佈置，已完全準備好了。

「我已經把唐寧街四十四號全部封鎖起來了！」他說道：「一間屋子裏平均必有一個人看守着。在屋頂上，我特地挑了四個最精幹的人去防守，地底層裏，和廚房裏，也有我們的人。」

「那裏的僕從你可曾檢查過沒有？」警務總監很認真地問着。

「雷門爵士已把他自己鄉間的人調到了這裏來，所以此刻那邊屋子裏的人，從他的私人秘書起，一直到守門的下人，已沒有一個人的名姓和歷史是我所不知道的了，而且是知道得極詳細而確切！」

警務總監發了一聲長嘆，表示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焦慮。

「祇望明天能夠平安過去，那我正是歡喜極了！」他又問道：「最後的佈置怎麼樣了？」

「並沒有變更過！總監！當我們把一切佈置妥當，在早上，雷門爵士便遷過來了。明天一天，他總在四十四號裏，決不出大門一步；到八點半鐘，他才出發上議院去，開始那提案的二讀是九點鐘，大概到十一點鐘，他一定可以回來了。」

「我已經發了一道命令給車務處，吩咐他們在八點一刻和八點三刻的中間，十點三刻和十一點一刻的中間，在這兩個時間以內，不論任何車輛，都不准放他們在那一段大路上行駛，必須斷絕交通。」警務總監也把他自己的佈置告訴偵探長。「當雷門爵士在途中往返的時候，我們已端正下一輛裝甲汽車，給他乘坐，車的前後，再派我們的人，駕着四輛馬車做防衛。」

門上突然有人輕輕地叩着——他們談話的所在，便是警務總監的私人的辦公室。——隨後，便有一個警官推門走將進來。他手裏拿着一張名片，就望辦公桌上擱

下了。

「警長薛而佛。」警務長總監念着名片上的字，「啊！他是西班牙警察署的警長。」這是他給與偵探長的解釋。「請他進來吧！」警長薛而佛是一個短小精幹的腳色，他有一個發音很清切的鼻子，兩撇短鬚。他用一種過分的謙恭的態度，和這兩位英吉利人寒暄。這是西班牙官場中所特有的奇妙的態度。

「抱歉得很，特地勞動你到我這裏來。」當他和這一位遠客握過了手，又給偵探長傅毛斯介紹之後，我們的警務總監便說道：「我們想，你大概可以幫助我們搜尋周覽那腳色的下落。」

「抱歉得很，這幾天我恰好在巴黎！」這一位西班牙人答道：「不錯，周覽我是知道的；他居然加入了這麼一個有名的匪黨中去了，這是使我很驚異的！似乎我也知道這四個腳色啊？」——「他把兩個肩膀聳得很高，差不多就要碰到他的耳朵了。」「他們是誰呀？——我的確是知道他們的！——他們在馬拉高（西班牙南部鄰近地中海之大城）也曾犯過一樁血案。你們可知道嗎？……周覽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小

竊。他這一次加入「四義士」的同黨中去，確然是令人很驚駭的！」

「順便我請問你：」警務總監一面在公事桌上的一大疊的報告裏，檢出了幾頁來，很急促地翻看着；一面說道：「你們的弟兄忘記告訴我們，——雖然，這其實也是並無十分大關係的。——周覽以前做的是什麼職業？」

這一位西班牙的警察長，皺了皺他的眉毛。

「周覽的職業嗎？待我想一想看！」他想了一會。「周覽的職業？恐怕我記不起來了。但是我大約還記得多分是和橡皮有關係的一行職業！因為他第一次所犯的罪案，便是偷取橡皮，不過你如其要知道得真確的話，——」

我們的警務總監笑了。

「這其實原是沒什麼大關係的！」他很不在意地說着。

（譯者註）這一章裏面所露的一些「蛛絲馬跡」，其實並不是英倫警探所訪到的蜘蛛絲馬跡，乃是作者特地代四義士洩漏幾許天機，讓讀者諸君各用心思去測度那周覽原有的職業究竟是那一行？四義士爲什麼要利用他？這兩點一猜到，那末後來

雷門爵士的死，便瞞不過你們了！

## 第七章 送信人

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忘記告訴你們：這就是說，四義士更打算送一封最大的書信，給我們那一位倒運的外相咧。在雷門爵士目前已經收到的最末的一封信上，裏面有這麼幾句話：「我們決意讓你再有見到我們一封警告書的機會，使你再作最後的考慮，那末我們雖然殺害了你，也可以安心了。這一封信我們不再從郵政局經過，一定要在我們的中間，派出一人來，當面送給你。」

這一節話是使警探當局感覺到十二分滿意的。認為是這一件恐嚇案發生以來，種種變化中最值得注意的線索。他們對於四義士的言必有信的偉大的精神，已有了一種特殊的信仰。他們也承認這四個人的確和尋常的盜賊，有絕大的區別，而他們的約言，尤其是像法律一般的決不能更改的。真的，如其警探們對於四義士的思想並不如此，那末他們何必費着九牛二虎之力，給雷門爵士設下這樣安密的防禦呢？



換句話說，四義士越是能夠守信，便越是見得他們的可怕。

在這一點上，便引起了人們的一些極薄弱的希望，如其這四個站在挑戰行為地位上的四個脚色，果然這樣的善於守信，那末完善的法制，也許可以使他們自己棄甲投誠。

雷門爵士也把這一封傳達這個奇異的通告的信很有味地和他的私人秘書談論着。

這封信也是打郵政局裏送來的，上面所蓋的日期戳是「第七郵區十二時十五分」。

「現在有一個問題：究竟我們還是多派些人，在你貼身的四周戒備着，使那些不法的匪黨，失却實踐他們的恐嚇底機會的好呢？」偵探長傅毛斯，懷着一種很不安的狀態問道：「還是我們故意鬆懈我們的防守，先引誘他們四個中的一個深入腹地，立刻把他擒住的好呀？」

這一個問題，是直接雷門爵士的面前提出來的；其時，他挺直了身子，高踞在一柄廣大深闊的大旋椅上。

「你可是要把我充香餌嗎？」他很尖刻地反問着。  
偵探長來不及的分辯。

「並不是這樣的意思，爵士！我們打算故意給他們一個機會，——」  
「你們的意思，我全明白了！」外相很燥急地說着，他顯然是有些着惱了。

偵探長忙移轉了談話的中心點。

「我們現在已經查勘明白，知道那一天在下議院裏所發現的一具爆炸機是怎樣地偷運進去的了！在這一件事變發生的一天，年事最高上的議員白斯考先生，就是北叻靈登區的議員，曾經有人瞧見他走進議院去。」

「怎麼樣呢？」雷門爵士很驚異地催問着。

「其實經我們調查明白，那一天老白斯考先生的足跡，竟不曾踏進過距離議院一百英里的土地。」偵探長很鎮靜地演講着。「這的確是十分不容易調查的事情，因為在那一天的分組審議會的名單上，並沒有他的名字，因此就格外的猜測不到了。幸而我們對於議院這一件案子始終是在極秘密地偵查着，於是在兩天之前，我們

便發現出來了！」

雷門爵士聽了，突然打大旋椅上跳了起來，像受了一種刺激似的開始在這一間屋子裏來來去去的蹣跚着。

「這樣說起來，他們對於我們英國的人物和一切情形，顯然是非常孰識的了！與其說他是在發問，還不是說他是在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的來得適當，因為他是一種極肯定的語氣說的。」

「不錯，他們對於這裏的人物地理，顯然已有極清晰的認識；惟其如此，這情勢是格外的嚴重而危亟了！」偵探長給了他一個無意的瑟嚇。

「但是，」外相不由立刻現出了很不快活的神氣來。「但是你不是告訴我，並沒有什麼危險，並沒有真正的危險嗎？」

「這裏就祇一重的危險。爵士！」偵探長很鎮定地看着外相的臉，一字一頓的答道：

「他們的化裝術，竟能超越了一切盜匪的技巧，這委實是很可怕的！我雖然不

能知道他們所安排的是怎樣的一種詭計，但是我相信他們一定已有了通盤的計劃了。他們中間的一個，的確是這一項藝術（化裝術）中的聖手；現在我們所怕的就是他！——

不待他說完，雷門爵士已很不耐煩地搖動着他的腦袋了。

「我對於這些東西已經是厭煩極了！厭煩得無可復加了！」——他用一個拳頭很有力地在桌子的一角上敲着。——「偵探，化裝，蒙面的強盜，一切的一切，已把整個的世界，籠罩在一齣滑稽劇的空氣之下了！」

「但是，爵士，至少你必須忍耐一两天！」這一位說話不知修飾的偵探長，很率直地請求着。多數人對於四義士的敬畏和崇拜，已比崇敬一個外交大臣更厲害了。

「今天晚上的佈置，我們此刻也還不會決定咧！」他又加上了一句。

「隨你們愛怎樣佈置，便怎樣佈置吧！」雷門爵士很簡潔的答復。頓了一頓，他又問道：「那末今天晚上，你們能不能許我上議院去走一遭呢？」

「不！」偵探長答道：「這是不在我們所預定的節目以內的。」

雷門爵士站在壁爐的前面，默不作聲地沉思着，大約過了四五分鐘：

「這些佈置，你們手下的人當然都能保守祕密的，我想是這樣吧？」

「當然，完全守祕密！」

「那末誰知道呢？」

「你自己，警務總監，你的祕書先生，和我。」

「此外沒有別人了嗎？」

「沒有別人了！我以爲在這一點上，大概一定沒有什麼危險會發生的了。如其你的安全必須要依賴着你的祕密的行動的話，那就未免把這一次的航程看得太平易了！」

預「但是你們這些定的計劃，有沒有用紙筆記下來呢？」雷門爵士更進一步的問着。

「不！爵士！我們沒有寫過一個字。這些預定的計劃，都是我們在口頭上商定

的；就是首相，對於這件事也一些不會讓他知道。」

爵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這都是從好的一方面着想。」當那偵探長站起身來，預備走出去的時候，他這樣感慨着。

「我必須要去見一見我們的總監！我這一去，大概在半小時以內，一定可以回來的；在這時間裏，我的意思是請求你暫時不要走出這間屋子去。」偵探長的忠告。

雷門爵士便隨着他走到了外面的一間套間裏來，這是漢密登——私人祕書——的辦公室。

「昨天和今天這兩天裏，我不知怎樣起了一種很不安的感覺，」傅毛斯這樣感慨着。同時他手下的一個人，已把他的長外套捧了來，提高着衣領，幫助他穿上身去。「也可以說是一種很靈敏的感覺：我覺得似乎有人在那裏追蹤着我，因此我就特地備了一架汽車，進出都駕着牠走；因為這樣如其再有人來尾隨我，我便可以立刻發現了。」說着，他又伸手打衣袋裏掏出了一對黑玻璃的大風鏡來，推着一種

很忸怩的笑容，慢慢地罩到了臉上去。「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東西掩飾自己的面目；也可以說，爵士！」他很懊悔地說道：「這是第一次，在我服務警探界的二十五年中唯有的一次，做這樣可笑的勾當，像一個舞台上所扮出來的偵探一樣！」

傅毛斯出去之後，外相便依舊回到了裏面的一間裏去，坐在自己的公事檯邊。

他很不願意一個人獨自靜坐着，他覺得很恐怖；雖然外面還有兩個極壯健的偵探防守着，不難一呼立至，但是這也不能驅逐他底寂寞的感覺。四義士的恐怖，始終蓄藏在他的腦神筋裏，就是一種最低微的聲息，也會使他受到極大的驚嚇。

他隨手拈起了一支筆桿，在他面前的一方吸水紙板上東塗西抹的寫着，但是，可怕得很，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瞧自己所胡亂塗出來的却祇是相同的一個字。——一個號碼字。「4」。

這提案可值得這樣冒險嗎？這樣的犧牲果然是必要嗎？這件新法制是不是有冒着種種危險，立即實施的必要嗎？他把這幾點不住的考慮着；後來，他忽然想道

：「什麼是犧牲啊？什麼是危險啊？我把這一件事情看得太重了！」他暗暗地咆哮着。突然，丟掉了那支筆桿，打旋椅上轉了半個圈子，臉瞧着側面。「爲什麼我們要相信他們果然能夠實踐他們的預約呢？呸！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

門上有人叩着。「啊！偵探長！」叩門的人已走進來了，我們的外相便問道：「怎麼你又退回來了？」

偵探長一面很匆促地用一條手帕，抹去他短鬚上的塵沙，一面打懷裏取出了一個機關裏所常用的藍色的大信封來。

「我想，我還是把這件東西託你暫時代爲保管的好！」他說着，聲音放得很低。「方才我走到大門口，他們便把這東西交给了我。外面又出了大亂子了，你可知道嗎？」

外相把這一件公文似的東西接了過來。「這是什麼東西啊？」他問着。

「我們且慢一些研究牠是什麼東西，讓我先告訴你，如其有人在我身上找到了



牠，便會有極大的禍事發生，因此我必須托你代為保管。」偵探長忽忽對答了幾句，立刻旋過身，又要走了。

「那末我把牠藏在什麼地方呢？」

「最好是請你聽我的話，把牠藏在你的公事桌裏，待我回來的時候再取出來。」偵探長已走到了外面的一間套間裏，順手又拉上門；然後再打開了那外間的門走出去，向門外站着的兩個穿制服的警官還了一個禮，從大門而出，鑽進了候在那裏的一輛汽車上去。

雷門爵士很懷疑地捧着那一個大信封，端詳了一會。

這上面寫着「密件」兩個大字，還有兩行地址是「蘇格蘭警場總務部謀報處」。

「當然是什麼有關機密的報告！」雷門爵士這樣想着。同時，他又起了一個絕大的疑團，他懷疑這一個信封裏所藏的或者就是警探當局爲着保護他一個人而安排下的種種計劃。他覺得這一個猜度十九是對的。

他並沒有把牠發開，隨手便納在一具抽屜裏；接着，他又檢出了幾頁文書來。

這就是他，不惜冒着絕大的危險，決心要使牠通過的那件偉大的提案的原文。

這不是一篇冗長的文字，祇是很短的幾段，在引言裏他就很簡潔地敍出了主題，但是說得極透切。明天這一項提案是無疑地必可通過的。政府黨是多數表示同意了。有關係的人已全數回到了城中來，平日流浪在外埠的也一齊召到了。玄妙的預測，和過度的恐懼，正相同地促進了人們對於這一次政府為法制而努力的注意，這種注意，說透澈些，也就是一種好奇心。在這政見絕對不同的兩個黨派裏，每一個人都是抱着這種好奇心忽忽地趕進城來，準備參加一次也許將來會在歷史上留下一些紀念的會議；但是，大部份人却在懷疑將有一幕悲劇出演。

當雷門爵士在默讀這幾頁文書的時候，不知其然而然的就聯想到了反對派的攻擊上去，因為無論有沒有禍變發生，這一項提案所牽動的利害關係人委實太多了；所以無疑的，在這項提案能得通過之前，少不得要有一場極劇烈的辯論。不過，他是一個著名的演說家，一個富於判斷力的政治家，他所說的話，往往可以打入聽眾的心坎深處去，使他們不由不信服；因此對於辯論，他是並不畏懼的。惟有——

他所怕的祇有自稱「四義士」的四個人，但是他倒並不是怕他們要殺殺自己，——他早把死生置之度外了。——他認為「四義士」也是一個政黨，一個突如其來的可怕的政黨；強有力的辯論，既不能使他們折服；含有刺激性的談話，也不能使他們感覺到難堪；就是用陰沉的政治手腕也不能解決他們；議院的秩序和規則，更沒約束他們的力量了。可是他也並不會轉過安洽的念頭，他永遠是固執着，在他和他的敵人的中間，已絕對沒有和議的可能了。

「我必須使他通過！」他不祇喊了一次，他是再三的喊着：「我必須使他通過！」到現在，時機是逐漸急迫了，他對於必須和這一個祕密的暴力抵抗的決心，却比先前格外的堅決了。

他面前的一座電話機上的鈴響了，——他是用一支手腕托着他的下頷，坐在他的公事桌上。——他就舉起了那聽筒來。這是他家裏那一位管賬先生的聲音，立刻便使他想出還不曾差人去封閉那包特蘭區的別墅咧。

因為在這兩三天之內，或者在這恐怖漸漸地平息之前，他準備把他的別墅完

全封閉起來。他不願意他的僕人爲他而受到什麼傷害。同時，四義士如其真打算實行他們的計劃的話，也可以減少一半失敗的危險了；假使他們所用的是一顆炸彈，那末，他們必須先認清目標；當然，在唐甯街爆炸是比在包特蘭區炸裂是適宜得多了。

話是說完了，他正在放下那聽筒來的當兒，門上有人接連打了三四下，進來的又是偵探長。

他很牽掛地瞧着外相。

「沒有人來過嗎？爵士。」他問着。

雷門爵士微微地一笑。

「如其你的意思，是問我那四義士有沒有親身把他們的哀的美頓書送來的話，我可以給你一個很滿意的答復。——他們並沒有來！」

偵探長的臉色，很顯明地表示他是安心了。

「多謝上帝！」他很懇切地說道：「我是十二分地憂慮着，惟恐在我離開這裏

的時候，會有什麼禍事發生。現在有一條好消息報告你，爵士！」

「真的嗎？」

「真的！爵士！」方才警務總監收到了一封很長的密電，那是打美國拍來的。自從那邊發生了兩件離奇的暗殺案之後，畢克登（名偵探）手下有一個人是不斷地在努力研究，經過了好幾年，他才把他所能搜集得痕跡銜接了起來。這就是他的電報！」

偵探長從衣袋裏掏出了一頁字紙來，平鋪在公事桌上。

自芝加哥畢克登發，致倫敦蘇格蘭警場警務總監：

盼即警告雷門爵士，四義士所公佈之種種預言，無不一一實踐，不可忽視。且彼等每殺一人，必於事前言明何日下手，並用何法下手，屆時不爽分秒。敵處有充分之證據，足以證實彼等之特性。安徒生慘案發生之後，在渠室窗外，曾有一精美之小日記冊發現，顯係彼等於無意中遺失者。全書多空白，惟三小頁上則滿佈文字，字體頗清晰；開首第一語曰：「六個月後執行之。」序名

僅書「C」字。（二十六字母中之第三字）

請告雷門注意數事：一不可隨便飲食，二不可親手剖解任何封袋或包裹，三不可使用一切不甚著名之雜色肥皂，四不可在未經警探日夜檢查及防守之屋內逗留。尤宜注意者，必須先於彼之臥室內仔細查察，以觀有無一切離奇之設置，能洩放重量之煤氣者。敝處特派幹員二人，已附乘「留加西」號汽油船啓程，以便至尊處協助監守。

偵探長一口氣念完了。「監守」本不是原電上的末尾兩個字，他也知道，不意他竟隨口這樣說了。同時，他還起了一個不良的預兆：「怕他們來得太遲了！」

「那末你想——？」外相急促地問着。

「我以為你的危險就是埋藏在畢克登所警告我們小心提防的那幾點裏！」偵探長答道：「我們可以完全信任這一位美國朋友的話，他決不是胡說！他們非有極確切的證據，決不隨便把這一個警告送來，因此，我認為這通電信是很該重視的！」

突然，門上有人很急迫地叩着，不等爵士發話叫他進來，門已推開了；進來的

却是那秘書先生，他手裏還握着一份報紙，發狂似的揮舞着。

「快來瞧啊！快來瞧這裏！那四個腳色已自動的承認他們是失敗了！」

「怎麼？」偵探長來不及的問着，同時已把那一份報紙搶了過來。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啊？」雷門爵士也是很氣急地問着。

「不過是這樣，爵士！那四個流氓在這一份報紙上，果然發表了一篇文字，說  
那他們底事業的進展。」

「在那一家報紙上？」

「就是米加風日報。大概事情是這樣的：當他們在米加風報館裏，把他們的伙  
伴——周覽——找回來的時候，米加風的總編輯曾經向那蒙面的人作一個請求，要  
他寫一篇關於他們自己的文字，後來他們並沒有就送去。現在才送去了，這裏所發表  
的就是，而且他們更確認已經是失敗了！而且，——而且，」

偵探長已把那一份報紙搶到了自己的手裏，極注意地翻閱着，立刻他就打斷了  
這一位秘書先生的不連貫的說話。

「四義士之信條」他高聲地念着。「但是，那一段是他們自己承認失敗的  
話啊？」

「就在那一排的中間，——我已用紅墨水標明了。——在這裏！」這一位年輕  
的祕書先生立刻伸出一條正在顫抖的手指指着。

「我們決不希圖徼倖成事，」偵探長低聲念着：「只要有一根繩索絆住  
了我們的腿，或是在我們所預定的全部計劃之中，有一小部份不能實踐，那末我們  
便立刻會自動的承認失敗了。我們十二分確認我們之所以生存於世界中者，惟一的  
緣故就是要實現我們偉大的計劃；我們更深信我們自己是一種實施上帝的旨意的工  
具；我們也不願意冒何種並不如何必需的危險，因為我們應該留下我們的生命，幹  
更偉大底事業啊！所以，我們過去所執行的許多罪案，沒一件不是先把預定的種種  
試驗逐一實踐之後，才正式執行的。譬如，像我們這一次對付雷門爵士的這一件案  
子，我們認為再有送一封最後的警告書給他的必要，不但如此，而且我們還決定要  
把一封最後的警告書由我們四個中間一個親自送去，當面交給他。這一部份的工作



「我們正在竭力的設法，要使他實現。但是這一點是我們存敗所繫的一點，除非我們真能依照我們所預定的步驟，把這一封最後的警告書直接送達雷門爵士；否則打過了八點鐘，我們便全功盡棄了，以前所定的行刑的方法，也必立即自動放棄！」

念到這裏，偵探長便止住了一笑，臉上透着十二分失望的神氣。

「我想，秘書先生，這就是你老人家所要給我們知道的新發現了；但是，抱歉得很，我自己早見過了！當他們把這篇東西送到米加風報之後，報館方面立刻就抄錄了一份，轉送到蘇格蘭警場來了！」

秘書先生不能忍耐地用力敲着他面前的桌子。

「但是，你沒有看見嗎！」他大喊道：「你還沒有明瞭嗎！現在你們可以不必提心吊胆的守衛着外相了，你們也不必再把外相當一件引誘盜匪的香餌了，如其你們真能夠信任那四個脚色的話，你們簡直可以無須再作什麼準備了！——瞧啊！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偵探長搶着望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了一具銀表來定神望表面上的長短針一望，忍不住在嘴唇上發出了一聲很尖銳的長嘯來。

「八點十一分，啊！上帝！」他似驚似喜地咆哮着。三個人便面面相覷地站着，大家都不作一聲。

還是雷門爵士第一個開口。

「也許是他們的好計，想鬆弛我們的防範，然後下手！」他帶着沙啞的喉音疑問着。

「我想不至於吧！」偵探長慢吞吞地答道：「我覺得這是十九不會有的，但是我也暫時決不能撤退我們的防衛。——不過，說實話，我對於那四個脚色的勇於守信，確然也是極信仰的一人。——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因為我在警探界中已足足服務了二十五年之久，每年所碰到的匪黨，真不知有多少，但是我從不曾聽信過他們的話，一個字也不信；然而現在這四個脚色的舉動，却真有不能不使我信任他們的魔力。所以，我認為如其他們真不能把那最後的警告書直接送來，他們

便斷不會再和我們爲難了！」

雷門爵士一面傾聽着他的說話，一面用很急促的而帶神經病態的脚步，在屋子裏往來蹀躞着。

「我希望我能夠相信你的話。」他這樣喃喃地低語着：「我希望我也可以信任他們。」

門上又有人很急促地叩着。

「這裏有一封急電。爵士！」一個頭髮灰白色的侍者鞠躬而進。

外相伸過手去，就想把那電報接過來，但是偵探長在他前面立刻就止住了他。

「請你別忘記畢克登的警告！爵士！」他馬上搶過了那一個紫色的信封來，自己把牠打開。

「七點五十五分，我們收到了一封電信，裏面說：『余等已將最後之警告書送達外相矣。四義士上。』這話可真嗎？米加風編輯部叩。」

「這是什麼意思啊？」傅毛斯念完了這封急電之後，懷着極度的疑慮問着。

「這就是說，親愛的傅毛斯先生，」爵士用一種譏刺的語調答道：「你所敬信的那四個脚色正和普通的謀殺黨一般的善於說謊，不顧信義；同時，我希望，這個也就是告訴你，你對於他們所發的信仰心，從此可以收束起來了！」

偵探長並不和他爭論，但是他的臉上也已滿罩着淡灰色的疑雲了；前齒很有力地嚙着下唇，表示他心中的擾亂。

「我出去之後真沒有人來過嗎？」他重複地問着。

「沒有人來過！」

「除了我和我的秘書先生以外，你沒有見過別人嗎？」

「絕對沒有見過別人！今天，簡直沒有人在十二碼之內，和我握過手說話！」  
外相很肯定的答復。

偵探長極失望地搖着他的頭。

「啊！很好！我——我們在那裏啊？」他問着。然而這句話他實在是向自己說的，並不是問別人。同時，他便漸漸地望門邊走過去。

這時候，雷門爵士就想起了他所代人保守着的那一個封袋來。

「你還是把你這一件貴重的文書帶了去吧！」他就打開了一具抽屜，揀出了他所緊藏着的那一個藍色的大封袋來，丟在桌子上。

偵探長彷彿沉在五里霧中去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他拾起了那一個封袋來，很急促地問着。

「我懷疑你對於我的敵人所定的估價的失敗，已把你的腦神筋全部擾亂了！」外相很不客氣地打趣着，接着，又很尖刻的說道：「我覺得我必須要求警務總監把你撤回去，另外派一個對於罪犯學比較有研究的警官來替代你；你這樣一味使小孩子氣，把那些暗殺黨崇拜得像神仙一般，實在是足以破敗我的事情！」

「講到這一點，爵士，」對於外相的突然破臉，他並無反抗的表示。「你當然可以依照你的意思做去！我很滿意於我自己的被撤，我自己原是最能鑒別自己的一個人。不過，我目前最急於要知道的是究竟你為什麼說我會經把什麼文件交給你保管啊？」

外相用很嚴厲的目光，隔着桌子，注視在這一位態度極寧靜的偵探長底臉上。

「我沒有說謊啊！先生！」他很暴躁地說道：「你方才出去之後，不是又退回來把這一包東西交給了我，再走出去的嗎！」

外相隔着桌子，目不稍瞬地注視着態度依舊很鎮定的偵探長。

「我所說的是，先生，」他顯然是很不耐煩了。「就是你去了之後，又退回來交給我代為保管的那一包東西！」

偵探長真有些瞠目不知所對了。

「我：我並沒：有退：回來過啊！」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劇烈地顫抖着。「我更不會把什麼紙張交代過你啊！」一面說，一面他就檢起了那一個大封袋來，用力拆開了封口，裏面藏着的乃是一個較小的信封；當他的視線，剛和那淺藍色的信封接觸的時候，他嘴裏便無可忍耐地發出了一聲很尖銳的長嘯來。

「這就是那四個脚色所送來的信！」傅毛斯的報告。

外相不由立刻倒退了兩步，連嘴唇也變了灰白色。

「那末，送這一封信來的是……」他不住的喘息着。

「就是所謂四義士之一。」偵探長露着牙齒，發出很猙獰的笑容來。「他們已經實踐了一切的預言了！」

他緊行一步，撲地跳到了那門邊去，忽忽越過了外面的一間辦公室，奪門而出。外面原有兩個穿着很整潔的制服的警官在那裏防守着，見了他，便同時行了一個舉手禮。

「方才我出去的時候，你們可瞧清楚嗎？」他來不及的問着。

「是的！偵探長！兩次全瞧見你的！」

「兩次！啊！」傅毛斯咬牙切齒地喊着。「那末，我第二次出去的時候，有什麼變動的態度嗎？」

他這一問倒把他這兩個助手問得莫明其妙起來。

「跟平常一樣！」有一個這樣回答着。

「我身上穿的什麼衣服？」

兩個警官低頭想了一會。

「你披的是一件很長的外套。」

「我還帶一副遮風的大眼鏡。我想是這樣吧！」

「是的！偵探長！」

「我想是這樣吧！」傅毛斯很凶暴地咆哮着。同時，他就立刻放開大步，打一座大理石所堆砌成的大扶梯上直瀉下去，一直瀉到了那接連着大門的前廳裏。這中間，有四個人守在守着，他們看見了他，照例也行了一個舉手禮。

「方才我出去的時候，你們可瞧清楚嗎？」他向四個人中間的一個領袖，這樣問着。

「是的，偵探長，兩次都瞧清楚的！」這一個警官的答覆。

「呸！又是兩次！」傅毛斯握着一個空拳，猛力的揮舞着。「那末我第一次出去之後，隔了多少時候，又退回來的呢？」

「五分鐘，偵探長！」這一位警官很詫異地對答着。



「我恰巧留出這一個機會來給他們行事！」傅毛斯很懊悔地感嘆着。頓了一頓，他又高聲問道：「那末我第一次出去之後，回來可坐汽車嗎？」

「坐的！偵探長！」

「啊！」——多量的希望衝進了偵探長的腦神筋來。——「你還記得那車子的號碼嗎？」他急迫得像火藥一般地問着，差不多不敢再聽那警官的答復了。——爲的是怕失望。

「記得的！」

偵探長險些把那呆笨的警官舉騰起來。

「好極！——那末多少號碼？」

「甲一七一六四號。」

偵探長很敏捷地記下了這個號碼來。

「傑克生！」他發狂似的喊着。立刻，就有一個穿軍服的人，應聲而出，走過來向他行了一個禮。

「快上警場去；教車務處立刻找出這一輛汽車的車主的姓名來。你就依着住址，去找他，當面強制他告訴你今天他的汽車曾經到過那裏幾處；如其情形緊急，你儘可以把他拘捕起來！」

傅毛斯發出了這一個緊急的命令之後，便依舊循着原路，回到了雷門爵士的書室裏來。這時候，外相依舊很昏亂地在屋子裏來來去去的蹀躞着，祕書先生把兩個手掌撐在桌子上，像害瘋病的人一樣地震動着；可是那一封藍色的恐嚇信，却還沒有打開咧。

「依我的推測，」偵探長打算把前後的事實，給他們解說一下。「你方才所瞧見的那個人確然是四義士中的一人，他故意化裝得和我的本來面目一般無二。他們的佈置，確然是十二分的值得佩服，恰好搭着這個機會，因此連我的手下人也給他們遮過了！預先他們一定是特地去找了一輛式樣顏色都和我的汽車相同的車子，然後靜待着機會，待我離了這裏，他們便在幾分鐘之內，衝到唐甯街來了。現在，我們祇有最後的一線希望，或者還可以找到他們；——因為，微倖得很，守在

下面大門口的那一位警官已把他們所用的那輛車子的號碼記下來了。在這上面，也許我們竟會發現他們的蹤跡。——噲！」話才說完，一個侍者推開門，走進來

了。

「偵探長要見榮克生先生嗎？」

傅毛斯忙着答應，忽忽地又奔下樓去。

「請你原諒，偵探長？」榮克生行了一個禮，便陪着小心說道：「也許這個號碼裏頭，有一個字是錯了。」

「爲什麼緣故呢？」偵探長很尖刻地問着。

「因爲，」這一個脚色忸怩着答道：「甲一七一六四號的車子，便是你自己的車子啊？」

## 第八章 日記簿

這一封最後的警告書的內容，是很簡短而有力約：

「關於「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提案」的是否必須提出，我們允許你再有一天工夫的考慮；到明天晚上六點鐘，我們希望你能夠有最切實她表示。如其在明天下午六點鐘所出版的「午報」上面，你並沒有何種正式的聲明，表示你可以把這一項提案撤回的話，那末我們別無他法，唯有實踐我們的預約了。你的最後的呼吸的停止，將在時辰鐘開始打八下的時候。現在，我們先送給你一件小的禮物，那就是警探當局們所秘密預定的計劃——明天怎樣保護你的計劃的節略——對於我們，無論怎樣秘密的安排，都是無用的。順祝

幸福

四義士」

雷門爵士一口氣便把這一封信讀完了，他的聲浪，一些並不顫動；接着，他又把那幾頁附件也讀完了。這上面，便是寫着——美麗的字體寫着——警探當局們在口頭所決定而不敢形諸筆墨的祕密計劃，一個字也不會錯。

「總有人泄漏出去了！」他立刻這樣猜測着。同時，站在他左右，很焦急地伸長着頭頸在張望着的兩個人，都發現他的臉色已轉變成爲泥土一般的灰白色了。

「唯有這四個脚色才能把這樣秘密的計劃偷過去！」偵探長的態度比其餘兩個人是鎮定得多了。「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生命作保，這決不是我和警務總監所洩漏出去的。」

「也決不是我！」爵士的私人秘書下死勁地聲明着。

外相聳着他的肩膀，很困倦地笑了一笑。

「有什麼關係呢？讓他們知道也不妨！」他很溫和地說道：「究竟他們用怎樣一種奇巧的手段來偷發我們的秘密，我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願意知道。現在，祇有一個問題，畢竟在明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我能不能得到你們的適當的保護？」

偵探長的兩行牙齒，極猛烈地在搏戰着。

「要如我們的力量真不足以保護你，那末在八點鐘的時候，他們所殺死的一定是兩個人！」他一面說，一面打兩顆眸子裏發出一種很可怕的光芒來，表示他已下最大的決心了。

這一晚，打過了十點鐘，街上便充滿了外相已經接到那最後的警告書的消息；

各種晚報的號外，到處受人歡迎着。戲館裏，俱樂部裏，以及站在街頭上的警官們，沒一個不在討論着雷門爵士的安全問題，下議院裏，空氣緊張得像煮沸的開水一樣；因為大家都希望外相會翩然光降，所以每一個議員都到了，黑壓壓地擠滿了一廳。可是失望得很，當他們吃過晚飯之後，唐甯街傳來消息，報告雷門爵士今天晚上是不能來了。

「我能不能請問首相，究竟這一項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還是出於內閣全體的同意，必須要使他立即通過呢？還是……」西地福特區的一個急進黨的議員首先問道：「還是他沒有注意到現在所發生的特殊的情形，足以傷害一位內閣大臣的生命，因此依舊沒有使這一項提案展期討論的讓步啊？」

這一個問題的提出，頓時引起了大多數人的注意，於是首相便慢慢地打座上站起來，用一種含着笑意的目光，向那發問的人看了一眼。

「我知道無論怎樣凶惡的環境，斷不能挽回我們那一位公正而誠實的朋友的決心。不巧得很，今天晚上他是不在這裏，但是他已切實的聲明，明天必須開始這一

項提案的二讀。」他說完，就坐下去了。

「他在那裏冷笑些什麼啊？」西地福特的議員，向他鄰座上的人低聲私議着。

「他像碰見了魔鬼一般的不安樂，」鄰座上的人很調皮地說道：「這個老頭子真像給魔鬼迷住了一般的不安樂！今天，內閣裏有一個人告訴我，老頭子近來是不安樂極了。」你記着我的話，」他說道：「四義士的事件已使首相像受了鬼迷一般的感覺到十二分的不快樂！」」旁座上的人都靜悄悄地聽着，讓那西地福特的議員仔細去咀嚼他鄰座上的人所說的話的奧妙。

「我已曾盡我的力量，勸告雷門不要太堅持，趁早把那提案撤回來，」首相在表白他自己的態度。「但是他固執得比什麼人都厲害；最可憐的便是他從他自己的心坎深處：發出一種極堅強的自信力，以為那一班人是在利用了這個機會，想攫取民衆的信仰心。」

「這是很玄妙的。」旁座上的拓務大臣很急促地插嘴道：「像這樣的一件國家大政竟會有這樣離奇的糾葛，真教人不能相信。更可怪者，這件事現在已經根本牽

動了無數的人物。同時更尖却了教化的勻力。」

「你的意思是很幽默的。」這一位不很靈敏的首相答道：「而那四個不知名姓的脚色所佔有的立足點，確也是很合理的。你們不妨想一想，古語裏不是有一句「功首罪魁集一身」的話嗎？這是很對的：往往有力量能夠作惡的人，有時也會行起善來。譬如像那些控制全世界市場的大資本家，時常因為他自己要做投機事業的關係，不惜釀斷了棉花和麥粉的流通，使每一家紗廠或是麥廠都不得不停工，使許多的窮人凍餒而死。把國家的命脈，玩弄於他一人的掌股之間，……於是，我們就要想起他們四個人來了，誰也不會見過他們，而這四條黑影却夾着流血的悲劇走遍了全世界，把這些可惡的資本家一一加以懲罰和極刑。一切製造飢饉的惡人，專制的魔王，和無數不同的潛伏着的惡勢力，非法律所能制裁的惡勢力，碰到了他們，便逃不過了。（譯者註：可惜日本獸軍的領袖荒木貞夫之類，沒有像四義士一般的人去制裁牠。）如其到了我們的手裏，我們能夠有什麼舉動，祇能說讓上帝來裁判這些壞東西吧！而勇敢的他們，却已毅然決然的把上帝的權威握在他們自己的手掌



之中運用着了。所以要如我們真把他們拘捕了起來，那末他們也祇能像尋常的人一樣地奄然而斃了，而世界上的人，也永遠不會感覺到他們的偉大了！」

「但是雷門怎麼樣？」

首相很鎮定地笑着。

「關於此刻這一件事，我想，他們簡直是過於謹慎了。假使他們起手先決心要把雷門殺害，其次再宣佈出他們所負的使命來，那末我想雷門的生命，十九是不能保全的了。也許是已經壽終正寢了！但是，現在他們已經再三的發表了警告書，又曾接連不斷的故意逗露出他們的馬脚來；雖然，關於警探當局明天的佈置，我是完全隔膜着，然後，我想在明天的一晝夜裏，決沒有一個人能夠走進相距雷門十二碼附近的區域中去了！真像一個幽禁在西伯利亞的死囚，不能和俄國大皇帝一起進餐一樣的無可豫疑。」

「難道雷門真沒有撤回那提案的可能嗎？」拓務大臣反覆的問着。

首相不住的搖着他的頭。

「絕對沒有！」失望的答復。

這時候，對面席上，在前的幾行裏，站起了許多人來，很擾亂地主張着要把那正在討論中的某一項議案裏的一句短句加以修正，因此便打斷了首相們的談話。

很快的，議廳裏漸漸地空起來了，這是因為雷門爵士今晚缺席的消息，已遍傳了全場的緣故。議員們打議廳上退下來之後，便聚集在休息室裏，開始討論着在每一個人的腦神筋上都佔着最重要地位的非常事件。

在唐甯街四十四號和下議院前面的停車場的附近，聚着黑壓壓地一大堆的人，輾熱鬧原是倫敦人的特別嗜好，他們都想看一看這一位近幾日來，整天有人在念着他底名姓的外相的丰采。馬路兩旁的書報攤上，開始寄賣着他的照相；還有一班善於投機的人特地把四義士們以往的歷史印成一小冊，倒也做了不少的生意。同時，那些沿街賣唱的脚色也特地在他們的節目裏，加上了幾段應時的穿插，對於外相的不爲恐嚇和反對所動，毅然堅持着他自己的固有的主張，歌頌得很熱烈。

在這些可憐的流浪者所編的歌詞中，又別出心裁的替外相添上了一段宣傳，意

意思是說，外相這一次的所以要使那一件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提案通過的意思，也有保護國內的勞工們底職業的作用，不使那些外國的浪人得有攫奪國內勞工們底麵包的機會。

這一段歌詞給孟福特聽了，心上覺得很不快，其時他正和包嘉德同坐在一輛馬車裏。及至駛近了惠士明脫大橋，立刻，又打發走了他們的馬車；跨着大步，向白宮（倫敦之白宮，乃政府機關會聚之處；非美國之總統府）行去。

「我想在這些歌曲裏，高唱着麵包問題，使每一個英國人都用不共戴天的目光來仇視我們，的確是很聰明的。」孟福特呵呵地冷笑着。

這時候，他們兩位身上所穿的都是很齊整的晚禮服，在包嘉德的衣服上，綴着幾顆古羅馬騎兵隊裏的武士們所常用的紐扣。

繼續發言的還是孟福特。

「我不知道在今天以前，倫敦可曾有過這樣緊張的空氣？——幾時有過？」  
包嘉德回過頭來，向正在注視着他的人很嚴肅地笑着；在嚴肅之中，含着極誠

懇底同情。

「你不妨想一想看？」

「我也曾把這同樣的問題問過一位小旅館裏的司賬，」他說得很慢，態度端莊得像一個正在拒絕說笑話的人一樣。「他把現在的情形，比擬當那殘忍慘酷的東郊大暗殺案初發現時的紛擾。」

孟福特聽了，立刻住了步，用一種很恐怖的目光看着他的同伴。

「啊！天哪！」他很悲痛地喊道。「這是我所從不曾想到過的，我們為什麼給他這樣比擬啊！——可惡的脚色！」

他們便繼續前進。

「這也是有色眼鏡下的觀察，一種誣良爲盜的誤認。」包嘉德極鎮定地說道：

「英國人是最頑固的東西，就是崑西愛復生，（譯者按：崑西愛乃美利堅之愛國志士，長演說，生於西歷一七四四年，歿於西歷一七七五年。）也斷不能使他們有什麼感悟。在這裏，公正的上帝所有的傳道員除了蟄伏在蘭開夏那邊的小酒館裏的一

班流浪人之外，找不到第二個人了。」

他們穿過了白宮的一部份，那邊就是緊接蘇格蘭警場的孔道。

其時，有一個人，垂下了頭，把兩條手深深地藏在他的破爛的衣袋裏，蹣跚而來，當他們和他相遇的時候，便斜着頭，很迅速地看了他們一眼，待他們走了過去之後，他爽快站住了身子，仔細端詳着他們底後形；接着，他就跨開大步，追蹤而上。在却靈登路的轉角上，擠着一大堆的人，都在那裏等候街上流水般過着的車馬過完之後，好穿過對面去。包嘉德和孟福特走到這裏，也就祇能站住了候着；人越聚越多，三面都包圍了起來，他們似乎覺得有人輕輕地撞了他們一下，但是也不便追究。後來，他們終於穿過了馬路，一直望聖馬丁街走去。

包嘉德方才所說的那個比擬，孟福特依舊不稍放鬆的在討論。

「我想，今天晚上，在議院裏一定有不少的人，」他很鄙夷地說道：「當白魯塔站起來說：『那一個暴徒在殺人的時候，不是把替天行道四個字充護符的』。一定是會很熱烈地拍着手贊成他。在這裏，你永遠不能找到一個對於歷史真有研究的學

者，或是一個庸中佼佼的大智者。因為，事實是這樣，你不信隨便找一個人問問看，你說如其蒲納伯（英國大探險家，有極重要之發現。）當他從埃及回來的時候，路上突然給人殺死了，這樣可以說是上帝賜給全人類的幸福嗎？你以為他能夠立刻絕不遲疑的答復你嗎？哈哈，這是不會的。因此我們——我們便成了尋常的殺人的盜黨了！」

「他們決不願為暗殺拿破侖的刺客建立一尊塑像，」包嘉德始終是最鎮定最溫和的一個。「他們祇是極虔誠地拱奉着他們的費而敦，稱頌他暗殺英皇查利第一世時代的一個荒淫佚樂的首相底功勛。也許後世的人們，能夠給我們公正的批評！」他用一種一半是嘲笑的口氣說着。「但是對於我，都並無關係，我但求可以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便什麼都不介意了！」

他把他已經吸剩的小半枝雪茄烟丟了出去，隨手伸進他的裏面的衣袋裏去，打算另外再拿一支出來，但是，伸出來的依舊是空手；同時，他又望一輛正在他們面前經過的小馬車招了幾下手。

孟福特很詫異地看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啊？方才你不是說，我們甯可步行的好嗎！」

但是，他也並不堅執着要知道包嘉德的理由，便莫明其妙的踏上了小馬車，包嘉德也忽忽地走了上來，隔着小窗，向車夫發出了一道命令：「上麵包街的車站去。」

在包嘉德沒有發表相當的說明之前，他們的小馬車，已辘轳地在薛佛倍街上轉動着了。

「我碰到了扒手了！」他把聲音壓得很低，然而態度還是極鎮靜。「我的錶已給他偷去了，但是這倒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所可恨的是他竟把我的那一冊日記簿也帶走了，在這日記簿上，有我爲着要指導周覽而做下的一些記號和標誌，這個却不能大意！」

「也許那是一個尋常的扒手，」孟福特用一種安慰的語氣說道：「否則何以他必要偷你那錶呢？」

包嘉德很匆促地在自己的衣袋裏搜查着。

「別的東西都沒有偷去。」他說道：「也許這一個脚色，果然是像你所推測的一樣，祇是一個尋常的扒手；他對於我的錢，當然是很滿意的，至於那一冊日記簿，也許他早已丟到了附近的陰溝洞裏去了。不過，我總有些懷疑，或者他竟是一個偵探的夥計。」

「那末在你的日記簿上，可有什麼表示你自己的名姓和住址的記錄嗎？」孟福特問着，態度是很煩惱。

「沒有。」很敏捷的答復。「然而除非英倫的警探全是瞎子，否則他們立刻就

可以從那裏發現我們的測量和計劃來。不過，話雖是這樣說，也許那日記簿根本就

不會到他們的手裏去；如其真到了他們手裏去，而那扒手又在方才的一霎那之間，

認清楚了我們的面貌，那我們就險了！」

小馬車在麵包街上的一個小車站的前面停住了，他們便一齊打車子上走了下來



「我必須望東去！」包嘉德說道：「我們準明天早晨再見，到那個時候，我一定可以打聽明白究竟我的日記簿有沒有給人家送到蘇格蘭警場去了。」晚安。這幾句話說完，兩個人便分道揚鑣的走了。

★ ★ ★ ★

要如皮萊沒有喝幾杯酒，或者他對於今天晚上的工作所得，就會感覺到十二分的滿意了。但是，此刻他已灌飽了那種足以助壯一個人做壞事的胆氣的流質。——不知道有許多很正直的人，因此而走上了邪路去。——使他覺得如果他今晚不盡量的去接受上帝所賜與他的機會的話，便是他自己的大差誤了。因為受了四義士所鼓動的恐怖底刺激，有許多住在倫敦郊外的人，都紛紛地避往惠士明透（倫敦附近的一個自治區）去了；在泰晤士河上的大橋的一端，皮萊瞧見還有許多富於耐性的住居郊外的人們扶老攜幼地候着，準備搭船上司惠曲森，辯林，和克來芬一帶去。（此三地俱為英倫附近之村鎮，而已實行自治者。）

因此，這一天的晚上，竟比往日熱鬧了許多，皮萊決計上車站附近或公共汽車

上去活動一番。

他先後在一個穿喪服，體格極肥胖的老婦人的身畔，摸到了一具錢袋。又在一個戴高頂禮帽的男人那裏，偷到了一只華德伯 (Walter's) 乃美國康納鐵克的 (Connec-ticut) 省之大城，以鐘錶製造業名於世。的銀錶；又在一口美麗的手提袋裏取到了一具極精緻的小粉盒；最後，他打算在一位衣飾很華貴的女人的身上，用一番工夫，作爲他今天晚上的全部工作的結束。

他的工夫並不會白化，一具錢袋，和一條絲織的手帕便做了他的戰利品；於是，他覺得很滿意了，便暗暗在籌劃一個最舒服的休息。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一個很和善而熟識的聲音像青虫一般的鑽進了他的耳管裏來。「噲，皮萊！」

他知道那正在招呼着他的人是誰，立刻就感覺到尷尬起來。

「哈囉！密司忒胡爾德！」他勉強堆起了一臉的假笑，向對面的人答禮道：「近來你是怎樣的好法？先生！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你老人家！」

「你打算上那裏去啊？皮萊！」這一位突如其來的密司忒胡爾德一面和他說話

，一面就很親熱地挽住了他的手臂。

「啊！我嗎？」這一位善良的皮萊先生喃喃地躊躇着。

「還是上老家去吧。」胡爾德不問皮萊同意不同意，立刻就挽着他，向人叢裏走將出去。「老家！舒適的老家！可是嗎？皮萊！」他又招到了一個年輕的人，似乎常常跟他在一起的老伙伴。「快走上那一輛車子裏去，鮑德，問一問，看有什麼人失落了東西沒有？如其有的，你就帶他們下來。」這一個年輕的人聽了，便諾諾連聲地走了。

「那末，現在，」胡爾德還是很親熱地挽着皮萊的手臂。「請你告訴我，你在這世界上，究竟有什麼用處呢？」

「噢，請你瞧清楚些！密司忒胡爾德！」皮萊很莊重地說道：「你為什麼這樣打趣我呢？你打算把我拖到那裏去呢？」

「左右不過還是以前那般的一套玩意罷了！」胡爾德彷彿是很可憐他的樣子。

——「正和以前的玩意一般無二，我可以保證你！現在，我也是依舊把你帶到以前

你所常住的，那一處甜密的所在去！皮萊！」

「但是，——但是這一次你的確是誤會了！先生！」皮萊很強暴地抵抗着；同時，地上突然鏘的一響。

「請你原諒我，皮萊！」胡爾德很敏捷地俯下身去，拾起了皮萊所丟下的一個錢袋來。

在鄰近的捕房裏，一個坐在公事檯後面的巡長，堆着滿臉的笑，裝做是很歡迎皮萊的舊地重遊；同時，那殘忍的獄卒也向他微笑着，當他像一個朋友一樣。皮萊站到了一間裝着鐵柵的看管室裏去，很和馴地讓那獄卒搜查他那特製的夾層的衣袋

「金錶一隻，還有半節鏈條，也是金的；錢袋三枚，手帕兩條；紅色皮面的日記簿一冊。」獄卒逐件逐件的報告着。

巡長驗看無誤，便點了點頭。

「今天的成績可不差啊！皮萊！」他這樣的譏諷着。

「那末這一次我大概要留多少時候呢？」這個可憐的囚犯很迫切地問着。其時

，方才把他抓來的那個密司忒胡爾德，正在低下了頭，填寫這件刑案的報告書，便依着他自己的猜度，笑道：「有九個月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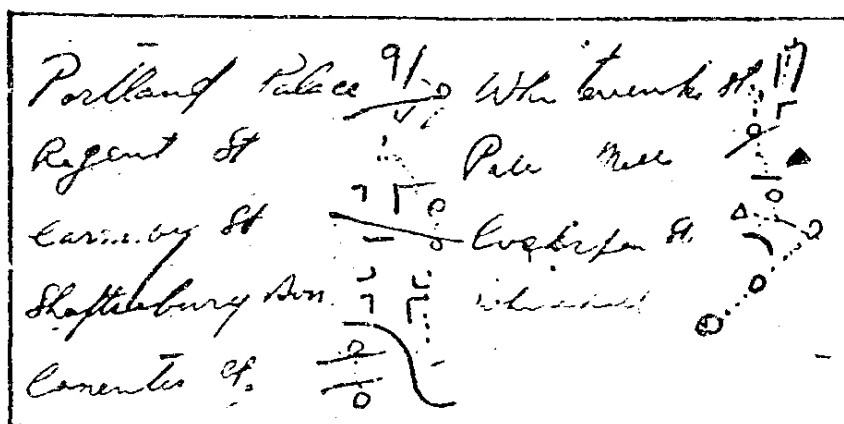
「這樣太少吧！」皮萊驚慌失措地狂喊着。

「不錯，事實上，」那一位巡長插嘴道：「你是一個最沒有出息的浪子，流氓，又是一個至死不悟的積竊。——這一次你可以在高等刑事廳上出席了！——送他上八號去！」

最後一句話乃是他對獄卒說的，獄卒得了他的命令，便立刻伸出手來，很粗魯地把皮萊牽了過去；警吏們原祇能把這種淫威加在這些無力抵抗的小流氓的身上，像四義士那樣流血不怕腥氣的大暗殺黨，他們就休想撩動一根毫毛。

「我們納了這許多捐稅，所得的酬報就是這樣嗎？」當皮萊擦過了一道鐵欄，走進他的囚室裏去的時候，很憤怒地咒咀着。

「那以後，你就不用再納了吧！皮萊！」獄卒似笑非笑地給了他一個答復，立刻便拉上了鐵門，下了一具特製的鐵鎖。



在問事室裏，胡爾德跟那一位巡長還在繼續地檢驗皮萊所得的贓物；其時，年輕的鮑德已引着二個失主同來了，各自指點着自己的東西，滿意而去。

「現在，所有的東西全領去了；祇剩這一個金錶和一冊日記簿却還不見有人來認領。」當失主們出去之後，巡長很詫異地捧着所剩的東西，這樣疑問着；「這是『愛而近』牌子，騎馬式，製造號碼第五〇二九〇二〇號；日記簿裏並沒夾着什麼紙片，也沒有住址，也沒有名片，全書共四五十頁，却祇有三頁上有字跡寫着。巡長一面這樣說，一面便把這日記簿授給了胡爾德。可是第一頁上寫的字跡，就使這一位警探呆住了，原來上面所寫的完全是倫敦幾條街道的名字，而在每一條街名的後面，又畫着一些極神祕的記號。

「這可不像一個獵紙會會員的日記簿嗎？」胡爾德很

疑惑地說道：「再瞧第二頁上所寫的是什麼？」

他們便翻過了一頁，這上面，却完全是數目字。

「呸！」這一位失望的巡長很不耐煩地咆哮着，立刻又翻過了一頁。這一頁上所寫的倒是很明瞭的，而且是可以讀得斷的；雖然這字跡是很草率，似乎是一個人，在倉卒之間所寫的，又像是打什麼東西上摘錄下來的。

「這一個脚色一定是打算去等候某一班的火車！」善於說笑話的胡爾德，用一個手指指着紙上的幾個縮寫字，胡亂猜測着。

「除赴議院外，無論何時，不准聽其擅離唐寧街。當是晚八時三十分起程赴議院時，應乘裝甲汽車，出發前，以四輪大馬車四輛為先導，故佈疑陣，藉避奸人耳目。自下午兩時起即，以警士六百人集中河濱一帶，實行禁絕交通；更以特務隊八十人分佈於唐寧街中。在四十四號屋內，每室駐特務隊一人，每一甬道內駐三人，而以六人防守地室，六人防守屋面。屋內所有門戶，務須一律洞開，使防守者彼此可以相顧。各特務隊員應一律佩帶自動手槍一支。除傅毛斯

及其私人秘書之外，無論何人，一概不准與雷門接近。在議院以內，凡有面目陌生，形跡可疑者，特務隊應立即上前監視。議院前街上，更以特務隊二百人佈防，於必要時，立調警衛軍一營助守。」

（譯者註：包嘉德日記簿中所載原文，並不如此詳盡，若「議院」「唐寧街」「特務隊」「傅毛斯」等……名稱咸用縮寫，故巡長與胡爾德二人閱後，俱不知其用意何在也。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為詳譯如上。）

這一位警探先生，很遲緩地把這一節東西念完了。

「啊！這是怎樣的一番鬼戲啊？他是什麼意思啊？」巡長自己知道不能解釋其中的奧妙，便向胡爾德問着。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胡爾德突然福至心靈，心中若有所悟，後來，竟給他得到了出乎意外的超擢。

「請你把這一本日記簿交給我，給我有十分鐘的工夫！」他很緊急地請求着，巡長便立即把日記簿授給了他，臉上透着很詫異的表示。



「我想我不難把這一冊東西的主人翁找出來！」胡爾德很得意的自誇。當他的手指和那日記簿接觸的時候，不住的在顫抖着；他搶過了帽子，套在頭上，便忽忽地奔出去了。

他一直的奔，從小路上奔到了大街上，忙向四面張望，好容易給他找到了一輛空着的小馬車，便來不及的跳了上去，同時，向那車夫發出了他的緊急的密令。

「上白宮去！儘量的鞭你的馬，愈快愈好！」他一口氣的催促着。於是在六七分鐘之後，他已站在唐寧街四十四號門前，向一個指揮這一帶的守禦線的巡官，開始陳述他此來的任務了。

「警官胡爾德，候補隊第九四六號。」他先說明了自己的來歷。「我有一封極緊急的信，要面交偵探長傅毛斯。」

這一個所謂偵探長的脚色，臉上透着十分疲倦的神氣，很不耐煩地傾聽着這一個警官的陳述。

「我覺得這件東西，」胡爾德簡直不讓自己有喘氣的工夫：滔滔不絕的一直說

到了最後的一段。「對於你此刻所担任的事情，一定有相當的關係。偵探長！上面「D·S·」兩個字，大概就是唐寧街的縮寫；——」

「還有，——」一面說，一面他就把那冊日記簿獻出，傅毛斯便像搶一般的奪了過來。

他祇讀了兩三行，便得意得狂叫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的秘密命令啊！」他發瘋似的喊着，立刻，便站起身來，挽住了這一位警官的臂膀，挾着他一直衝到了大門後的客廳裏。

「我的車子在外面嗎？」他很急迫地問着，當時就有一個警探吹了一聲口哨，門外便閃電似的開來了一輛黑色的汽車。「跳上去！胡爾德！」偵探長拉胡爾德一同跳進了車廂，這車子便飛一般的駛出白宮去了。

「那扒手叫什麼名字？」偵探長追問着。

「他叫皮萊，偵探長！」胡爾德很恭敬地答道：「你也許不認識他，但是在下流社會裏，他倒是一個極有名的脚色！」

「啊！不錯！」傅毛斯來不及的校正他。「但是，我跟皮萊也是很熟識的老朋友了！——我們瞧他究竟怎樣說法！」

車子開到了那一所小巡捕房的門前便停住了，兩個人先後跳下了車子。

當這位鼎鼎大名的傅毛斯先生走進去的時候，那一個巡 瞧明白是他，忙打座位上站起來，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舉手禮。

「我要瞧那個新來的囚犯皮萊！」傅毛斯很簡潔地命令着。於是，皮萊便從睡夢中給那獄卒喚醒起來，矇矓着雙眼，偷偷掩掩的走進開事室。

「噲！皮萊！」偵探長很和藹地說道：「我有幾句話要給你說。」

「啊！這是什麼意思啊？你不是密司忒傅毛斯嗎？」皮萊很着慌地問着，臉上堆起了恐怖的色彩。「我可以發誓，奧斯登那一件殺人的案子，委實沒有我在內！天可憐見的，別冤枉我啊！」

「別慌！別慌！你且靜着心聽我說話！皮萊！我現在來並不想拷問你什麼，祇要你能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幾句話，你不但立刻可以脫免你已經得到的三個月徒刑

刑，而且還可以得到一筆相當的賞金！」

皮萊簡直驚奇得不知所措了。

「如其你要我說出我們這一夥同黨來的話，我決不讓他們逃走一個！」皮萊很陰沉地低語着。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偵探長很不耐煩地喊道：「我祇要知道，你是打那裏得到這一冊日記簿的？」

皮萊露出了兩行黑污的牙齒，微微一笑。

「在人行道上拾到的。」他依舊想狡賴。

「我要你說真話！」傅毛斯聲色俱厲的催促着。

「是！是！」皮萊憤憤地答道：「說實話，當然是我打人家那裏偷來的！」

「什麼人？」

「對不起！我從不會在偷到了東西之後，問過人家的名姓！」很直爽而倔強的答復。

偵探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那末，你聽着我說，」他依舊裝着很和善的神氣，用極低的聲音說道：「你可曾聽見過『四義士』的新聞嗎？」

皮萊點了點頭，同時，擰大了他的眸子，呆怔怔地瞧着那正在說話的偵探長。

「好！你既然知道，那就好了！」傅毛斯很有力地繼續說道：「我告訴你，這一冊日記簿的主人，便是所謂『四義士』的中間的一個！」

「真的嗎？」皮萊分外吃驚了。

「如其有人能夠拘住他，不必四個人全體，拘一個人就可以得到一千金鎊的賞格！如果你能夠盡量的把方才的事情告訴我，那末待我拘住了那四個脚色，這一千鎊便屬於你的了！」

皮萊像一個木頭人一般的站着，低下了頭儘想。

「一千鎊，——一千鎊？」他模模糊糊地自語着。「早知道這樣，方才我就可以把他拘住了！」

「來！來！」偵探長發出很尖銳的聲音來。「現在也不遲，你儘有機會可以把他拘住。——你快告訴我他是怎樣的一個脚色？」

皮萊闖上了眼皮，竭力的思索着。

「他的神氣很像是一個上等人，」他慢慢地宣佈着。——他把方才送東西給他的主顧，逐一回想着，渺渺茫茫的想出了一個影子來。——「他繫着一個白領結，還有一件白色的襯衫；他的靴子，似乎是擦得很光亮的。——」

「但是，快告訴我他的面貌！他的面貌！」偵探長很急迫地要求着。

「他的面貌！」皮萊極大胆地發怒道：「我怎樣能知道他的面貌是怎樣的呢？你想，我在攫取他的金錶的時候，我還有什麼工夫去注意他的面貌！」

## 第九章 皮萊的奢望

「你這個討厭的笨賊，你這個可恨的蠢貨！」偵探長頓時大發雷霆起來，他像捉一頭老鼠一般的揪住皮萊的衣領，不住的搖着，威脅着。「你的意思不就是告訴

我說，雖然已經有一個「四義士」跌到了你的手裏，而你竟不屑一顧嗎！」

皮萊死命掙脫了他的手。

「你快離開我！」皮萊極大胆地喊道：「在那個時候，我怎麼會知道他是四義士之一呢？而且你又不曾看見他，你怎麼能斷定他確然是四義士之一呢？」說着，他又做了一個鬼臉。其時，他的腦神筋已開始在活動了，很敏捷地活動着；他瞧偵探長這樣猴急的情態，已深信今晚這一次的被捕，大有逢凶化吉，頗到得些好處的希望了。

「不過，我瞧是也會瞧過他們一眼，」他故意吞吞吐吐地說道：「他們，——」

「他們？——他們？」偵探長來不及的插嘴道：「他們一起是幾個？」

「慢一些！」皮萊很陰沉的答復，他已經完全知道他自己此刻的地位，確然是奇貨可居了。

「皮萊！」偵探長反軟化了，很真誠地向他央求道：「這也是一樁生意經，你必

須先把你所知道的盡量告訴我們。」

「哈哈！」皮萊很輕蔑地笑着。「我應該告訴你嗎？對不起！這些門檻，也許我還比你更精明幾分。——如其一個人根本不願說話，你就休想要他開口！你不能

——」  
偵探長向其餘兩個人做了一個眼色，他們便一齊退出去了，屋子裏已沒有第三個人，偵探長立刻改用一種極低的聲音說道：

「上禮拜，亨利那小鬼已放出來了！」

皮萊的臉上，霎時間就飛起了兩朵紅雲，他把頭低了下去。

「我不知道誰是亨利！」他很頑皮地抵賴着。

「上禮拜，亨利那小鬼已放出來了。」偵探長又重複的說了一遍：「他爲着強劫財物的罪案，足足幽囚了三年，——三年還有十記皮鞭。」

「這事情我一些兒都不知道。」皮萊依舊表示否認。

「當初他犯了罪案之後，隱藏得很秘密，一些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偵探方面竟



找不到他。」偵探長合着一種憐惜的意味，繼續說道：「照那時候的情形講，也許到今天還不能找到他；但是，後來有人向警署告密，某天的晚上，他就在蘭門路上的一間小屋子裏，給偵探們擒住了！」

皮萊用力嚙着他的下唇，却不就說話。

「亨利出來之後，竭力的想知道他這一次所受的三年徒刑和十記皮鞭，畢竟是那一個人作成他的。——你也是和他相熟的一個人，當然也知道這個腳色的記憶力是最強不過的了，啊呀！」

「這些話都是跟我全無關係的，說他怎甚？密司特：——皮萊含和着喊道：「而且——亨利他又——又不是我的乾老子，他的事情我不能管；——再有，你們當警探的奈道還要干預人家的舊帳嗎？——」

「此刻，我們決意要干預他這篇舊帳！」傅毛斯很有力地威嚇着。

「好！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盡量告訴你聽吧！」最後，皮萊是屈服了，他掃清了喉嚨，正待開始敘述的時候，偵探長又止住了他。

「不要在這裏說！」偵探長命令着，立刻他又把那巡長喚將進來，宣佈他的意志。

「巡長，你可以讓這個人暫時具保釋出，——我就是保人！」這一幕出乎意外的滑稽的短劇，終於使皮萊不能忍耐地忸怩的笑了，他原有的活潑的精神，也立即恢復過來了。

「具保釋出，這樣優美的待遇，在我却還是畢生第一次享受咧！」他很談諧地自語着。

依舊坐着傅毛斯的那一輛汽車，皮萊便隨着偵探長到了蘇格蘭警場，這一位高級警官爲嚴密關防起見，特地將他帶到了自己那一間辦公室裏。於是，狡滑的皮萊，不得不下了說實話的決心。

「在你沒有發話之前，」偵探長先告誡他道：「我必須先警告你一句話，就是請你盡量的把你所要說的話縮短起來，愈短愈好！你知道，每一分鐘都是極寶貴的！」

這樣，皮萊便開始敘述他的奇遇了。雖然偵探長已給了他一個很嚴重的警告，要他盡量的把說話說得簡單，但是他終不能馬上改變他自己的習慣，依舊一連串的說了許多無關緊要的事情，使偵探長感覺得無限的不爽快，雖然是勉強的忍耐着。

說了半天，這個有名的扒手才說到了正文上來。「他們一起是兩個人，一個是很高的脚色，還有一個比他短一些，但是也短不多少。我記得他們中間有一個說道：『噲，喬奇！』——說話的彷彿就是那較短的一個。也就是我打他衣袋裏取到那一具金錶和一冊日記簿的一個。多分是他！他的日記簿裏，還夾着什麼東西沒有？」皮萊突然這樣問着，似乎很懊悔他自己爲什麼不翻看一看的樣子。

「說下去！」偵探長沒有答復他的詢問，很急迫地催促着。

「好，待我說下去吧！」接着，皮萊便繼續說道：「我一直在後面尾隨着他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後來他們因爲要跨過那却靈登街，而街上的車馬正在流水般的淌着，他們就不得不站住着等候；湊這個機會，我便取到了他的金錶，你懂得嗎？」

「那時候大概有幾點鐘？」

「十點半吧！——也許，已經是十一點鐘了！」

「那末，你真沒有瞧清楚他們的面貌嗎？」

這個扒手現出了極度後悔的神態，慢慢地搖動着他的腦袋。

「因為我現在並不會忘記自己的地位，也不會忘記這裏還是蘇格蘭警場的一部份，所以我委實不願說謊！說實話，我的確沒有瞧清楚他們的面貌，一個也不會！密司忒傅毛斯！」他很誠懇地對答着。

偵探長打座位上站將起來，很惋惜地發了一聲長嘆

「我恐怕你現在所說的這些話，對於我不能有什麼重大的援助、皮萊！」他表示無限的失望和悔恨。「那末，那末你可曾瞧見他們蓄着鬚沒有？他們是不是很清秀的年輕人？或者他們是——」

偵探長還沒有說完他所要說的話之前，皮萊已很悲傷地搖起手來了。

「如果我要說謊話，我要欺騙你，這也不是一件難事。密司忒傅毛斯！」他極

坦白地說道：「我更不必費多大力氣，儘可杜造一段事實，使你上我的當；但是，此刻我完全要給你說實話！你能相信我嗎？」

偵探長也看出了他的真誠，慢慢地把頭點了幾點。

「你的確已經盡你的力量幫助我了！皮萊！」他用一種極溫和的語氣，安慰着這個已經就範的扒手。

他又沉吟了半響，然後才決定他的方針。

「你聽着！待我告訴你怎樣的給我做去！」他翹起了一條手指，指着正在靜聽吩咐的皮萊。「你要知道，在這全世界中，誰都不曾見過那四個脚色，惟有你一個人，居然當面碰到過他們中間的兩個；而你至今還好好地活着，足以引導我們想法子把那些不法的匪黨拘住。這已是很造化的了！雖然你並不會瞧清楚他們的面貌，但是萬一你第二次再撞見他們，也許你還可以認識；因為每一個人都在走路的時候，總有一種特別的走法，就是兩條手臂的活動，也是各個人都不同的。此刻你坐在這裏空想，當然想不起他們的舉止上的特點來，然而有一天你再在街上見到了他們，

你就不難立刻警覺了！所以，現在我願意負完全的責任，暫時把你釋放出去，到明天的下午爲止。在這一個時期裏，我希望你能夠竭力的去找到他們。這裏有一個金鎊，你先拿了去吧！今天晚上已經太遲了，你還是先回家裏去休息一下；明天，你必須在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就走出來，愈早愈好，你儘望西方走去，準不會錯！」說到這裏，偵探長又在一張小抽屜裏，檢出了一頁白紙，提起筆來，很潦草地在紙上寫了兩三行字。「你把這個藏在身邊，倘若你果真能夠撞到了他們，或是撞到了他們兩個的中間的一個，那末你就得小心地跟隨着他，一看見路上有巡警，你便把這一個手諭給他看，立刻教他幫助你把你所發現的脚色拘住。這樣辦好了，你儘可舒舒服服地回到家裏去睡覺，待你醒過來的時候，一千金鎊的賞格，已安在你的臥牀上了！」

皮萊很興奮地接受了這一頁字紙。

「假使你有什麼事情要找我，你趕快上這裏來；這裏的人，就會告訴你，我在什麼地方了！你快去吧！晚安！」皮萊接連應了幾聲，便一個人先走了出去，他的

腦神筋像飛輪一般快的轉動着，左手藏在衣袋裏，緊緊地握住着那一張隨時可以發生效力的「拘票」。

★ ★ ★ ★

這一天的早上，太陽正在慢慢地探出他的頭來，準備欣賞一件重大的事變，在倫敦揭曉出牠的結果來。孟福特背反了他尋常的習慣，在卡納倍街上那一所製板工場裏消磨了他的全夜，當曙光漸漸在窗上透露的時候，他還不曾睡，獨自呆呆地坐着。

他把臉向着下面，雙手捧住了頭部的兩側，一條粗厚的毛氈，有一大半已瀉在地上。死白色的嚴酷的曙光，不稍假借地盡量揭露了他的瘦削而多癢痕的真面目；往常總是給一撮整齊的短鬚所掩住的幾條白色的橫紋，也無從躲藏的在晨光曦微之中透映出來了。他的態度不但是特別的疲倦，而且有一種極幽鬱橫暴的神氣，足以令人望而戰慄。他這樣反常的表示，不但可以使一個驀生的人大吃一驚，就是跟他常在一起的江珊如，當他在朝陽逐漸上升，從那地室裏爬上來的時候，抬頭瞧見了

他這副神態，也不由不縮住了脚步。像一個中風的人一般的呆住了。

他慢慢地移步過去，用手向他肩上拍了一下，立刻，孟福特便驟然驚醒了。

「爲什麼這樣發愁啊？」江珊如很溫和地問着。

孟福特勉強笑了一笑，同時又把他的雙手微微搖動，可是這樣，却還不能使江珊如減少他的恐懼。

「可是爲着包嘉德碰到了扒手的事情嗎？」

「不錯！」孟福特點着頭，表示承認，接着，他稍稍提高了他的喉音問道：「你覺得在我們以前所辦的許多勾當之中，可有像現在這樣爲難的事情發生過嗎？」

隨後，他們使用一種等於耳語一般底微的聲音互相交談着，江珊如的視線射在前面的一帶板壁上，悄悄地思索着。

「有過一次，」他想起來了。「祇這一次，便是爲着華沙那個女人的事情。你大概也還記得吧！當我們最初着手的時候，誰都以爲是很容易的，很不費力的，但是到後來，環境愈變愈僵，一切都像束住了我們的手足一般……，最後，使我幾乎



疑心，像此刻一樣的疑心，我們是要失敗了！」

「不！不！不！」孟福特很凶猛地喊道：「無論如何，我們千萬不要提起『失敗』這兩個字，利昂，你千萬別這樣想！」

他俯下了身子，匆匆着走近那通樓下的小門邊去，慢慢地打扶梯上跨下，江珊如便隨在他背後。

「周覽呢？」他很注意地問着。

「兀自睡熟咧！」

他們先走進了化驗室去，當孟福特的手握在門的旋柄上，還不會鬆下來的時候，突然聽得下面地層裏的地板上，有清脆的足音在響動。

「下面是那一個？」孟福特提高了聲音喊着，他這麼一喊，下面便有人發出了很輕圓的口哨來，使他立刻像滾一般的從石級上衝下去。

「啊！老包！」

不錯，來的正是包嘉德。他的精神很萎靡，混身上下，撲滿着黃色的灰沙。臉

上黑污不堪，顯然是不會洗過臉的緣故。

「怎麼樣了？」孟福特又像讚美又像質問似的發出了很粗暴而窘急的聲音來。

「我們上樓去說罷！」包嘉德的簡短的答復。三個人便魚貫般的打一條滿積着塵沙的石級上走上去，大家都低下了頭，忽忽的走，一個人也不說什麼，一直走進了那一間小小的休憩室。

於是，包嘉德開始說話了。

「現在，他們方面，已挑出了幾個最高明的脚色，努力向吾們進攻了！」他一面說，一面便望這休憩室裏所僅有的一張安樂椅上躺了下去，同時，拉下了他的呢帽，隨便向屋角裏擲去。「因為那一個偷我東西的脚色，已給警探們拘住了。他原是倫敦扒手界中極負盛名的一位老前輩，不幸得很，那一晚，他偏是給警探們所注意着，因此竟無可躲避的跌進了鐵屋子裏去了。警探們在他身上搜查之後，便搜出了我的那一冊日記簿來，這原是不足注意的東西，可是這時候，偏生又有一個靈敏得像一頭警犬一樣的警探在旁邊瞧出頭緒來了，他確認這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所遺失

的東西，他把這一冊日記簿當寶貝一般的捧着……」

「當我跟你分手之後，我便一直回到家裏去換了一套敝舊的衣服，化裝成下流人的模樣，然後放開大步，先趕到唐寧街去；我也雜在一羣好事朋友的中間，擁在四十四號的門前，像看戲一般的觀望着那些神氣活現的衛隊。因為據我的測度，這時候，傅毛斯那脚色一定也親自在裏面監守着，而且我又料定如果警探方面對於我們發現了什麼蹤跡之後，第一步總是先上唐寧街去找傅毛斯。不過，我同時却又有個相反的猜想，就始終不相信那個扒手便是警探方面所派的好細，我以為他十九必是一個尋常的偷兒，我們對他，儘可無須顧慮，除非後來竟有出乎意外的變化，不幸他是極湊巧地給警探們在當晚就抓住了，否則簡直全無危險；然而這樣湊巧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當我在那裏耐心候着的時候，突然來了一輛奔馳得極速的小馬車，車子裏跳下了一個神氣極緊張的人；從他的外貌上看來，無疑的，這個人一定是一個警官。於是我就料到有什麼消息送來了，忙在三四分鐘之內，雇到了一輛輕馬車；果然，那傅毛斯已挽着這一個警官的臂膀，飛也似的奔出來了。他們坐的是

一輛汽車，我竭力催促着我的車夫鞭策他的馬儘量的奔，但是我也不能過分的慌張，讓那車夫起疑，就爲這樣，我祇能遠遠地追隨着，中間隔離約一百步路，可是他們的終點，却絕不費力的給我瞧明白了。在一個轉角上，我打發開了我的車子，慢慢地登到了一所小巡捕房的面前，那裏，已停着傅毛斯的一輛汽車，證實了我的臆測。

「幸而這是在英倫，英倫的巡捕房却並不像別處一樣的日子有一個門崗在守望，而在巡捕房的門前張望，更是一般罪犯底家屬所常有的情態，湊着這兩重機會，我居然並不怎樣費力，便很敏捷地見到了裏面那一間問事室的內容。——其時，我又懷着一個絕大的鬼胎，因爲依尋常的事理推測，他們如其真要研詢什麼囚犯，多半總是進獄舍裏去詢問的，要如真這樣，我就斷不能再有進一步的發現了；但是，十二分的微倖 他們竟絕不介意的在問事室裏開始工作了。於是我就很清楚地瞧見在傅毛斯和那警探之外，有一個態度很慌張的囚犯，他有一張很粗惡的臉，還有一個特長的下頷，兩顆眼珠是不住着在轉動的，很顯明地表示他是一個多詐的腳色。

「啊！但是，利昂，請你們不要斤斤較量的質問我關於那個人的面貌和身段——我當時祇像用我的眸子，給他攝了一張快照一樣，因為我的目標，不過想永遠認識他罷了！」

「在那短短的一霎那間，我聽見偵探長的臉上，是浮着一種極倉皇的暴怒，是那扒手却還在努力的掙扎着；從這樣真誠的表演上，我可以斷定那扒手的供詞，一定是說他並不曾認清楚我的面貌。」

「哈哈！」這是孟福特得意忘形的狂笑，同時，包嘉德也很自慰地嘆了一口氣，暫時中止了他的講述。

「但是，我還有幾分放心不下，打算再用一種試探的方法來證實我的理想。」包嘉德休息了三四分鐘之後，又繼續說道：「因此我便離開了他們，從原路上退回去。走不到半哩路，突然，背後有一輛汽車風馳電閃的衝過來了，隱約聽見裏面有兩個人坐着，我雖然沒有看清楚他們是誰，然而無論如何，這車子總是傅毛斯的，所以我想大概是他帶着那個扒手，回蘇格蘭警場去，再行詳細研詢。」

「這樣我是很滿意了，我差不多就要想走回來了；但是我覺得我們那一位偵探長這樣的把那扒手帶來帶去，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究竟想怎樣利用他這一個特別的助手呢？因為我急着要知道他的佈置，我就變更了我的步驟，一直趕到了蘇格蘭警場去，可是那裏的戒備是特別的嚴密，我祇能遠遠地在路口守着，很小心地注意打裏面退出來的人；候了好一回，那一個脚色果然出來了，傅毛斯却並不會一同出來，也沒有別的人監視着他；大概是他已經很疲乏的緣故；他一路走，一路在歪扯，似乎要倒下來樣子。我先運用我的銳利的視線，在他臉上看了一眼，這一看却就引起了一重混亂的感覺，又是歡喜，又是慌亂，我險些要失聲狂喊了。他轉了一個灣，搖搖擺擺的逕望那河濱走去，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我便暗暗的追蹤着他。」

「啊！這真是太危險了！雖然你不曾瞧見有什麼人伴着他同走，也許警探方面，竟很狡猾地派着人在暗中監視他呢？」江珊如一半像警告，一半像批評似的插嘴着。

「關於這一點，我也是很足以自誇的！」包嘉德露着淺淺的微笑，繼續報告出他的工作。「因為我也跟你有一樣的猜度，所以，在我開始追蹤他之前，特地先十分謹慎的探望了一會，瞧後面沒有人，才放胆行去，這大概是警探一面存心要讓他有充分的自由行動的緣故。當他走到了那大教堂的前面的時候，他忽而望左面看看，忽而又望右邊張張，一種豫疑莫決的神態，不用猜，就可以知道他對於他自己第二步的行動還沒有肯定的計劃咧。湊這當兒，我就加緊幾步，擦過了他的肩膀，走到了他的前面去，然後又回過頭來，故意伸手望衣袋裏摸索着。

「你能借一盒自來火給我嗎？」我假意從借火柴入手，開始和他兜搭。

「他倒是一個極溫和的脚色，立刻就接受了我的請求，摸出一盒火柴來，陪着我笑遞給我。

「我很敏捷地檢出了一支火柴，擦亮了，在雪茄的一端上燃着；這時候，火柴上的火光在黑層裏發生了跟電炬一般的效力，也盡可絕不費事的瞧清楚我底面貌。

……」

「啊！這是很聰明的法子！」孟福特表示相當的愉快。

「同時，我也瞧見了他的臉，雖然我的頭部是微微向下俯着，但是打眼角上望過去，已不難瞧清楚他的每一個動作了。他在火光下發現了我的真面目之後，絲毫沒有驚慌的表示，我就和他隨意攀談起來，先是站在原處說話，後來，經過了雙方的同意，便慢慢地望那黑衣傳道會的一個方向走去，一路上，儘把那些瑣瑣碎碎的小事談論着，過了橋，我瞧見橋下有一月小小的咖啡攤，于是又決定了第二步的行動。我便邀請他去喝咖啡，待那兩杯咖啡送上來之後，我就掏出了一個金鎊來，但是攤上的人偏沒有零錢可找。「你的朋友可有零錢嗎？」他這樣問着。

「就在這時，這一個小竊竟說出了我所要知道的話來了。他很冷靜地從他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了一個金鎊來，囁嚅道：「我所有的祇此而已了。」這樣，我就急着摸索到了幾個銅幣，付給了那咖啡攤上的人，同時，我的腦神筋已很緊急地活動着，第一點，我認爲他一定已經把什麼話告訴了警探們，而且是很有關係的話，這一個金鎊便是他的報酬。但是他究竟告訴了什麼話呢？——我想，他所說的大概



總不是關於我們底面貌的敘述，因為，不但方才在我擦火柴的當兒，他瞧見我的面貌，並無絲毫驚慌的表示；而此刻在這咖啡攤上的燈光之下，我的真面目，更畢露無遺了，他却也沒有什麼異樣的情緒。然而再想一想，我不由便毛骨悚然起來。也許他已認識我了，不過他們做小賊的照例總有幾分賊智，在他不會找到他的幫手之前，他故意和我這樣敷衍着，不就下手。……」

說到這裏，包嘉德便慢慢地打衣袋裏掏出一個很小巧的玻璃瓶來，他把三個手指緊緊地夾着，小心翼翼的安到了桌子上去。

「那時候他真是危險極了！祇要我的手指一動，他就沒有命，這樣千鈞一髮的險事，也許他生平還不曾碰到過咧！」他似乎急着要把這段故事結束，說得比方才快了一倍。「但是，不到一分鐘，我對於他所懷的疑慮便立即消滅了；因為我記得很清楚，當我一路伴着他走過來，中間已曾撞見過三個警察，如果他確已認識了我，存心要把我拘捕，儘可把那三個警察召來了！」

「他祇兩口便喝完了他的咖啡，說道：『現在我必須回去了！』」

「不錯，時候是真晚了！」我說道：「我想現在我也得趕快回去了！」——啊！快回去睡覺吧，明天還有許多緊要的事情要幹咧！」他聽了，便旋過半個頭來，斜睨着我，露出了兩行焦黃色的牙齒，笑道：「我也是這樣，不過，我的事情很棘手，明天能幹不能幹，我自己也還沒有把握咧！」

「我們便一同離了咖啡攤，沿着人行道望西走去，不一回，就走到了一盞街燈的下面，這燈恰好是在路的轉角上。」

「我知道再不能一味跟着他走了，要問他什麼話，就得在這最後的幾分鐘裏發動了；因此，我就鼓足了勇氣，極大胆地直接說到了主題上去。」明天，不知道那自稱四義士的畢竟要有什麼舉動？」他歪着身子，正要自管自的溜走的當兒，我突然似有心，似無心地問着；立刻，他就退回來了。「你說四義士嗎？」他很急迫地問着。於是，我就從報紙上的新聞說起，一步一步的和他議論着，最後，才講到了四義士的容貌和國籍問題；他對於這兩點是格外的注意，很懇切地要請我發表一些意見，但是，他最重視的却是「賞格」的問題。他差不多把整個的心靈集中於這上

面了。——突然，他又向後退了一步，用一個很污穢的手掌在我肩頭上輕輕地拍了一下，接着，他便開始陳述他的極虛玄的測度。」

包嘉德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他不住的笑，後來，他的失眠強迫他打了一個呵欠，才止住了笑。

「他所說的話，你們大概不難想見；」隨後，他又繼續說道：「當一個下流的角色，在猜測似乎是跟他相類的人底面貌的時候，他的刻苦的幻想和令人發矇的描繪，真是愚蠢得可笑極了。現在，他就是這個樣子！據他自己說，他的名字是皮萊，因為他自信有一種特強的記憶力的緣故，他說他可以指出我們中間的一個人來；警探方面，也希望他能夠做到，便特地把他釋放了。——明天，他要盡他的力量在倫敦搜尋咧！」

「倒是一樁苦差使！」孟福特吃吃地笑着。

「怎麼不苦！」包嘉德斂起了笑容，點了點頭，對於孟福特的按語表示很同情。『現在請你聽下文吧！我們就在那燈下各道珍重而別，他是轉灣望北走了，我却

一直向西踱去；今晚這一番的奇遇和追蹤，都使我感覺到很愉快，真是一種意外的變化。當時，我就很興奮地一直走到了康文脫公園附近的鬧市上去，因為這裏的店舖，開市都是開得很早的，清早四五點鐘的時候，人已經很多了；我打那裏轉過一個身之後，便不致再給人家注意了。

「我就在那市場的四周，隨意閒蕩着，看許多做買賣的人，亂烘烘地在搬東西，論價錢，倒也是很有滋味的。突然，無意間我向後轉了一個身，究竟是否無意或是有意，我也說不出來了；不過從這一轉身，我就和皮萊劈面相逢了！

「他很慚怩地向我一笑，然後又點了點頭。

「他不讓我有開口問他的機會，已搶先發話了，他是很急迫的要給我說明，何以他會突然上這裏來的緣故。

「我並不起什麼疑心，很和藹地接受了他的說明，同時，又第二次請他喝咖啡去；他先是猶疑了一回，最後，他終於是答應了。我們走進了一家小咖啡館，分左右對坐着，不久，咖啡就端上來了，他却故意把他的一杯咖啡移得很遠，使我的手

臂不能觸到；這樣一下子，我便恍然大悟了。我知道皮萊先生在那裏和我開玩笑了！他分明是一個極機警的腳色，而我却始終小視着他！他其實早就認清楚了我的真面目，却偏裝做不認得！而且他很知道我們的手段，所以特地把他的咖啡移遠開去，教我有本事沒處使，你們瞧他厲害不厲害？」

「但是，爲什麼——」孟福特似乎很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錯，你問得不錯！我起初也是這樣想，」包嘉德說道：「爲什麼他不就把我拘捕起來？」他旋過臉去，向那始終默不作聲地傾聽着的江珊如問道：「里昂，告訴我，他爲什麼不？」

「這一個答案是很簡單的！」江珊如很冷靜地答道：「你們且請想一想，上次周覽不是也曾有心要把我們出賣嗎？結果爲什麼又自己嚥住了？爲什麼到了那新聞記者的前面，又不說真話呢？——我們要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奢望，奢望就可以支配人的一切的行動！皮萊既然是個人，當然也不能沒有奢望！他對於那一千鎊的賞格，也許還有相當的懷疑，或者，他對於警探方面的態度，始終不敢信任；

——當盜匪的對於警探們的態度和言語往往是不信任的。——或者，他還想找一個人，證明他是把你誘入羅網的大功臣，使他自己的此番功績，不致爲人冒奪；因爲這種種的緣故，反使他遲遲不卽下手了！」

江珊如這一段的高論，已獲到了其餘兩個人的默許，他們都不再說什麼話了；江珊如便慢慢地走到了一方牆壁的前面去，取下了牆上掛着的一件外套來。他一面扣上鈕扣，一面在深深地思索，好半響，才鬆開了他那撫摩着他底光緻的下頷的左手，伸過去，檢起了包嘉德方才擱在桌子上的那一個小玻璃瓶，很小心地藏到了衣袋裏去。

「後來你大概總是抽空脫逃的了，我想是這樣吧？」他向包嘉德問着。

包嘉德把頭點了一點。

「他住在——？」

「他就住在鮑洛甫區紅十字會街七百號，——那是一所年代很久，佈置很簡陋的公寓。」

江珊如又打桌子上取起一支鉛筆來，就在一張新聞紙的空白的邊上，畫出了一個人頭。

「像這樣嗎？」他抬起頭來問着。

包嘉德捧着他所塗出來的半個模糊的人像，細細揣摩了一會。

「對啊！」他透着極詫異的神氣問道：「你在那裏見過他了？」

「沒有見過！」江珊如很不在意的答道：「但是像那樣的一個脚色，照理總有這麼一個腦袋！」

他走了幾步，又在門口上站住了。

「我想這一番工作是不能省的了！」在這一句似乎是很肯定的句子裏，還帶着一種請問的語氣，而且他是專向孟福特發的；其時的孟福特，正把雙臂交叉在胸前，蹙緊了兩道眉毛，呆怔怔的望地上看着。

江珊如一問，他就把兩個握緊着的拳頭鬆了開來，作為答復。

江珊如瞧他的大姆指向下一捺，早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戴上了帽子，悄悄地走

了。

★ ★ ★ ★

這時候，我們的皮萊先生，正陷在一片進退失所的境界裏，苦苦地悔恨着，憂慮着。他自己也不知道方才是怎樣的一下子，他就中了他所追蹤着的那一個囚犯底極淺陋簡僻的狡計，讓他在差不多已經落網的時候，又脫身而走。這樣良好的機會，可惜竟輕輕地端送了。

包嘉德跟他第二次又喝完了咖啡之後，便一起再望東走去，毫無目的地走着，後來，就走到了倫敦一家最華貴的大旅社的門前；包嘉德忽然像想起了一件什麼事情，告訴他要進旅館去走一遭，至多五分鐘就可以退出來，要求他暫時等一等，皮萊還不曾表示可否，他已推開一扇漆得很光亮的大門走進去了，立刻就不見影子了。這一着冷棋倒不是皮萊所能想到的，他簡直是手足無措了。他從神父路起，使用心追蹤着這個嫌疑犯，一直追到這裏，而且他差不多已確知這個嫌疑犯委實就是傅毛斯所需要的四義士之一了。當他們在街上一起同走，碰到那第一個警士的時候，



祇要他說一句話，便可以把包嘉德拘住了；但是他的多疑的心理，使他起了一種過慮，惟恐他招呼了那個警士把包嘉德拘捕之後，他的賞金就得和那警士平分，因此，他又縮住了。除此以外，皮萊還有些懷疑，也許這個脚色根本不是四義士之一啊！但是，現在呢？——

包嘉德是一個老化學師，是一個以拈弄種種不衛生的流質作為消遣的化學師。整天，他總是在那裏和沙濾缸，蒸溜水，玻璃管，鹽酸酸化器……這些東西作伴，他所發明的東西，也有可以給植物用的，也有可以給礦物用的，也有可以給獸類用的，當然，也有可以施於人身的！

皮萊在走出蘇格蘭賽場的當兒，便存心要找到一個能有相當代價的人，換句話說，他是始終抱着為賞金而工作的主義，如果他能夠把這種心理減少幾分，對於警探當局，也不要太不信任，那末，就是在包嘉德脫身以後，他也儘可把這些寶貴的獲得——包嘉德底真面目——立即去報告傅毛斯啊！

如果我們堅執着說，當皮萊和他所搜查着的人劈面相逢之後，雖然已有了相當

的認識，却依舊不就拿下手，眼巴巴的望着他脫身走開，純粹是他的奢望在中間作梗的緣故，尋常的人聽了，也許會認爲是一種謬誤的見解；其實，那時候的情形，的確是這樣啊！因爲在皮萊的頭腦裏，除掉怕給人冒頂他的功績之外，還在演算一條很簡單的比例法的算題；他以爲如其一個「四義士」可以值一千金鎊，那末依此類推，四個「四義士」當然就有四千鎊了。皮萊先生雖然是個扒手，却有一副極新穎的商業化的頭腦。他並不像普通一般小癩三那樣的小量，祇知道在有限的範圍裏活動。他也能夠打人們的衣袋裏，取出他所垂涎着的金錢來，還能夠很巧妙地撬開一座銀箱，容易得像打地上拾起一個銅元一般，我們真不妨稱他爲「小竊界之傑出人材」。

所以，當包嘉德在北孫培倫路的皇家大旅社的門前，說了一句謊話，溜進了大門去之後，皮萊便立刻知道是上當了，他不由失聲高喊起來；他從一分鐘之內，已覺悟他的囚犯是逃走了，而且已使他失却了追捕的可能，他所有的機會，已經是一去不返了。但是他還想努力的幹一番，忙向街上瞭看，打算招呼一個警探來幫助他

，無奈其時時候還早，街上什麼人也沒有，祇見在這大旅社的入口的走廊裏，有一個侍者穿着短衣，撈起了衣袖，在收拾玻璃窗，這真使他無法可施了。他在外面慌亂了一陣之後，突然覺悟老是在這裏呆守着，永久就沒有希望，便決意追上去。

他鼓足了勇氣，一下推開了大旅社的那一座旋轉的大門，闖進了走廊裏來。這樣就把那侍者驚覺了，便旋過頭來，用一種很懷疑的目光迎接着他。

「你來幹什麼？」他很不容氣的質問着，雙眼却老是看着皮萊的一件破爛不堪的外套。

「噲！對不起！老朋友！」皮萊忙陪着小心，像道歉似的向他請求着。

可是他的話還不曾說完，那侍者的堅壯的右臂已夾着他的頭頸，像拋擲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向外擲去，不讓皮萊有抵抗的餘地，已給他擲到了街上去。

「去！滾出去！」同時，那侍者又厲聲呼叱着。

皮萊所有的勇氣，本不甚充足，經此一番挫折，却顛倒使他老羞成怒，像換過了一個心一般，決意非闖進去搜查一番不可。

他把凌亂的衣服整了一整，又從衣袋裏掏出了傅毛斯所給與他的那一張可以與拘票發生同等效力的卡片，臉上堆着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的氣色，第二次又踏進那大旅社去。

「我是一個警官！」他就依着那些警探們時常跟他說的一套老話，向那侍者說道：「要如你再這樣無禮的干涉我，對不起，我就要帶你去了！可憐的腳色！」

那侍者忙接過了他所擎着的一張卡片來，仔細察看了一會。

「這樣說，你有什麼公事呢？」他的語氣，已和先前大不相同了，羞一些還要加上「先生」兩個字，可是他說到喉嚨口，又嚥住了。他想，這一個人如果真是一個警探的話，那末這一位警探的化裝術，委實是出神入化了！。

「那方才比我先走進來幾分鐘的一個男人，此刻到那裏去了？」皮萊十分氣概地問着。

「他是住在幾號裏的？」那侍者一面用手搔着他的頭髮，一面向皮萊反問着。  
「且不要管他住在幾號房間！」皮萊表示很不耐煩的樣子，急着又說道：「你

先告訴我這旅社可有什麼後路嗎？——可有什麼小路能讓人們溜走的嗎？——啊！我的意思是說除掉這正門之外，還有什麼小門沒有？快說！」

「至少有一打！」侍者的冷靜的答復。

皮萊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那末請你領我上最近的一扇小門去！可行嗎？」皮萊漫無目的地請求着，於是那侍者便依着他在前引導。

這是一扇專供做買賣的人進出的小門，外面乃是一條冷僻的小街，其時街上正有一個清道夫在那裏工作，就是他告訴了皮萊一段失望的事實。他說，在五分鐘之前，確曾有一個人打裏面出來，他是望司厥倫街走去的，但是走不到幾步，便搭上了一輛小馬車，疾馳而去了。

他是完全失敗了，像一個被毆傷的拳鬥家一般的頹喪，同時不由更回想幾小時之前，如果他稍具幾分勇氣，毅然決然的早把那嫌疑犯拘捕起來，那末無論如何，一千鎊縱不可得，至少也決不至空手，因此他是格外的悲痛了。他慢慢地望河濱走

去，一路走，一路不住的在咀咒自己，爲什麼輕輕把已到了嘴邊的東西，又放牠走呢？他把雙手深深地藏在兩個破碎的衣袋裏，就在河濱上最喧囂的一段裏來來回回的蹀躞着；腦海裏却一幕一幕地在回憶今天晚上，他所碰到的種種奇遇，每想到一幕，心上便像給利刃刺了一下一般的痛。

大約在包嘉德脫身之後，又隔了六七十分鐘，皮萊忽然想到他其實還並不會完全失敗；雖然包嘉德是走了，可是他對於他的面貌，舉止，已有了極清切的認識，這一些，至少還可以值幾個錢。倘若警探方面，果能根據了他的供述而把他們所必需的四義士拘到，那末他依然還有享受賞金的資格，雖不能全得，一部份終是逃不走的了。然而，他躊躇了好一會，始終不敢去見傅毛斯，他想要如他把今晚的經過老實說給傅毛斯聽了，傅毛斯勢必要勃然大怒，責備他爲什麼跟隨了那人一夜，結果却依舊放走；而且，他還想傅毛斯對於他的話也許根本不會相信。的確，這是十分詫異的，何以他竟能在半路上，和他正要找尋的人相遇呢？這不是太出乎情理了嗎？

皮萊先前却從不曾想到這一點，現在是想到了，他不由自己也詫異起來，究竟不知道方才是怎樣跟那人撞在一起的？突然，他嚇得混身抖起來了；在他的腦神筋上，已起了一個恐怖的推測。他想：「會不會我所搜尋着的人，已在被竊的時候，記住了我的面貌，因此也故意在搜尋我，打算下毒手把我暗殺，所以那樣湊巧的撞在一起了！」

這個念頭一想到，他的尖狹的前額上，立刻就有汗珠掛下來了。他知道這些人是有名的暗殺黨，凶暴而殘忍的暗殺黨，萬一——。

他正在很憂愁地懸想着的時候，對面忽然有一個人跨過了馬路，望他這邊走來，他便很注意的望那人瞧着；這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臉上剃得很光潔，舉動十分敏捷。眼睛是在一刻不歇地轉動着。他逐漸行近了皮萊，相差不到四五步路了，皮萊這才知道他第一個估計是錯了，因為這人雖然外貌很年輕，其實也是一個中年人了。「他大概已有四十歲了。」皮萊這樣猜測着。

這個人走近過來之後，便牢牢地望皮萊。臉上看着，皮萊被他看得很不好意思。

，便提起脚步，打算避開，不料這人竟和他招呼起來。

「你的名字可是喚皮萊嗎？」這一個驕地撞見的生客，突然很驕貴地向他這樣問着。

「是的，先生！」胆小的皮萊忙極恭順地答應着。

「你有沒有見過傅毛斯先生？」

「昨天晚上跟他分手之後，還不會見過咧！」這一位扒手先生認爲問得很突兀，不由自主的說了實話，心上却十二分的詫異。

「那末你快立刻跟我去吧！」

「他在那裏呢？」

「此刻他在金士敦路捕房裏。——因爲那邊才拘住了一個嫌疑犯，他要你去辨認辨認。」

皮萊聽了，不禁又高興起來。

「如其我能夠給你們辨認出來之後，」他帶着請求的語氣問道：「我可以得到



「部份的賞金嗎？」

這一個生客點了點頭，皮萊便格外高興了。

「你可不能跟我並着肩走，必須隔幾步路隨在我的後面！」這人又向皮萊叮嚀道：「因為傅毛斯先生怕有人注意我們，特地要我們分開着走；現在我們先上車站去，你自願的買一張上金士敦去的頭等票，坐在我貼鄰的一間車廂裏，始終別和我站在一起。——來！」

他這樣交代明白之後，便旋過身子，提起脚步，逕望車站那邊走去，皮萊便悄悄地隔着四五步路，在後面隨着。

進了車站，他瞧那生客很安閒地在月台上徘徊着，便裝做不相識的樣子，獨自守在待車室裏。不一會，就有一列火車開進車站來了，皮萊便隨着他的領導者擠在一羣工人的隊伍裏爬上車去；那生客先走進了一間空無一人的頭等車廂，皮萊就依着他的囑咐，在貼鄰那一間同是頭等的車廂中坐了，一瞧他這間車廂裏的六個座位，也是全空着，他是唯一的搭客。

在却靈登分站和西明士脫間的一段行程中，皮萊暗暗地在考慮自己的地位；過了西明士脫，將到詹姆司公園的時候，他已經想就了怎樣可以使傅毛斯原諒他的一套謊話；從公園到維多利亞的一段裏，他又想出了種種的理由，足以使警探方面不能不承認他確有相當功績，而把一部份的賞金分賜給他。他這樣打算妥當之後，便靜悄悄地坐着，其時車子已進了司龍站的外揚旗，正望月台上瀉去；突然，有人在門上輕輕地叩着，皮萊回頭去一瞧，原來就是那生客站在走廊裏，已把皮萊一間的車廂外的小門，拉開了一半。

皮萊很詫異地向他看着。

「快把你那邊的玻璃窗吊起來！」這人像長官命令下屬一般的指使着。不由皮萊不服從，就在那玻璃窗吊起來的時候，皮萊又聽見「鏗」的一響，像是打碎了一個玻璃瓶的聲音。

他忙又回過頭去，很着惱地問道：

「這是什麼玩意兒啊？」

那生客並不答復，慢慢地闔上了門，又走回他自己的車廂中去了。

「這是什麼玩意兒啊？」他似乎覺得很疲倦，打了一個呵欠，不住的這樣自語着。他瞧地上有一個已經打碎的小玻璃瓶，旁邊還有一個光芒彩爛的金幣，正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呆呆地望着，半響不發一語。這時候，車子已靠近了車站，快停下了，他便俯下身子去，打算拾起那……

## 第十章 死者三人

火車開進了金士敦車站，在月台上靠着的時候，有一個態度很安閒的旅客，獨自在頭等車外徘徊着，打算挑一間清淨的車廂；車子將開的兩分鐘之前，他才勉強挑中了一間，拉開了門，剛把他身子走進了一半，突然又跟踉蹌蹌的退將出來，一面很驚慌地喊着。當時就有一個脚夫和一個站上的職員，懷着極度的疑慮，來不及的奔上前去，爽快把那一間車廂上的短門完全拉開，這一拉開裏面立刻就有一股很濃烈的杏仁的嗅味擁將出來，佈滿了整個的車站。

接着，站務稽查也來了，於是站上所有的旅客，便一窩蜂的擁將過來，爭看那站務稽查的搜尋；過了一回，街上的一個警察和一個醫生先後的到了，還有一架抬床。

他們一到，形勢便格外的緊張了，因為他們已從車廂裏橫出了一具屍首來，很可怕地橫陳在月台上。

「你們可會找到什麼東西沒有？」警察的詰問。

「我們找到了一個金鎊和一具破碎了的小玻璃瓶。」站 稽查很簡括地報告着。那警察便蹲下身子，開始在那死人的衣袋裏施行檢查。

「我想他身邊未必會有什麼名片，信札之類，可以顯示他的名姓。」他似乎很有經驗地估量着。「啊！這裏是一張頭等車票，——這人十九必是自殺的了！咳！這倒是一張名片，——」

他把這名片檢出來一看，臉上不由就變了顏色。

他很匆遽地向這車站上的職員們說了幾句話，便急急忙忙的擠出了人叢，飛一

般的奔上電報房去。

★ ★ ★ ★

偵探長傅毛斯偷忙捉空的在唐甯街四十四號裏安睡了一小時左右，醒過來之後，心上覺得很煩惱，雖然他已十分賣力的佈置下了種種的防禦，但是他還不能自信，他想今天這一日要如我能夠平安無事的過去，真是再徼倖沒有的了。他急急地穿了衣服，還不會把那領結扣齊整，警務總監已到了。

「你的報告我已經全知道了。傅毛斯！」總監擺着一副上司的架子說道：「我對於你的釋放皮萊，認為是一種很適當的處置，不過今天早上到現在，他可曾有過什麼報告給你嗎？」

「沒有！」

「唉……」總監沉思了半響，躊躇道：「我很有些擔心，也許……，」他並不會把這句話說完，又換了一種詢問的口氣。「照你的推測，那四個脚色在被竊之後，會不會立即感覺到他們自己的危險？」

「那是當然的！總監。」

偵探長的臉上，現出了很詫異的神氣。

「那末你可曾推想過，他們在覺悟了他們自己的危險之後，會不會就有相當的準備？」

「不！不！他們的第二步的動作，除非是捲起了包裹，逃出倫敦去！」

「但是！你的惱神筋上可曾顧慮到這一點：也許當皮萊在搜尋他們的時候，他們恰巧也在搜尋皮萊！」

「皮萊是很伶俐的！」偵探長似乎是很不耐煩的樣子。

「他們也不輸如他啊！」總監向他點了點頭，說話的聲音比先前更有力。「我的主張是現在趕快先去找皮萊，再派兩個最能夠的脚色暗暗地在他後面防護着」。

「這是不能再遲的了！」傅毛斯也發現了他自己的疎忽。「我担心這已經太遲了，昨天早想到了這一點，就沒有問題了！」

「我還得去見一見雷門爵士咧。」總監接着又這樣說，而且還加上一個莫明其

妙的微笑。「我想爲安全起見，我們不妨再去嚇一嚇他看」。

「這是什麼意思啊？」

「因爲我們還希望他能夠取消那議案！你可曾看過今天的晨報嗎？」

「沒有！總監。」

「他們今天發表了一段言論，說他們也主張取消這一項議案；他們認爲雷門委實不值得去冒這一個大險，因爲這一項議案通過之後，身受其惠的是整個的國家，而不是雷門個人。其實，說真話，他們是害怕發生什麼重大的變故，所以這樣說！不過我自己對於這件事，的確也有些害怕！」

說着，他就慢慢地望扶梯上走去，才跨了一級，立刻給他一個屬下所攔住了，要他說出口號來；這是那假偵探長在這裏出現之後又新添起來的一重防禦。他們決意不再信任任何一個人，沒有口號的無論如何不准上樓。現在的外相，可說是深深地埋在重圍之中了。

總監上了樓，走到了外相的書室的前面，正待舉起手來叩門，突然有人在背後

把他的手牽住了，回頭去看時，却是傅毛斯。——臉色已成死灰色的傅毛斯。

「他們已把皮萊斷送了！」偵探長混身發抖，氣喘不止地說出了這一個重大的警耗來。「他的屍身剛在金士敦車站上的一節車廂裏發現。」

總監立刻像觸了電一樣的呆住了。

「他們是怎樣下手的啊？」好半響，才掙出了這一句話來。

「用的是一種輕青酸類的毒氣。」傅毛斯用一種很低而又很尖銳的聲音說道：

「他們簡直是科學家！依我說：快教這個人撤回了那一起倒運的提案吧！」

一面說，一面他又伸手指着雷門爵士的書室，「我們再不能保護他，要救他除非是請他自救！從此刻起，我已打心坎上起了一種恐怖，知道他這個人多份是死定了！」

「胡說！」總監很嚴肅地斥責道：「你不是發瘋了嗎？——你一定是昨晚睡的時間太少，所以這樣神智不清，胡說亂道起來了。傅毛斯，這些話真不是你應該說的，也不像是你自己所說的。快打消你的恐怖，我們無論如何必須保護他，拯救他



！  
他又旋過身去，望着那守在扶梯上的一個警官招了招手。

「巡長，快去告訴特務隊長哥林，教他馬上把散佈在街上和各個屋子裏的特務隊召集起來，聽我的調度。今天我將在雷門的四周，佈下一道最堅強的防禦線，」  
以下的話是他向傅毛斯說的。「務必不使一個人走近他，倘有可疑的人，立即開槍」

！  
這樣，隔不到一個鐘頭，倫敦便現出了一次有史以來，沒一件重大的騷擾，所能比擬的大變態了；從每一區裏，陸續開來了大批的武裝警士，有的是打火車所開的專車上來的，有的是打載重汽車上來的，有的是打電車的定備車上來的，有的是打別種車輛上來的，祇見滿地都是穿制服，帶短銃的人在浮動。可是車站裏，街道上，還是不絕的把這種人滾滾地傾瀉出來，終于使倫敦的人，齊起了一種恐怖，以爲是某一個可怕的革命集團快要暴動的預示。

白宮一部，不一會，就完全封閉起來了，聖母公園已給他們鋪成了一片黑色

，漸漸地，却而世街，倍開琪廣場，和毛爾街的東端，也一起給密密層層的警隊所塞住了，交通完全斷絕。不但那離白宮很遠的聖喬其街也跟着宣佈了戒嚴，就是附近那些屋子的屋頂上，也都有持槍實彈的警官在守望着。雖然在那外相的住宅裏，並沒有人監守着，——因為外相暫時決不回去——可是每一間屋子，都已極慎重地搜查過了。總之，一切的表現，簡直是像大戰即將爆發的模樣，事實上也確有兩團警衛軍已到了隨時出發的緊急令。雷門爵士的書室裏，警務總監用最誠摯的語調，向我們那一位被人恐嚇着的倔強的外相，作一次最後的忠告；他的背後，偵探長傅毛斯很擔心地站着，惟恐總監的忠告，依舊不能感動這一個頑固的脚色。

「爵士！我現在明白告訴你：」總監一字一頓的說道：「今天我們已經盡他們的力量給你們防備下了，但是我還是很憂慮；因為這些人的行動，確有些神出鬼沒的變化，決不是尋常的匪黨所能比擬的，也許不是人類所能比擬的！我也不能完全信任，我們的佈置已經是萬無一失了，或者我竟遺漏了一處幽僻的入口，竟給他們很乖巧地看破了，冷不防就來下手，這是我們十分担心的。方才皮萊那脚色的被殺

，差不多已把我嚇瘋了，我覺得他們簡直是無孔不入，無所不能，絕對不是我所能夠征服的！所以我請求你，爵士，看在上帝的面上的：究竟這一項議案的通過，是不是一十二分的需要？」

他說到這裏，似乎感覺到措詞上有些爲難，不覺便頓了一頓。「最緊要的一點是你究竟值不值爲着這一件事跟他們拚命？」

拚命這兩個字是很不客氣的，總監雖明知在一個比他職位更高的大臣的面前，不應該不注意到說話的禮貌。可是他覺得除了拚命兩個字以外，在這一問句上，委實不能用別的字眼，因此他終於很粗率地說了；而且他是說得非常有力；倒把那素性倔強的外相，也嚇得怔了一怔。

「還有一點：」傅毛斯瞧雷門爵士聽了總監的話，並不像先前一樣的立即表示決裂，不禁暗暗歡喜，便從旁撥攔道：「無論那提案如何的重要，我們也不一定需要這樣的急進，爵士，你能不能暫時緩和你的主張，過一年半載再提？這可不是要你取銷牠！」

他並不就答復，似乎是因為他還不會考慮妥貼的緣故，其實却不然，他的堅強的意志始終沒有動搖過，待他一開口就證明了，他的發音雖然是很低，可是並不和軟，依舊十分生硬。

「當然，我不能取消，就是暫緩進行也不能！」他說得很慢，同時又極陰沉而拗執。「無論如何，我絕對不願意撤回我的提案！」

「我承認我的確是太過分了！」他一面繼續說，一面舉起了一條手臂，向傅毛斯揮着，阻止他發言。「現在，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恐怖了，而且也沒有什麼意氣；你們大概總當我是在跟他們作意氣之爭，其實是完全錯了！這件事情對於我，已經變了一件「公正不公正」的問題了！此刻我願意把這件事情付諸公斷，究竟我應該不應該為我們的國民訂立一項新的法制，驅逐那些富于危險性的狡猾的陰謀家退出大不列顛的國境去；為的是他們利用着他們當僑民的資格，逍遙于法律之外，整

天的在計劃着怎樣驅使一般無知愚民去幹流血和反叛的勾當。我這樣的一種見解，試問是否合理，如果說我是對的，那末四義士就是不對。也許他們是對的；這一項提案確然是不公正的，確然是一種專制的壓迫，或者竟是一種未開化人民的行爲，絕對不適合于二十世紀的時代的需要；那末他們是對了；我是不對！所以，我亟着要明瞭我自己的立場，究竟我對還是他們對？祇要辨白了這一點，什麼犧牲我都可以接受！——十分心悅意服地接受。」

雖然，那兩個警官還是用一種很驚奇的目光看着他，但是他依舊保持着他底冷靜而從容的態度。

「你們所給我佈置下的種種防禦，都是極周到極聰明的；」他換了一口氣，仍極緩和地說道：「在你們這樣周全的防護之下，我要如再生什麼恐懼，真是太膽小了。」

「我們還得另外再加一些準備！」總監插嘴道：「今晚，在六點鐘和八點半鐘之間，我們要求你安坐在你的書室裏，無論什麼人來叫門，你千萬別開，——」

就是我自己來，或是傅毛斯來，你也不用開！在那個時候裏，你必須把你的門牢牢地鎖上。——如其你要謹慎一些，你可以讓我或是傅毛斯坐在這屋子裏陪你。」

「不要！不要！」外相來不及的反對。「昨天唱了那一齣雙包案之後，我覺得還是讓我一個人獨自留着的妥當。」

警務總監也就點點頭，表示同意。「這一間屋子，已經收拾得像一具保險箱一般的堅固了！」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望四周隨意指着。「昨天晚上，我們費去了六小時的工夫，已把這裏的天花板，牆壁，地板，完全很小心地檢查過了；百葉窗的外面，我們都裝上了鋼板。」

他的嘴裏雖然在這樣說，他的銳利的目光，却還是在整個屋子裏亂轉，希望自己能再找一些破綻出來。

「噢！這是新有的啊！」他俯下了頭，把鼻子湊近桌上安着的一瓶美麗的鮮花上去，用力嗅那花上的香味。

「是的，昨天是沒有的。」雷門很不經意地答道：「這是今天早上，我的下人打希福特區我們的住宅裏送來的。」

總監便打花梗上摘下了一瓣綠葉，夾在他的手指裏搓捲着。「這是多麼像真啊！」他故意反說道：「真得像是一種手工製的假花一樣」。

他說了這兩句反話，自己也覺得他似乎是在疑心這些玫瑰花是一種——一種什麼？

他慢慢地打那大理石所堆砌的扶梯上走下去——每一級石級上都有一個武裝警守着——同時把他自己的見解告訴傅毛斯。「你千萬不要怪怨這個老頭子的固執，老實說，今天他這麼給我一講，我真敬服他了；以前也不甚重視他，現在却不能不佩服了！但是——」說到這一句，他的態度突然又緊張起來了。「但是我怕，——我真害怕。」

傅毛斯並不說什麼話。

「那一冊日記簿上也沒有什麼重要的話，」總監接着又說道：「光是那一段路

線。不過這一段路線也沒有多大關係，除非雷門爵士急着要回唐寧街來，我們才決定請他走那一段小路。不過我想他們也斷不致於把這種無關緊要的路線這樣重視。也許這幾個極尋常的街名和記號的後面，另外有什麼狡猾的解釋咧！我深信我們還不會發現他們的真祕密，這是很可慮的！」

雖然這樣說，他却也沒有什麼辦法，忽忽地別過傅毛斯，便擠過一簇擁在一起的一大羣警察，盪歸蘇格蘭警場去了。

因為警務當局的非常戒備，便形成了一種極緊張的特殊狀態，使大部份的民衆都感覺到很不安甯。而對於唐寧街上所發生的一切變動，誰也不能知道得清楚，就是各報館的訪員們，也因不能走進那警界線中去的緣故，祇得紛紛上蘇格蘭警場去，尤其着忙的是那些晚報館的訪員，但是蘇格蘭警場所給與他們的消息委實是極吝嗇的，極微細的；這樣當然是決不夠用。好在要寫些預測式的短論和空洞的時評，不但不是一件難事，而且俯拾即是，儘可各顯神通，隨便寫上幾大張。

米加風日報自從周覽在他們編輯室鬧過那一場巴戲之後，不但外界方面都一



致公認牠是最能供給關於四義士底消息的一張報紙，便是他們自己。也自承爲是跟這件事情最有直接關係的，因此，這一天他們就比別家更忙，每一個訪員都在拚性命地採訪最後的消息。

這一天，大家都知道是最吃緊的一天了，騷動的程度，已到了極不尋常的最高點了；各晚報館所發行的特刊，每一次送到街上，不到一二十分鐘，便有人們搶了一個罄盡。可是在這些特刊上，却很少足以滿足這一批「惟恐天下不亂」的羣衆底慾望的稿件；然而在報館方面，已覺得自己的責任是盡了，除掉沒有採訪到的消息之外，一切全供獻出來了。中間還嵌着唐寧街四十四號屋子的圖形，外相最近的像片，外交部辦公處附近的地圖，以及用黑線畫出來的警探的警戒線；此外，有的是四義士們先前所幹的許多暗殺案的案情，其實這種記載，早已在同一份報紙上發表過七八次了。

神祕，緊張，漸漸地達到了不能再高的最高點了；整個的倫敦，整個的英吉利，整個的世界，都矚目在同一件奇事上。及至皮萊的死耗傳佈出來，什麼人齊像聽

到了炸彈的爆炸聲一般的震恐起來。

人們對於皮萊之死，也有種種不同的猜測；有的是說這一個人定然是蘇格蘭警場的密探之一，爲着辦理這一件神祕的奇案而犧牲的；有的是說這一個多分是別個國家所派來的警探；竟有人說這人就是傅毛斯自己。這樣亂哄哄地一鬧之後，立刻便把這一件「火車上的自殺案」的真相漸漸地揭破了。不消一個鐘頭，各報的特刊上，已把這件暗殺案長篇累幅的刊布出來了。可是也祇探到了一些大概情形，其中的詳細曲折，還是出自臆造，並非真相。奇案之中，又有奇案，委實太熱鬧了！

究竟這個衣衫襤褸的脚色是誰呢？他在這一幕戲劇之中，所佔的又是怎樣的地位呢？他又又是怎樣被人家暗殺的呢？全世界的人，都急着想知道個中的奧妙；于是那些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們，便從互相交換和互相補充之下，一步一步地把全部的事實都偵查明白了。在揭露的時候，他們又把一幅警隊在自宮附近佈防的照相嵌在中間，使每一個市民，都知道警務當局，今天何以怎樣嚴厲戒備的緣故了。

「從我這一個利于瞭望的所往看出去，」米加風日報的編輯施密士先生寫了一

篇很有趣味的短論，其中的一段是：「我可以見到白宮的全景，這種景象是倫敦數百年來所不曾有過的，誰見了，也不能不嘆爲奇觀。先說此刻我所見到的是什麼，我可以說是祇有一件東西，別的什麼也沒有，這一件就是警察們頭頂上所戴的鋼帽；鋼帽也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了，但見每一條馬路已變爲黑色的海。無數的警察，在那裏蠕蠕地擠動，他們占據了整個的街道，佈滿了公園的全部，他們簡直不是在佈置守禦線，他們是在打人牆，堆人山；如其說再有什麼人能打他們中間穿過，那可真是奇事了！」

這幾位警務當局的佈置，真夠說是無微不至了，他們絕對不敢存半些行險僥倖之心，用盡了心機防禦着。如果我們相信「以毒攻毒」，「以暴禦暴」的話是真的，並且相信用狡詐去對付狡詐，確然是一種極適宜的策略，那末這件事如果用中平的目光看來，無論將來發生什麼變化，警務當局儘可理直氣壯的駁回一切的責難，可是他們——四義士却不是尋常的軌範所能約束的，真像燒得過分猛烈的火焰已非尋常的噴水機所能灌熄的一樣；到這時候，已不能專仗運用些小機謀來應付了，要求安全

，便得用暴力。

在半年以前，雷門爵士既不會有提出這一項「驅逐外國政治犯出境」的議案底表示，四義士的縱跡，也還沒有在倫敦出現；那時候，誰都不會想到以組織完善，辦事幹練聞名于全世界的蘇格蘭警場竟會給四個不知名姓的脚色，震駭得手足無措起來，甚至使這些領袖們底靈活的腦筋，也慌得昏亂了。

擠在白宮附近各馬路上的羣衆，自從皮萊的死耗傳佈開來之後，立刻又加上了一倍；午後打過兩點鐘，警務總監又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一切行人車輛，在西明士脫大橋上通過。接着，西明士脫大橋和亨其福大橋中間的一段河濱大路，也給武裝着的警隊佔據了，所有在那裏觀望的羣衆，都被悉數驅逐；不多一會，北孫倍倫街也實行斷絕交通，兩點半鐘之後，離開雷門爵士的辦公室五百步路以內，每一個在走動着的人，全是穿黑色制服的警士了。

當議員們走入議院中去的時候，每一個人的身後，都有一個武裝的警士押送着，羣衆們誤會了警務總監的意思，以爲這是他老人家重視這些代議士們的身價，所

以如此防護週密，不覺就糊裡糊塗的歡呼起來了。這一個下半年，整整有十萬的市民在街上很忍耐地守候着，可是他們都不曾見到什麼，所見的祇是警士們頭上的鋼盔，議院的高聳的屋頂，和許多門窗盡閉的大建築，俞來福廣場上，維多利亞街上，亞爾倍橋的河濱，……這些尚可通行的所在，已一齊築起了七八尺厚的人牆，每隔一個鐘頭，又增厚了一尺。

整個的倫敦，都在守候着，很忍耐地守候着，雖然誰也不曾見到過什麼，可是大家都沒有半些厭倦的表示，如果你以為他們是在替什麼人發愁，情景却不像，還是說他們在觀賞一幕舞台上的悲劇，比較貼切些。有一個剛在這時候到倫敦來的生客，見了這種人頭擠擠的現象，心上怪吃驚，來不及的向人家請問緣故，當時，就有一個站在河邊上的脚色，用他的烟斗望隔河一指，說道：「我們是在靜候一個人給暗殺黨殺害的死耗！」他說得非常簡單而輕鬆，彷彿是講笑話一樣。

在各處如山如海地堆着的人羣裏，賣報的童子做到了一次突破紀錄的好生意，可是人們因為擠得太緊，而且誰也不願意退讓一步的緣故，報童竟不能挨進去做他

們的交易，祇得把一張張的印着紅字的報紙從人頭上授進去，再讓擠在中間的人，替他們授錢出來。

報館方面，也像發狂一般地開動着他們的印字機，每隔半個鐘頭便印出一份號外來，在每一份新出的號外上，總有一種新的猜測，和一種新的形容，讓那些好奇的人們自己去咀嚼着，其實在新聞記者的大文章裏所形象的滑稽可笑的情景，就是由這些讀報人直接造成的，偏是他們自己看了還不覺得。

塞姆司河濱的斷絕交通，出了一份號外；西明士脫大橋的禁止車馬往來，又出了一份號外；某一個社會黨員，在曲來加區地方，打算利用了這一個熱鬧的集會，向羣衆作一篇激烈的演說，因此便給警探們拘捕了起來，這樣就又多出了一份號外。總之，在這一天上發生的事情，祇要稍有幾分值得記載的價值的一一博到了新聞記者們底重視，一字不漏地給牠發表出來。

整整的一個下半年，這些英吉利的公民們都廢棄了自己的業務，如醉如癡地守候着，有的是在三番四覆的講述四義士底過去歷史；有的是勾心鬥角地猜測這件事

變的結果，有因各人見解之不同，而彼此說定了條件，像賭跑馬一般地賭鬥的；其中比較有些思想的人，便根據了事實，紛紛在辯論雷門和四義士的孰是孰非。大家一提到最高的一點，——雷門的生死問題——真像交易所裏的幹投機營業者抬起頭，在注目拍板人那一條徐徐而下的手掌一般地出神。

「好了！祇要再等兩個鐘頭了！」打過六句鐘，羣衆齊在這樣高呼着，他們的聲音似乎是很高興，很充分地表現了愛瞧熱鬧者底瞻理。因為每一個愛瞧熱鬧的人總是極殘忍而絕無同情心的冷血動物。

大鐘很嘹亮地打了七下，於是羣衆們底紛亂的喧擾聲，便不約而同地消滅了，整個的倫敦，在靜悄悄的候着，數十萬人齊握住着一顆跳蕩得很厲害的心，恭候那大鐘上的大針，走完這一個最後的圈子。

唐甯街的防範，依舊像先前一樣的嚴密，裏面的調度上，也沒有什麼新的變化，七點鐘打過之後，雷門爵士便打他獨自靜坐着的書室裏走將出來，拉開了通外面的那一間套間的板門，舉起手向門外的警務總監和偵探長傅毛斯招着；這兩個便

並着肩走進去，離他三四步路又站住了。

外相的臉色顯然是很蒼白，前額上也多了幾條向所未有的皺紋，但是他那高捧着的一份印刷物的雙手，却比往常更有力，他的神氣真有芬克司神像一般的莊嚴。

（註：芬克司爲埃及古神，女首獅身，有二翼，英國產捲烟茄力克牌上之畫像即是。）

「我現在準備要把我的門鎖起來了。」他很恬靜地說道：「我以爲早上我們大家所商定的辦法，就此可以實行了，可是不知道你們要不要改變你們的方針？」

「沒有，爵士，你儘把你的門鎖起來好了！」警務總監也很鎮定地給了他一個恭順的答覆。

雷門爵士把他的嘴唇張了一張，似乎是要說什麼話，但是他自己又忍住了。

隔了二三分鐘，他畢竟又說了。

「依我自己的判斷，我確然還可以算是一個公正的人；」他雖然是向着這二位高級警官說話，聲音却壓得很低，倒像是他一個人在自語。「所以無論今天發生什



麼變化，我總是很安心了。因為我所做的事情實在是完全合理的。——啊！這是什麼聲音啊？」

從扶梯口傳來了一陣模糊的吶喊聲。

「那是百姓們，——他們是在爲着你而歡呼！」傅毛斯這樣解說着，在十分鐘之前，他剛在外面巡視了一周回來。

外相聽了，不由就把他的嘴唇撅起了一半，表示很輕視的樣子，他說話的聲音裏，也添了一種他所常用的酸味。

「如果今天這裏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那就要累他們大大的失望了！」他很沉痛地說道：「民衆，可憐的民衆！願上帝保佑我不要想到他們，也不要注意到他們所給與吾的同情，他們的歡呼，和他們的愚蠢的頭腦！」

說完了這幾句似乎是感慨的廢話之後，他就旋過身子，拉開了門，讓警務總監和偵探長退出去，接着，他又把這一扇堅實的板門推上了，外面兩個人很清楚地聽見鏗的一響，知道他已違約把門上的鎖鎖上了。

傅毛斯來不及的掏出錢來一看。

「七點四十分。」他的簡短的報告。

★ ★ ★

在黑暗之中，我們的四義士，全體聚在一起。

「啊！現在時候已差不多了！」這是孟福特的聲音；周覽便俯下了身子，向前走了幾步，伸出了手，在地板上摸索着，彷彿是要找一件早已預置在那裏的東西。

「讓我劃一根火柴照一照！」他摸索了半響，還是沒有摸到，使用西班牙文這樣咕囉着。

「不能！」

這是包嘉德的尖銳的呼聲，立刻就止住了他的未經許可的行動；同時，江珊瑚已極敏捷地蹲下身去，用他的觸覺靈敏的雙手，代替周覽在地板上摸索。

摸了一陣，就給他摸到了一根紗裏的電線，便隨手授給了周覽，接着，他又走前幾步，一伸手又摸到了第二根，周覽便將這二根電綫很熟練地連繫起來。

「可是還沒有到時候嗎？」周覽很興奮地問着，但是因為他已經忙碌了大半天的緣故，氣已喘得很急促。

「候着！」

孟福特低下了頭，一眼不閃地注視着他的夜光錶，四個人便在黑暗裏靜悄悄地候着。

「好，時候到了！」孟福特像一個運動場上的發令員一般鎮靜嚴肅地號令着，周覽便立刻把他的雙手分左右拉開。

手才拉開了一半，——他就發出了一種表示痛楚的呻吟聲，望地上挫下去了。

其餘三個人都極清楚地聽見他很痛苦地在呻吟着，不由毛髮盡豎，比在亮光裏親眼看見他苦苦掙扎還難過；隔了一會，大家又清清楚楚地聽見他的腦袋和地板相碰的撞擊聲。

「啊，這是什麼事情啊？」中間有一個人用一種雖不顫抖，而含有相當的恐怖底聲音低語着，那是江珊如。

孟福特正屈了一條腿，跪在周覽的身旁，用手摸索着他的襯衣。

「周覽已受到了他所應得的報應了。」他這樣解釋着，同時還有要求江瑞如不要多問的暗示。

「但是，雷門怎……？」

「我們等着瞧吧！我們等着瞧吧！」孟福特很不耐煩地對答着，他的手指，兀是擱在周覽胸前的襯衣上。

★ ★ ★

這四十分鐘乃是傅毛斯有生以來，所從未經過的最悠長的時間，每一分鐘差不得有尋常時候的一點鐘那麼長，使他焦燥得不知如何才好；虧得他畢竟還聰明，終于想出了一個解法，便是盡力回想以前他所經辦的許多巨案的經過，因為在這許多奇案中，他老人家總是最出風頭的一位。但是他想了一會，又覺得所想到的種種似乎和以前的事實很多不同的地方，他漸漸地又煩燥不安起來了，真像患了神筋錯亂病一樣。

半點鐘前，警務總監已下了命令，無論什麼人都不准高聲談話，就是耳語也必須愈低愈好，這一所偉大的外交官舍裏，因此便靜得鴉雀無聞了；偶然可以聽見低得像病人一樣的哮喘之聲，那是警官們爲着緊急的公事，不得不互相接洽才開口。

警探的足跡，佈滿了每一間屋子，每一方屋頂，每一級扶梯，和整個的地室，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擎着一支實彈的短銃；傅毛斯往各處巡視了一周之後，便又退回到貼近外相的書室的祕書房裏坐着，那一位祕書先生——漢密登已被派往議院中去了。

這時候，無論那一間屋子上的門都已完全打開了，這邊一堆的警官，可以很不費力的和另一邊的一堆警官做手勢代說話。

「我真不相信今天再會有什麼事故發生，」他向他的上司這樣耳語着，這已經是十九次了。「你瞧在我們這樣嚴密的防範之下，那四個脚色將何從施展他們的手腕呢？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是這樣想嗎？可是在我的腦神筋上，却並不如此想了，我已在憂慮另外一個問題，不知道那四個脚色究竟能不能實踐他們的預約；」警務總監丟掉了一個烟尾，皺着眉毛答道：「這是說，當他們發現了自己的失敗以後，究竟能不能立刻放棄他們的侵襲。然而有一點却是萬無問題的，」他又換了一種比較樂觀的語氣，說到了另一目標上去：「如其過了八點鐘，雷門竟能安全無恙地踱出書室來，那末，他這一個討厭的提案，決不會再引起任何一個議員的反對，必能毫不費力地通過了」。

一面說，一面便把他的眸子注着手裏的錶；說老實話，自從雷門爵士鎖上了他的門以後，警務總監的手裏，便老是捧着一個錶，半些也不會移動過。

「現在還剩五分鐘了！」他很焦慮地自語着。

因為他心上懷的鬼胎太重的緣故，到底使他安坐不住了，他便站起了脚尖，悄悄地走近雷門爵士的書室的門外去，側着頭靜聽。

「我可聽不見什麼聲音。」他壓低了聲音報告着。

最後的五分鐘，簡直又比先前的幾十分鐘過得慢了。

「現在，正好是八點鐘了！」傅毛斯鼓足了勇氣拖長着喉音說道：「我們的責任……」

噤的一響，大鐘開始報告牠的歷程了。

「啊！大鐘響了！」兩個人同時這樣低呼着，靜候牠再打第二下。

「兩。」傅毛斯屈着兩條手指，替那鐘聲記數。

「三」。

「四」。

「五，——啊！那是什麼聲音啊？」突然，他驚慌失措地問着。

「我沒有聽見什麼聲音！啊——啊，現在我也聽見了！」警務總監發狂似的跳近了門邊去，低下了頭，張大着一眼，打那鑰匙孔中望進去。「咦！這是什麼啊？這是——？」

就在這個時候，屋子裏轟地發出了一聲急促而尖峭的慘叫，接着，又是碰的一響；便寂然無聞了。

「快些！上這裏來！大家趕快打開這門！」傅毛斯一面拉直了嗓子高喊着，一面先把他自己的身子盡力望門上撞去。

這一撞竟是文風不動。

「大家一齊撞！」

於是那三個身材高大的警官，便死命同望門上撞去，碰的一響，這才把門撞開。傅毛斯和警務總監便當先衝進屋子去。

「啊！我的老天！」傅毛斯第一個就發出了一種恐怖的喊聲。

跳過了他的書桌，在另一面，外相是很安全地躺着。

桌子上有幾件文具，也都滾落在地板上，似乎是受了某種劇烈的震動底結果。

警務總監搶近了外相的身旁去，用力扶起了他的上身來，可是望他臉上一瞧，手就不由鬆了。

「死了！」他帶着一種枯啞的聲音高喊着，同時，又回過頭去，向四面望了一望，屋子裏除掉這具屍體和十幾個警探之外，什麼東西都不見。



## 第十一章 法庭上的一幕

今天，法庭上又擠得像人山人海一般了，因為今天這一幕乃是法官要聽取警務總監和嘉林爵士——全世界著名的醫學家——底證言；當然，他們這兩位的證言是最值得注意的，所以連一般向無好奇心，向不愛趕熱鬧的安分良民，也不約而同地擁上法庭來了。

在審問不曾開始之前，承審這一案的驗屍官（譯者註：英國法制與中國不同，此驗屍官亦與中國之檢驗吏不同，其首要職務乃在追究暴死，忽死，或情節可疑而死之原因，大概與吾國法院中之刑庭推事相同。）先站起來說了一套話，大意是說最近的幾天之內，他從市民方面，收到了許多的信件，大家對於外相雷門爵士的被殺，發揮了種種不同的見解，但是大部份是偏于理論方面的，有幾封簡直全是幻想。

「蘇格蘭警場方面，也曾向我表示過他們的意見，」最後，驗屍官說道：「他們對於各位市民所提出的見解，表示非常感謝，所以無論怎樣玄妙或是神異的揣測，他們也一概樂于接受。」

驗屍官的一番上場白唱完之後，接着便傳第一個證人，——警務總監上堂。總監便很詳盡地把那一天的經過情形報告出來，一直到打開門，發現雷門爵士的屍身爲止；他第二段的供述是講解雷門爵士的書室裏的佈置，這一間書室照例也有四面牆壁，在兩方牆壁的前面，擺着幾座很高大的書架，架上密密層層地疊足了無數的書籍，那向西南方的一面牆壁上，是開着三扇大窗，第四方牆壁的前面安着一頂大櫥，櫥裏堆的都是許多捲着的地圖。

審問便開始了。

那些窗子可都拴上着沒有？——都拴上着。

窗上可有什麼保護的東西嗎？——有的，那是三扇木製的百葉窗，上面還有鐵皮包裹着。

這些窗上，可有什麼被損壞的痕跡嗎？——完全沒有。

你可曾在那書室裏搜查過嗎？——搜過了。

陪審委員團主席問：（譯者按，陪審委員團亦爲英國一種特定之法制，非吾國

所有，此項團體，係依法選出，使審問事實，及依證據而定判決者。你在事後立刻就搜索嗎？——當外相的屍體移出去之後，我們便把屋子裏所有的傢俱也一齊搬到了外面去，然後又將底下的地氈都揭了起來，連頂上的天花板，四面的牆壁，也給我們拆去了一層。

竟不會發現什麼東西嗎？——一些也沒有。

那末這屋子裏，可有什麼壁爐，或是烟囱一類的東西嗎？——有的。

既然是有的，那末，你們可曾研究過，會不會有人利用了這種隱道，溜進屋子來呢？——完全辦不到。

你可曾讀過報紙上所載的許多東西嗎？——大概多讀過了。

別的也不論。我們單瞧那些不同的議論？——還有許多揣測。

不錯，我說的就是他們的揣測；還記得他們的猜測之中，有一大半是說外相之死，乃是那些匪徒們利用了一種殺人的毒氣的結果，對於這一點，你可曾詳細研究過嗎？——研究過了。

你以爲是可能的事嗎？——我覺得很難同意。

陪審委員團主席又問：且慢一些表白你的同意不同意，先請你告訴我們，在外相的書室裏，有沒有可以把什麼煤氣或別種毒氣之類傳送進去的東西或隙縫？——（這一問，倒使這處于證人地位上的警務總監呆了一呆）沒有。單祇在他的書桌的下面，有一根久已不用的煤氣管，似乎在牆壁上鑽着一個窟洞，大概這屋子裏，以前是用過煤氣燈的。（副總監說出了這一點，頓時使法庭上擠滿着的聽衆們大爲注意起來，也有在竊竊私議的）。

既然有這麼一個管子，那末，你可曾看過，可有什麼煤氣噴出來的形跡嗎？——完全沒有。

你們也都不會聞到什麼臭味嗎？——什麼臭味都聞不到。

但是你要知道，有幾種比較特別的毒氣是很厲害的，他們能立刻把人殺死，立刻却又完全消滅，一些兒不會留下什麼臭味，譬如像那炭精二酸化氣之類。——是的，我也知道是有的。

陪審委員會主席又問：那末，你可曾聞過那屋子裏的空氣嗎？可覺得那空氣又些異樣嗎？——不覺得，可是我進屋子去的時候，爵士的呼聲才停止，要如真有什麼毒氣，一時決不會消散。至少我可以聞得出來。

屋子裏的東西，可有些凌亂之狀嗎？——沒有，單祇那書桌。

這樣說，你必然在那書桌上發現了什麼痕跡了？——是的。

那末就請你把那書桌上的情形。告訴我們——祇有幾件質量較重的東西，像銀燭台之類，依舊是安在原有的地位上，其餘像墨水缸、筆，和一部份的文件，都已散落在地上了。（說到這裏，總監已打他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了一冊日記簿來，又打這日記簿裏，檢起一片摺皺了的黑色的東西來。）還有一個花瓶也打碎了，幾朵玫瑰花也一起跌在地上。

在那死者的手裏，你們可曾發現過什麼東西嗎？——有的，就是這一件。

總監很鄭重地舉起了一朵已經乾枯了的玫瑰花來，頓時，庭上便起了一陣由惡怖的刺激所引起的騷擾。

「這是一朵不會開的玫瑰花啊？」——不錯，是的。

這驗屍官便又檢出了總監前天所送來的那一份書面報告書，仔細研究着。

你有沒有在那死者的手掌上，發現什麼異樣的痕跡嗎？——有的，就在他那緊握着這朵玫瑰花的一個手掌裏，有一點圓形的黑點。（庭上的空氣，便格外緊張了）。

你能辨認得出那是什麼斑點嗎？——不能。

陪審委員會主席又問：當你發現了這一點之後，你便怎樣處置呢？——我發現這一點之後，便很小心地盡量把許多玫瑰花捻將起來，又用幾張潔淨的吸水紙，趕快把那淌在地上，還不會流乾淨的養花的水一齊吸到了紙上去；然後我就把這兩件東西，一同送上內務部去，請他們化驗。

化驗的結果如何，你可知道嗎？——據我們所知道，化驗的結果是一個零字。

當化驗的時候，他們是否連綠葉也一起化驗？——是的。

於是我們的總監便不待詢問，立刻很詳細地說出了那一天上，他們警隊的佈防的經過；他十分有力地聲明，在那樣周密的防護之下，無論是誰，只要是一個人

，便休想走進唐甯街四十四號來，就是混進了大門，也決不能再上扶梯。何況在雷門被害之後，四周的防範，更是特別的嚴密，同時還有許多極幹練的密探，派往附近各處去搜查，差不多有一半的警探是整整的守護了一周夜，竟有接連二十六小時不會休息的。

總監的大段的供述完畢之後，審問便繼續進行，驗屍官的第一句話，就把庭上的空氣，從逐漸和緩的境界裏，出其不意拉回到了緊張的極端上來；他自己是不斷的注目在他面前的一束文件上，這就是警務總監於事後繕就的書面報告。

你可知道那一個名喚「周覽」的人嗎？——知道的。

他就是那自稱「四義士」的匪黨中的一人嗎？——我想是不錯的。

你們爲着他，也曾出過一個拘捕的資格？——是的。

雷門爵士的被害，他似乎也脫不了同謀的嫌疑，你可是這樣想嗎？——我始終是這樣想。

你們可會找到他沒有？——找到了。

這一個簡單而爽直的答復，竟使法庭上全體的聽衆不由自主地，帶着一種驚駭失措的神氣喝起采來。

你們是什麼時候找到他的？——今天早上。

在那裏？——在路南區的一個淺水池裏。

他是死了嗎？——死了！（庭上空氣，越顯緊張。）

在他的屍體上，可有什麼顯明的傷痕，或是特別的象嗎？——（全體的旁聽者，都握住着一顆沸水般跳着的心，屏聲息氣地靜候着總監的答復。）有的。在他的右手的手掌裏，有一個圓形的黑點，正和雷門爵士手上所顯着的一般無二！

庭上數千百名的聽衆，馬上像患了寒熱病一般地混身戰慄起來，過了三四分鐘才停止。

他的手掌裏，奈道也有一朵玫瑰花兒握着嗎？——沒有

陪審委員團長又問：那末，你們可曾在發現周覽屍體的地方，找到什麼足以偵查這屍身究從何處連來的痕跡呢？——一些也沒有。



總監又補充道：「在死者的衣袋裏，竟不曾找到片紙只字，就是普通人身邊常帶的錢袋，烟盒之類的零星東西，也一件也不會找到。」

於是驗屍官便請第二個證人嘉林爵士上堂供述。

他上得庭來，照例也先發了誓，然後又向驗屍官和陪審委員們請求，准他坐在律師席上答復一切的詢問；因為他已費去了不少的光陰，從事研究雷門爵士的暴死的原因，幾天來他自己所記的許多摘要，已積成了很大的二三十頁東西，必須攤在桌子上翻着，才能盡量發揮他的意見，這一點立刻就得到法官的許可，他便低下了頭，很小心地翻看着他的摘要，足足費去了半個鐘頭，他才慢慢地站起來宣佈他自己對於雷門爵士暴死的揣測。他的揣測分三點：

(一)死者因已飽受過度之虛驚，心臟十分衰弱，或竟由此而死。

(二)或因氣閉而死。

(三)或係腦部爲人猛毆而死，惟兇手仗有特種超越之手術，故死者頭部，並無

傷痕顯出。

那末依你說，決不是匪黨們利用毒藥或毒氣的結果嗎？ 完全沒有這種現象。

你可曾聽清楚第一個證人的話嗎？——聽清楚了。

他所說的手心上有一個圓形的黑點的一段，你也聽見了嗎——也聽見了。

那末，你可曾驗過這一個黑點嗎？——驗過的。

對於這一個黑點，你有什麼理論沒有？——有一些，我覺得那一個黑點很像是酸化物的痕跡。

是不是炭酸一類的東西？——不一定吧！因為除了這黑點之外，委實找不到別的痕跡，可以證明是一種酸化物的發酵。

你也驗過那名喚周覽的脚色底手掌嗎？——也驗過了。

他那手上的黑點，跟雷門爵士手上的黑點，是不是屬於同一性質的？——

是的，不過他那個比較更大一些，可是並不十分圓整。

他身上還有什麼別的痕跡，可以證明是酸化物的作用嗎？——沒有。

陪審委員長插言問道：你可曾看過報紙上所登的那許多想入非非的猜測的文

章嗎？——而且我還十分注意地研究過。

那末，你以為在他們許多的猜測之中，竟沒有一條是合理的嗎？竟沒有一條使你能夠相信雷門爵士確係因此而死的嗎？——沒有。

煤氣呢？——絕不可能！如其他們果真用的是煤氣，那一個沒有鼻子，必然早就發覺了。

也許他們用一種極精巧的方法，把一種最厲害的毒氣佈送入外相的書室裏，因此使他立即氣閉而死，而且還沒有一些痕跡留下。你以為這個假想，有沒有存在的價值？——也許是有的，不過這種毒氣一定是全世界的醫學界中還不曾有人發明的一件怪物，我可不能證明。

你可曾見過外相手裏的那一枝玫瑰花嗎？——見過了。

你對於這枝花，可有什麼見解嗎？——雖然這像是一件直接傷害雷門爵士的東西，然而牠委實是一枝尋常的玫瑰花啊！

花梗上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嗎？——沒有。

陪審委員團長又問：依你說來，你對於外相的死因，簡直是沒有一些確定的見解？——簡直是沒有。我祇能把我方才所宣佈的三種揣測，供給你們當參攷。

你可相信催眠術的魔力嗎？——相信是相信的，不過也有相當的限制，這是必須聲明的。

雷門爵士的致死之因，如果說是確因他受到了過分的刺激，和過分的恐嚇，以致到了預先約定的時間，便奄然自斃了。這一個理由可說得過去嗎？——你的話我不十分明瞭。

我的意思是要你研究外相是不是受了一種純粹的催眠術而死的？——我覺得這一個見解很不可靠。

陪審委員團長又問：你方才所宣佈的三種揣測之中，有一條是說：「或係受人猛毆而死，惟因兇手仗有特種超越之手術，故並無傷痕顯出。」那末，在過去的時候裏，你可曾經驗過這樣的事件嗎？——有的，一共是兩次。

就祇一擊，便能致人死命嗎？——能。

死者的身上，竟沒有什麼碎傷或是別的痕跡嗎？——沒有。我以前在日本的時候，就看見過這樣的一件奇案。那兇手祇把相當的壓力，壓在被害者的喉部，暗殺的目的便達到了。

這樣的情形，于醫學上，是不是一種很尋常的變化？——不，這是十分超出常理之外的奇事了！當時確曾驚動過全世界的醫學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的「不列顛醫學雜誌」上，也曾把這一件案子的經過，詳細公布出來。

他們也證明死者的身上，委實並無半些傷痕嗎？——怎麼不是！

于是這一位鼎鼎大名的醫學家，便捧起了一份陳舊的醫學雜誌，把那一段記載朗朗然宣讀出來。

那末，依你們的揣測，外相是否也是這樣被害的？——雖不敢說是一定這樣死的，然而也有幾分可能。

陪審委員長插言問道：你是不是說很有幾分可能嗎？——是的，很有幾分。

接着，驗屍官又把幾條含有專門學性質的問題，向嘉林爵士詢問了一會，第二

位證人的訊問，便立即宣告終了。

當那大醫學家打那證人欄裏走出來的時候，法庭上頓時起了一陣若斷若續的沉吟嗟嘆之聲，每一個旁聽者的臉上，都堆起了失望和不高興的神氣。這原是不能免的，因為雷門爵士的被害，雖然警探當局，在事前既曾竭力防範，事後也曾仔細搜查，然而至今非但沒有拘到一個兇手，就連爵士的致死的原因，也還不會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咧，所以大家都希望或者這位醫學大家，竟能憑他的檢驗所得，把這一重深黑色的簾幕，揭將開來。不料他的供述也是跟旁人一般的空洞，模糊，始終不曾發表過一句比較着實的話，依舊讓這一件離奇的暗殺案，像一段神話的毫無理由可解。他的供述是如此，別人那就更沒有希望了。

其時，第三位證人——偵探長傅毛斯已走上庭來了。

偵探長的供述是比較最有層次的一個，發音也異常清晰，可是你要如聽得格外注意一些的話，你就不難發現他的緊張的情緒和激動的高音，那是每個人在受了過度的刺激後必有的神態。他對於警隊為「故」的外相盡力保護而仍歸失敗的一點，很

靈巧地表示出他自己的感想來，認為雖然失敗，人事已盡，於心却並無不安。

這原是一件公開的祕密，當那慘案發生之後，就在這天的深晚，偵探長和警務總監兩個人便同時提出辭呈，請求開缺，但是，在首相的一番熱烈的撫慰之下，辭呈終於退回來了。

傅毛斯先生的第一段的供述，倒有一大半是跟警務總監所說的相同的。他把那一天自己和總監兩個人，屏聲悉氣地守候在外相的門邊的一番情形，說得尤其仔細，庭上的人，都默不作聲地傾聽着，靜得像一所空屋子一樣。

你可是說，你會聽見有一種聲音，打外相的書室裏發出來嗎？——是的。

那是怎樣的一種聲音？——不過，我所聽見的那種聲息委實是極難形容的；彷彿是一張椅子，在一種柔軟的東西上移動一般的聲悉。

這種聲息，可像是一扇門，或是一面畫板在那裏輕輕地滑開的聲音麼？——也有些相像。（庭上聽衆，不由一齊注意起來）。

你的報告裏，所說的聲音，是不是就是這個聲音？——是的。

那末在那書室裏，可會發現有一方畫板可以活動的嗎？——查勘了好幾次，都不會發現。

也許有什麼暗門？——也沒有。

請你想一想：會不會有人預先躲在書架裏頭，或是地圖架的後面，臨時却溜出來下手？——不能！因為在前一天上，我們已把所有的書架，書桌，一起檢查過了。

那末請你說，在你聽到了那種奇怪的聲音之後，接着又有什麼事情發生？——接着，我就聽見砰的一響，還有雷門爵士的呼喊聲，於是我就盡力的把門打開。

陪審員委員長攙言問道：這樣說，那門可是已鎖上着的嗎？——不錯，那是鎖上着的。

雷門爵士就一個人鎖在裏頭？——是的。不過，這是他自己的主張。早一天，他就跟我們這樣說定了。

那末，在這慘案發生之後，你們可曾把那屋子的內部外部，一起用心搜查過嗎



？——全搜過。

你可曾發現什麼東西？——沒有。我單祇發現了一件牠本身很值得詭異的東西。可是對於這一件暗殺案，委實找不到什麼連帶的關係。

那是一件什麼東西？——那是一件很小的東西。因為我們的搜查是特別的精密，所以才發現的。

請你快說明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那是一對已死的小麻雀，挺直了腿躺在一條不常開動的窗檻上。

這兩個死雀子可曾化驗過嗎？——化驗過了！但是解剖這一對小東西的醫生說，牠們是給烈日所曬死的。也許是已經在屋頂上死了半天功夫，又給風吹落下來  
的。

小鳥的血肉裏，可有什麼毒藥的成分嗎？——據那醫生所報告，什麼毒質都沒有。

問到這一點，庭上又把嘉林爵士召過來問了幾句；因為他也曾把一對小鳥化驗

過，但是他也說絲毫沒有中毒的形跡。

如果方才我們所猜度的那種毒性極烈，消滅極速的煤氣，果然是可能的話，那末，請你想想看，當這種煤氣從窗外送進屋子中去的時候，能不能順便又把那一對雀兒薰死？——大概是能夠的，也許這一對雀兒恰巧是歇在窗檻上。

陪審委員團長又問：你以為這一對死麻雀，和這一件暗殺案，有沒有相當的關係？——我想是沒有什麼關係吧！

偵探長的答復，是用一種很堅決的語氣說的。於是驗屍官便繼續再向他詢問。除掉這兩個死麻雀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現象，值得你注意的嗎？——沒有別的了。

接着，這驗屍官又把他的詢問，移轉到皮萊和警務當局的特殊關係上去。

在那皮萊的手掌裏，你們可曾發現跟雷門爵士和那周覽手掌上所有的黑點相同  
同的痕跡嗎？——沒有。

★ ★ ★ ★

這一次的研訊，便忽忽地結束了，旁聽的人們，一隊一隊地在議論着驗屍官所發表的一節不合常理的宣判。他的判詞是：「驗得死者確係爲不知名姓之匪徒或匪黨，以無從檢驗之方法所殺死」。

其時，這一位驗屍官也已卸下了公服，夾着一具大公事包，打一個出口裏走出庭去，不料劈面就碰見了一個熟人。

「哈囉，卡生！」他很詫異地喊道：「你怎麼也在這裏！我以爲那些破產的事已把你束縛住了，就是在這樣一件奇案開審的日子，也決不會使你有空閒。」

「真是奇案！」這個熟人把頭不住的點着。

「你是不是早就來的？」

「怎麼不是？一直聽到此刻。」這個人是一個市政府的破產保管員。（見本書第四章）。

「那末你可曾聽見方才我們那一位陪審委員團長所發的詢問嗎？你看他是多麼漂亮！」

「不錯，他問得很厲害，我想他倒是做一個律師的好。何必去開什麼公司呢？」  
「啊！這樣說來，你也跟他相熟嗎？」

「是的。」這破產管理員嘆了一口氣，說道：「可憐的脚色！前幾個月，他忽然想做起生意來了。他約了幾個人要開一家鑄版公司。就上我那邊來接洽，打算接盤那已經破產的伊靈登公司的生財。我就答應了他，但是前幾天又退回來了。」

「可是他虧本了嗎？」驗屍官很關心地问着。

「似乎還不曾大虧本。他說這個氣候對於他的身體很不相宜，所以他不願意再經營了。——啊！但是，他叫什麼名字啊？」

「孟福特！」驗屍官的答復。

## 第十一章 水落石出

偵探長傅毛斯面向着警務總監，在一張大旋椅上呆呆地坐着，他的雙手却擱在桌子的上面，用力互相磨擦；在他前面的一方吸水級板上，安着兩頁灰色的字紙。

警務總監又把牠檢了起來，重新再讀一篇。

兩頁紙上寫的是：

「當你們收到這一封信的時候，我們四個因為不願意給人家誤認爲尋常的暗殺黨而自稱「四義士」的流浪者，已穿過了歐洲的中部，各自分散，另幹別的營生去了。無論你們怎樣掄性捨命的追尋，也許在太陽的熱度不曾減至零度以前，永遠沒有追尋到的希望，這是非常抱歉的！」

我們覺得在過去的許多時候裏，我們已把預定要干涉的事件悉數干預過了，而且是從不曾失敗過，每次終能達到目的。這也是事實，並非吾們的自誇！

至於上次那一件事情，委實是不幸極了！要如真非萬不自己的話，我們絕對不願意下手。你們聽了這幾句話，也許要笑我們是假道學，假慈悲，但是說實話，我們在事情終了之後，真覺得十分惋惜。

雷門爵士之死，大概多數的人要表示相當的哀悼；我們也未嘗例外，至少是並不高興。還有我們那一位新進的同黨周覽，也因他自誇太高，技術太劣，很不

幸地給他自己所殺死了。我們當時對於他信任過深，以為他真有了不得的技術，險些因此誤事！

我們同時又感覺到很詫異，何以隔了這許多日子，你們對於外相怎樣致死的原因，還是不能剖解明白。其實你們如果再肯努力搜查一番的話，這一件似乎是很神祕的疑案，再沒有不能立即揭破的道理。待到你們的搜查成功之後，你們就會相信我們這一封信上所說的幾節話，確是真實的供狀了。敬祝你們

前途幸福！

四義士

「這樣說了一大篇，跟我們有什麼用處呢？」警務總監這樣感嘆着，眼睛還是看在這兩頁字紙上。

偵探長雖不曾嘆什麼氣，却不住的搖動着他的腦袋，一般也表示非常失望的神氣。

「搜查！搜查！」他一字一頓的說道：「我們不是早搜查過了！唐甯街四十四的全部，簡直已給我們翻過來了，連屋頂也差不多拆開來了！如今再上那裏去搜查

呢？」

「啊！有一點，我得問你。你可曾把外相所遺下的一切文件都翻過嗎？也許這中間會有踪跡可尋。」

「我也全看過了，有什麼踪跡呢！」

這一位英倫最高的警務當局便低下了頭，露着牙齒，把一支筆桿用力嚙着：他是竭力的在思索，希望打開一個新局面。

幾分鐘之後，

「噢！你們可曾上外相在鄉下的那所住宅裏搜查過嗎？」

這一想果然想得很特別，傅毛斯不由怔了一怔。

「我以爲這是並不如何需要的。」他的不很充分的解釋。

「那末，依你說，連包蘭特區那一所住宅也不曾搜過嗎？」

「也不曾搜過啊！不過，總監請原諒，這也不是我的疏忽，因爲當這件慘案沒有發生以前的兩天，那所住宅早就全部封鎖起來了。」

警務總監聽他這麼一說，便來不及的打座位上跳了起來。

「快上包蘭特區去試一遭看！」他發出了一道緊急的命令。「可是現在這所屋子却已給雷門爵士的遺產執行人管理着了！」

偵探長得了這一道命令，便忽忽地駕着一輛雙輪馬車，趕上包蘭特區去；在五分鐘以內，他已站在當日這位已故的外相的官邸之前了。門上冷靜得像修道院一樣，偵探長掀了好一會的鈴，才有一個很莊重的男傭人走將出來，把門開了，他就是雷門爵士的管家，也是傅毛斯所素識的。

「我現在要把這一所屋子搜查一下，潘克！」偵探長向他點了點頭之後，便說明了來意。「這裏的東西，可會移動過沒有？」

「沒有，傅毛斯先生。」潘克很爽利地答道：「一切的東西，還是跟爵士未死以前一個樣子。連那律師先生也不會來檢查過咧。」

傅毛斯隨着他打一座高大而陰沉的大廳裏穿將過去，走進了一間很小巧精緻的屋子，這便是潘克自己的住房。



「我想先從外相的書房起始驗看。」偵探長的主意。

「恐怕這有些爲難吧，先生。」潘克極恭順地聲明着。

「爲了什麼緣故呢？」傅毛斯忙着向他質問。

「傅毛斯先生，請你讓我說幾句話，因爲那一間書室是這所屋子中最緊要的所在，所以別問房屋的門上，雖然我們都有同樣的鑰匙藏着，唯有那一間却没有。我們爵爺在日的當兒，已裝着一具特製的鎖，那鎖上的鑰匙，就藏在他自己的身邊，誰也不用想開。先生，你想他既然是一位內閣大臣，平日辦事，又極謹慎小心，他當然應該有一間密室了。據我所知道，平日上這裏來見他的人，難得有人可以得到他的特許，走進那書室中去的。這樣大概你就可以明白了！」

傅毛斯不料這裏還有這麼一層困難，便低頭去默默地想着。

他突然想起來了。他記得確有幾個鑰匙是打雷門爵士的屍體上檢到的，至今還存在蘇格蘭警場裏面。

於是他就打日記簿上撕下了一頁白紙來，忽忽地寫了封短柬給他的上司——

警務總監。教一個下人，坐着他的馬車立刻送去。

當那下人去了之後，他便湊着這空等的時候，和這管家攀談起來。

「當那不幸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你又在那裏呢？潘克。」他並不像質問似的很和平地問着。

「那時候我已在鄉下的家裏了。偵探長，你大概總還記得吧！在那慘案沒有發生以前，我們的爵爺已悉數把這裏的人打發走了。所以我也下鄉去了。」

「那末，這所屋子呢？」

「就這麼空關着！——完全是空關着！」

「啊！這樣說，那時候這裏的確是沒有一個人了。但是我請問你，當你從鄉下回來的時候，你可曾在這裏的門窗上，或是地板上，發現過什麼手印，或是什麼足印呢？」

「沒有，絕對沒有！因為這是萬萬不可能的！非但這裏的門窗上，全裝着警鈴，若有人一動，警署裏立刻會知道；而且這些門窗，都有極堅固的自動機關裝着，

無論什麼人不用想走進去！」潘克極有把握地對答着。

「雖然不能進去，也許已有人前來偷試過了。你可曾在門窗上看見有什麼損壞的痕跡嗎？」偵探長退一步問着。

這一位老管家不住的把他的腦袋很堅決地搖着。

「沒有！還是沒有！因為你要知道，我每天總得在各處的門戶上，很小心地查看一番；看有什麼油漆剝蝕的所在，便得招呼匠人來修理；所以如果真有什麼痕跡，決不能逃過我的眼睛。」

半個鐘頭不到，差往蘇格蘭警場去的下人，已回來了，還有一個偵探伴着他一起來。傅毛斯也不及跟他們說什麼話，便伸手向那偵探取過了一小串鑰匙來。

潘克便在前面引導着，一直向那書室走去。

快走到的時候，他使用手向前一指；傅毛斯便瞧見了一扇很厚大的橡木製的門，門上裝着一具很精緻的小鎖。

偵探長很小心地把那一串鑰匙拈弄了一會，然後才挑出一個來插進鎖孔裏去，

但是這一試並不會成功；再換第二個，也是一樣的不見效。直到第三個，才聽得「克」的一響，那門果然毫無聲息地展開了。

他却不就走進去，很謹慎地站在門前，向裏面望着：因為裏面是一片黑暗，一些光都沒有。

「啊！我忘記了！」潘克忙插嘴道：「那些百葉窗都還不會拉起來咧！要不要讓我把牠們拉起來？」

「如其你願意給我們出一些力的話，就請你先走進去把牠吊起來吧！」偵探長對於這位管家始終是很尊崇地周旋看。

潘克便先自走進了黑暗中，幾分鐘之後，所有的百葉窗已全吊起來了，明亮的陽光，照遍了全間的屋子。

這是一間收拾得很整潔的書室，而且牠的外表的大體竟是根外相斷送掉他的生命的一間——唐寧街四十四號——書室並無多大的差別。可是一踏進屋子，立刻就有一股舊皮件發霉的臭味，送進他們的鼻管中來。在屋子的正中，安着一張比尋常

的公事檯大出兩倍的大公事檯，那是桃花心木所製的，瞧去比什麼都堅緻。抬上安着很高的幾疊文件，但是理得很齊整，一些沒有凌亂的樣子。

傅毛斯走進了屋子後的第一個動靜，便是察看這張大公事檯，他很急促又很仔細地察看着。全部的檯面上，已堆着半寸多厚的灰塵了。在左邊的橫頭上，距離那坐椅並不很遠，有一具到處可以見到的桌上電話機。

「沒有裝着鈴嗎？」傅毛斯很匆遽地問着。

「沒有。」這位年老的管家答道：「因為，偵探長，你要知道，我們爺爺在日就是最怕聽鈴聲。——所以，這上面祇裝着一個發「蒲蒲」聲的東西。」

傅毛斯立刻就記起來了。

「對啊！」他高聲喊道：「啊！我想起來了。咳！你們瞧！」  
他來不及的把身子俯了下去。

「咳！這是什麼緣故啊？這電話機爲什麼弄成這個樣子了？」  
不錯，他問得一些都不錯。原來這具電話機上的鋼屬品，不知道爲什麼緣故，

已經彎曲過來了。在那硬橡皮所製的聽筒的下面，又堆着一堆黑灰；至於那從櫃上通往外邊去的一條軟線，差不多也給人用刀子割斷了，祇剩短短的一段。

在這架電話機底下的一方檯面上，現着一個很大的焦痕，似乎是受了火灼一般。

我們的偵探長看了，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立即轉過臉去，向他的屬下發出了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

「聽着！趕快到利琴脫街上的密勒氏電器公司去！就說是我的命令，請密勒先生馬上到這裏來！」

他自己便依舊俯下了身子，把這神祕的電話機端詳着；當那電氣工程家應召而至的時候，他的視線，還沒有移動過。

「密勒先生，你來得正好！」偵探長的說話，反覺得比先前遲緩了，這是他心上懷着過度的疑慮的緣故。「請你瞧一下子看，這座電話機何以會壞到這樣地步」

這位電氣工程家便把鼻子上的一架眼鏡，很小心地移正了，雙目炯炯地注視着這座毀壞的機器。

「噢！這不是太奇怪了嗎？」他祇看了一眼，使用一種充滿着恐怖的聲浪喊道：「照這個樣子看來，仿佛是一個線匠所故意造成的一種錯誤。不然決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線匠？線匠是什麼人？我可不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啊？」傅毛斯急不及待地催問着。

「你們可曾瞧清楚嗎？」他伸手指着那已毀的電話機，說道：「依我看來，不僅是線斷了，連裏面的一切東西也完全損壞了！但是，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位電氣工程家並不說出下文來，突然，又俯下了身子，打地板上檢起了一條已經燒焦的電線來。

「據我觀察起來，事情大概是這樣的！」他終於發出了他的結論來。「當時一定有人把另一條電力很强的電線，——也許就是電燈上的電線。——接到了這座電

話機的電線上來；在這個時候，如果有人另一面的電話機上接觸——」。說到這裏，他突然忍住了。他的臉色也已變成了灰白。

「啊！上帝！」偵探長也無須他再往下說，一切早明白了。忍不住便高喊道；「雷門爵士原來是觸電死的！」

四個人面面相覷他站着，半響，誰都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後，還是偵探長第一個回復了原狀，同時，他的靈敏的腦神筋已有了更進一步的轉動；他突然伸手望衣袋裏摸去，掏出了一本小小的日記簿來。這就是皮萊打包嘉德身邊所扒來的那一冊日記簿。

「啊！如今才明白了！」他高喊道：「你們瞧；這裏畫的記號，不就是他們引導那電線到這裏來的路向嗎？當初是什麼人都不會想到！但是，但是還有一點疑問；何以這裏的電話機是壞了，而唐甯街的那一座却依舊完好如新呢？」

站在旁邊的電氣工程司聽了，很焦燥着把頭搖着。他的臉色依舊很慘白，雙手還是在抖動



「像這樣神祕的事情，簡直使我不敢再講什麼電氣工程了！」他掙得滿頭如汗地說道：「不但對面那一座電話的不會同樣毀壞，確然是一樁反常的事實。就單說這樣長距離間的電流，也是很容易轉換方向的。——祇要轉動一絲一毫，便可以錯度到另外一座電話機上去了。——而且別樣的困難也正多咧！」

「慢一些！」傅毛斯急不及待地問道：「如果那一個把兩條電線聯接起來的脚色是非常粗心的，竟極糊塗地用兩支手同時握住了兩條電線，以致於這電流就從他自己的身上傳導過去，你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會不會發生如此的結果？」

「這也許是可能——」。

「啊！周覽是太粗心了！所以他自己已受到了應有的責罰！」傅毛斯立刻又想到了方才四義士所送給他們的那封信上所說的兩句話來。便低下了頭，沒精打采地說道：「雷門祇受到了很輕的一擊，但是他的心臟已經很衰弱了，所以就那麼輕輕的一擊，已很夠致他死命了。——還有他手上的黑點，那兩個死雀子！啊！天哪！到此刻，真像在太陽底下一般的清楚了！」

★ ★ ★ ★

一小時之後，大批武裝的警探便被派往卡納倍街上那所鑄版公司去，團團地圍住着；但是什麼人都沒有了，祇找到了一支吸剩的雪茄和三張上紐約去的船票底副票。

這是羅克尼郵船公司利瑪賽號的三張頭等票。

當這羅克尼郵船公司的 瑪賽號的郵船駛入紐約港的時候，就給當地的警探全部施行檢查，從船尾上一直搜到船頭上，但是並不會找到半個四義士。



